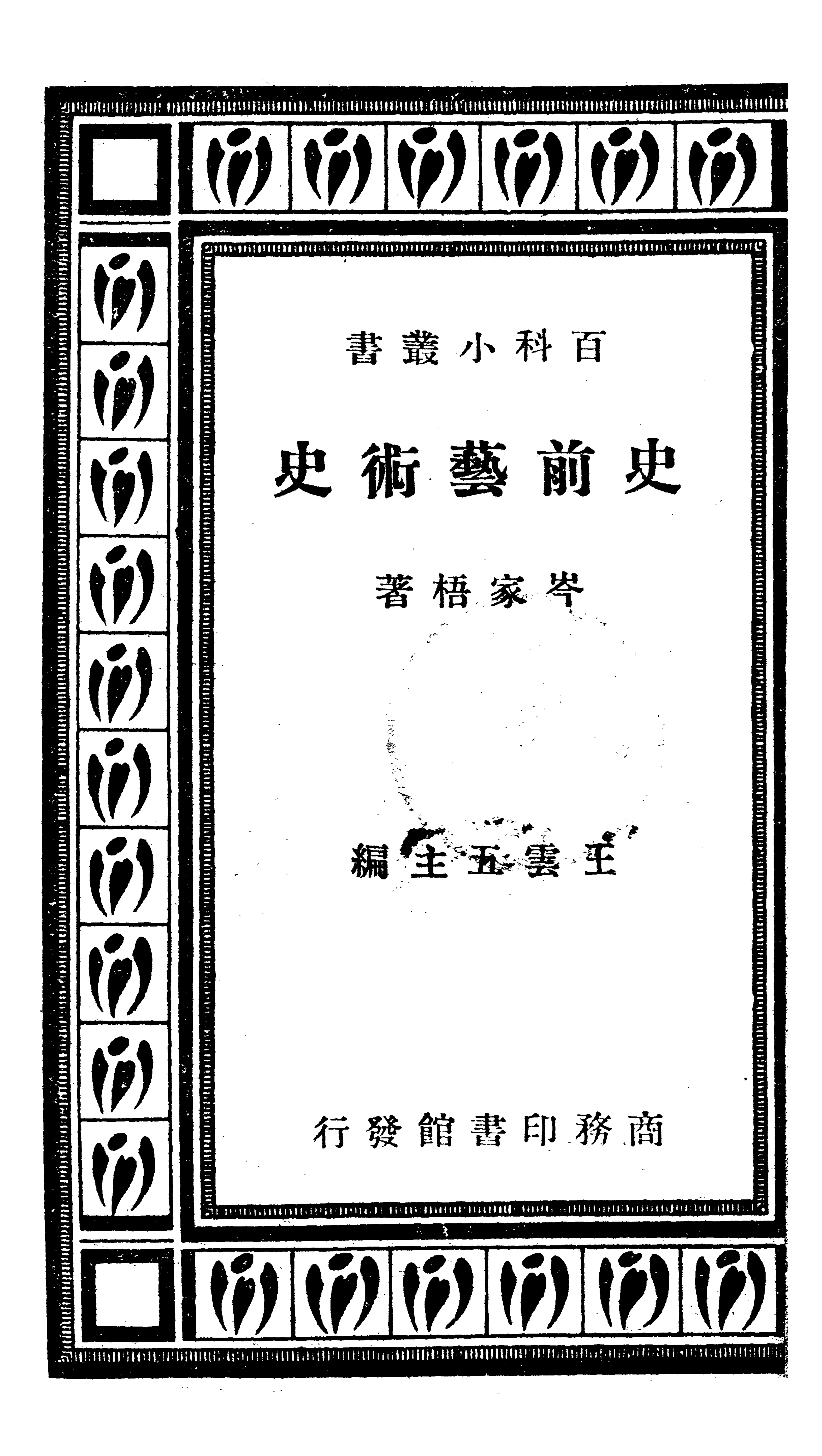


百科小叢書

史前藝術史

岑家梧著

王雲五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百科小叢書

史前藝術史

岑家梧著

王雲五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史前藝術史

第一章 史前時代

第一節 時代的劃分

史前時代，一般乃指從人類出現至有文字記錄以前的歷史時代。

究竟人類出現於何時？即史前時代從何時開始？我們當從地球發生之年代講起。地質學上，劃分地球的年齡爲四紀。即：第一紀（Primary），第二紀（Secondary），第三紀（Tertiary），第四紀（Quaternary）。各年紀中存活之生物不同，如依照其發生之程序，也可別爲四個年代。即：始生代（Archaean），古生代（Palaeozoic），中生代（Meosozoic），新生代（Cainozoic）。始生代與古生

代約與地質年代之第一紀相當。始生代幾無有機體存在，及古生代始有三葉蟲及胞子植物。中生代則與第二紀相當，大爬蟲類動物極爲繁盛，始祖鳥也有出現。新生代有以與第三紀與第四紀相當者，也有劃分屬於第三紀，而從人類出現時起，則屬於第四紀者。大概新生代之初期，已經見有胎盤哺乳類動物存在，始祖象(Moeritherium)、犀、河馬等亦同時出現。入後即有猿類，如類人猩、類人猿，都可視爲人類出現之先聲。

第三紀之地質上亦可別爲始新世(Eocene)，漸新世(Oligocene)，中新世(Miocene)及鮮新世(Pliocene)四期。入第四紀，歐洲地面有數次冰河湧來而復退卻。冰河湧來時代名爲冰期，退卻時名爲間冰期。其次數如下:

(1)第一冰期，即弓慈冰期(Günz glacial stage)。

(2)第一間冰期，即弓慈命特爾間冰期(Günz Mindel interglacial stage)。

(3)第二冰期，即命特爾冰期(Mindel glacial stage)。

(4)第二間冰期，即命特爾里斯間冰期(Mindel-Riss interglacial stage)。

(5)第三冰期，即里斯冰期(Riss glacial stage)。

(6)第三間冰期，即里斯維林間冰期(Riss Würm interglacial stage)。

(7)第四冰期，即維林冰期(Würm glacial stage)。

(8)後冰期，即維林冰期以後(Post Würm glacial stage)。

人類發現的時代，據古生物學上及地質學上的推算，有兩派不同的主張。一派以克拉止(H. Kolatsch)為代表，主張第三紀之中新世以前之漸新世，甚至始新世已有人類存在。另一派以斯華爾伯(G. Schwalbe)為代表。主張人類出現於第三紀末期。前說殊不可靠，因為猿類的化石僅可見於中新世，按照生物進化的程序，人類不能發現早於猿類。後一說頗有研究的價值。蓋亞波特(L. Abbott)曾於第三紀最末期克羅馬森林層(Cromer forest beds)中發見人類加工之石器，是為曙石器(Eoliths)。因而推知必有人類存在於此時。曙石器雖被多數學者否認其有人類加工之痕跡，主張由天然的浸蝕作用而削成；然自福斯哈爾(Foxhall)地方第三紀末期鮮新世上部地層中發見同樣之曙石及燃火遺址後，已得消除一般反對論者的懷疑。

不過，人類存在第三紀末期之主張，至今尚屬一種推論。眞正人類化石，在第三紀並無發見。至第四紀，始得人類化石多種，最著名者如海得堡人（Heidelberg-man），皮爾當人（Piltdown-man），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man），克洛馬農人（Cro-magnon-man）等。克洛馬農人之體質則與現代人類相去不遠，故至現在止，人類史前史之研究，當自第四紀開始。

丹麥考古學者湯姆生（C. J. Thomsen）一八三六年發表其意見，按照人類使用工具之發展程序，將史前時代分爲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三期。此後，歐洲石器時代之研究，日見發達，乃更由其石器加工之粗細，別石器時代爲舊石器時代（Old stone age or Palaeolithic）及新石器時代（New stone age or Neolithic）。或又於舊新石器時代之間，設立中石器時代（Mesolithic age）。然普通只稱爲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期之阿志里安期（Azilian），而置於舊石器時代之最後。

歐洲以法國西南部及西班牙西北部爲中心，舊石器時代又可別爲六期，即：

（1）志里安期（Chellian）。

(2)阿周里安期(Acheullian)。

(3)摩斯特里安期(Mousterian)。

(4)阿里尼安期(Aurignacian)。

(5)蘇流特里安期(Solutrian)。

(6)馬特里尼安期(Magdalenian)。

(1)(2)二期可合之稱爲舊石器時代早期，(3)期爲舊石器時代中期，(4)(5)(6)三期爲舊石器時代後期。或於(1)期之前加斯特里皮安期(Strepyan)，即前志里安期(Pre-Chellian)合之與(1)(2)(3)期總稱爲下部舊石器時代(Lower palaeolithic age)，(4)(5)(6)三期稱爲上部舊石器時代(Upper palaeolithic age)。

新石器時代中，亦可別爲三期。即：

(1)早期，即劍比尼安期(Campignian)。

(2)中期，即羅賓哈西安期(Robenhausian)。

（3）後期卽加尼西安期（Carnacian）

銅器時代則別爲摩止安期（Morgean）及拉那德安期（Larnaudain）二期。鐵器時代亦可別爲二期，卽哈爾斯泰特期（Hallstatt）及拉特尼期（La Tene）

史前各文化期之距今年代，原無確實之計算。湯姆生推算眞人類出現年代爲紀元前五十萬年以前。奧斯朋（H. F. Osborn）則計在七十萬年以上。吉斯（A. Keith）所計與奧斯朋相差又甚遠。茲據奧斯朋著舊石器時代之人類（Men of the old stone age）一書列表如下。

V. 後期鐵器時代……歐洲 500 B.C.

IV. 早期鐵器時代……歐洲 1000-500 B.C.　東方 1800-1000 B.C.

III. 銅器時代……歐洲 2000-1000 B.C.　東方 4000-1800 B.C.

II. 新石器時代

3. 後期新石器及純銅器時代……歐洲 3000-2000

2.中期新石器時代……………………………………歐洲 7000

1.早期新石器時代……………………………………

I. 舊石器時代

上部舊石器時代……………………………………歐洲

8.阿志里安期……………………………………12,000

7.馬特里尼安期……………………………………16,000

6.蘇流特里安期

5.阿里尼安期

下部舊石器時代

4.摩斯特里安期……………………………………40,000

3.阿周里安期

2.志里安期……………………………………100,000

1.前志里安期

曙石器時代

第二節　史前人類的生活

藝術是人類經濟生活的反映，故探究史前藝術之前，必須明瞭史前人類的生活。

舊石器時代人類的勞動工具，全以燧石器爲主，骨角器次之。各時期之石器工具樣式不同，茲分別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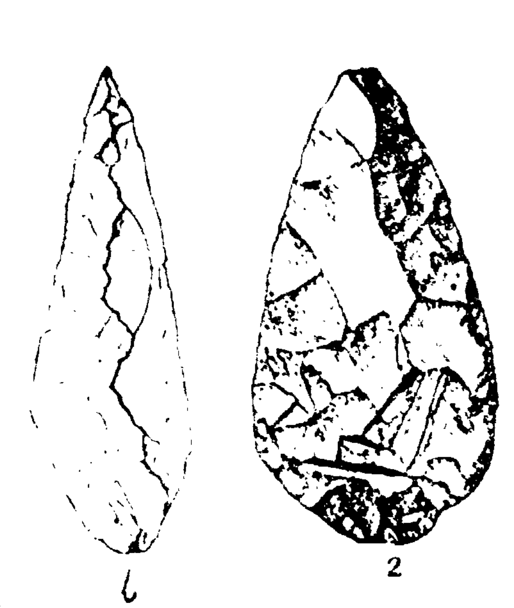
前志里安期：取天然燧石塊，加以簡單的人工之搗碎而成。多作菱形、扁杏形及尖銳形。以手斧爲代表。索拉斯 (W. J. Sollas) 爲紀念最初發見此種石器之波石・特・伯提斯 (Boucher de Perthes) 而名之爲『波石』(Boucher)。

志里安期：石斧之形狀爲橢圓形，貓舌石器 (Langue de Chat. or Cat tongue) 爲其代表。或稱之爲聖阿周爾斧 (Hache de St. Acheul or Axe of St. Acheul) 普通長約十糎至十五糎，大者達二三十糎。他如石錐石刀亦有之。

阿周里安期：石器比前期者進步。尖頭手斧最爲發達。加工多到三次以上，頂端尖銳如矛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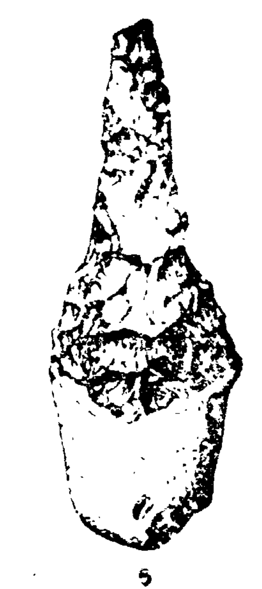
式頗多，有尖頭倒卵形、橢圓形、圓形、圓盤形等。均無手柄，而用手掌握其基端，以尖端搥擊動物。

摩斯特里安期：摩斯特里安期人類製造石器工具之知識甚高。慣以大塊燧石之破片爲石斧。先將燧石置於多邊形之石臺上搗裂，按照石片裂開之形狀加工，製造爲斧、鑓、尖刀、圓盤等。以手用尖頭器（Point à Main or Handspitze）最爲普通。又以碎片燧石之一種以下者製爲尖刀。









（圖一）舊石器時代早期的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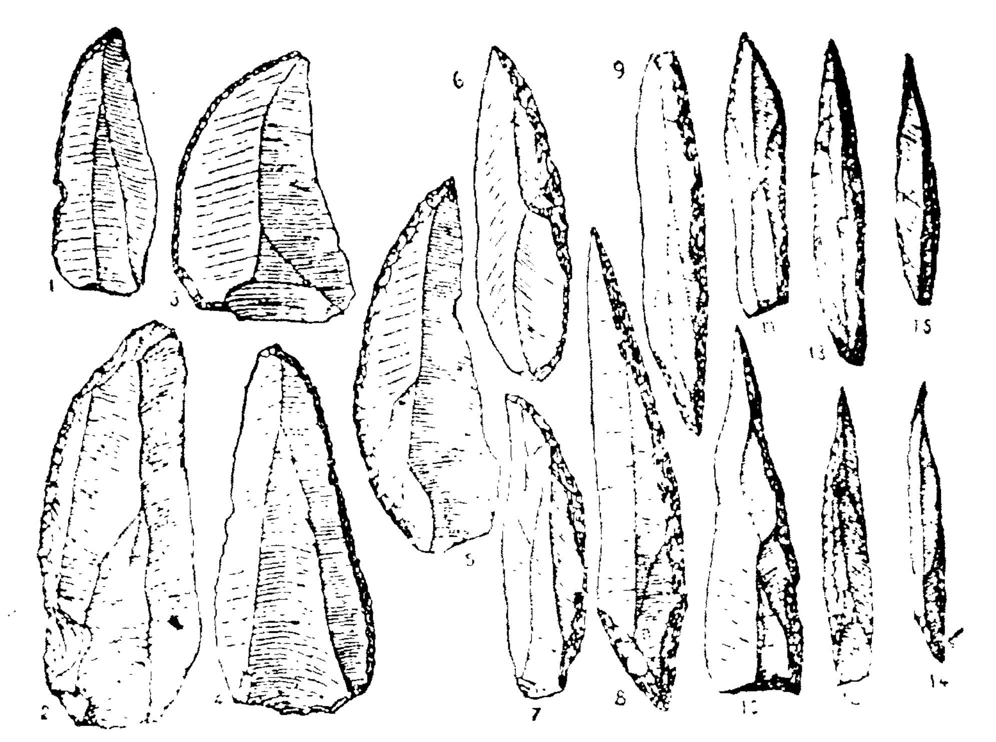
1,2. 志里安期（上）

3-5. 阿周里安期（下）

阿里尼安期：阿里尼安期以阿里尼安型尖頭器（Aurignacien point）最具特徵。乃取較堅硬之燧石

為之。形狀有阿特尖頭器(Audi point)，查特伯倫尖頭器(Chatelperron point)，格拉維特尖頭器（Gravette point）三種。都打裂為細長之石片，於邊緣加工，削剝為刃刃形。此外有石鑿、石錐等。石器之外，骨叉骨針等之骨角器也開始使用。有割尾骨叉及斜尾骨叉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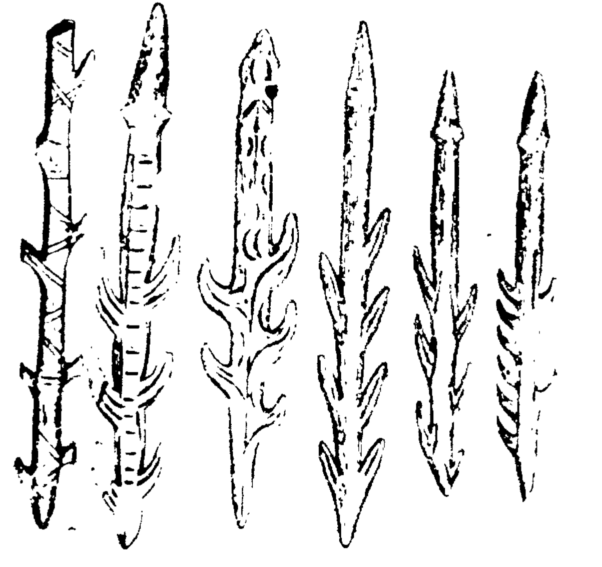
蘇流特里安期：石器加工之技術至為巧妙，可分為二類：(1)削剝一面者。製為削刀、石錐、石鋸等，與摩斯特里安期者類似。(2)二面加工者。製為有鋒刃之刺槍、獵槍、匕首等。其尖端有柳葉形、月桂形。又以一端削為圓桿形，一端尖銳或為槍矛之鋒芒。其他有雕刻刀、小刀、石錐等。骨器有骨針，斜尾骨叉。骨叉為弦月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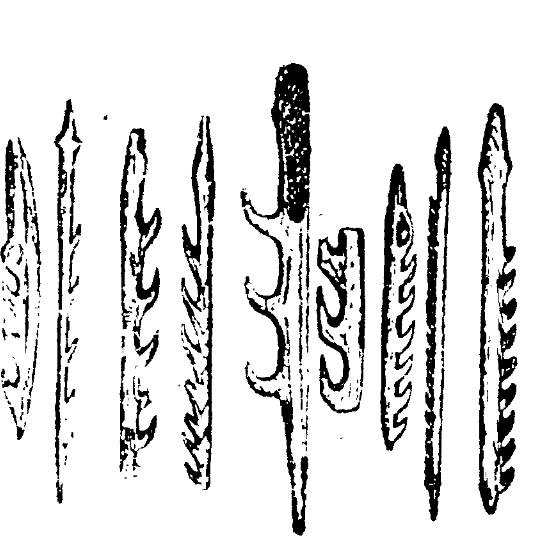

(圖二)阿里尼安期之石器

馬特里尼安期：本期石器較少，骨器反而甚發達。石器有鸚鵡嘴狀尖頭器，龍骨狀石鏃、石刃、石錐、石鑿等。武器均以骨為之。角器有冰鹿角製之刺矛、角鋸、有鉤角叉、無鉤角叉等。刺矛之頭部作圓

形或橢圓形而接以短柄。尖端極長，其上多施雕刻，

由舊石器時代各期人類使用之工具的考察，可以推想當時人類的生活。前志里安期至阿周里安期人類所用之石器，既甚粗劣，大概只能獵取小動物，主要食品仍爲採集野生植物之根莖、果實、鳥類之卵、海濱之貝類等，且無穴居習慣。及摩斯特里安期，由於工具之進步，始能征服猛獸，以供食料，並佔據獸類棲息之洞穴





(圖三)馬特里尼安期之石器(上)及骨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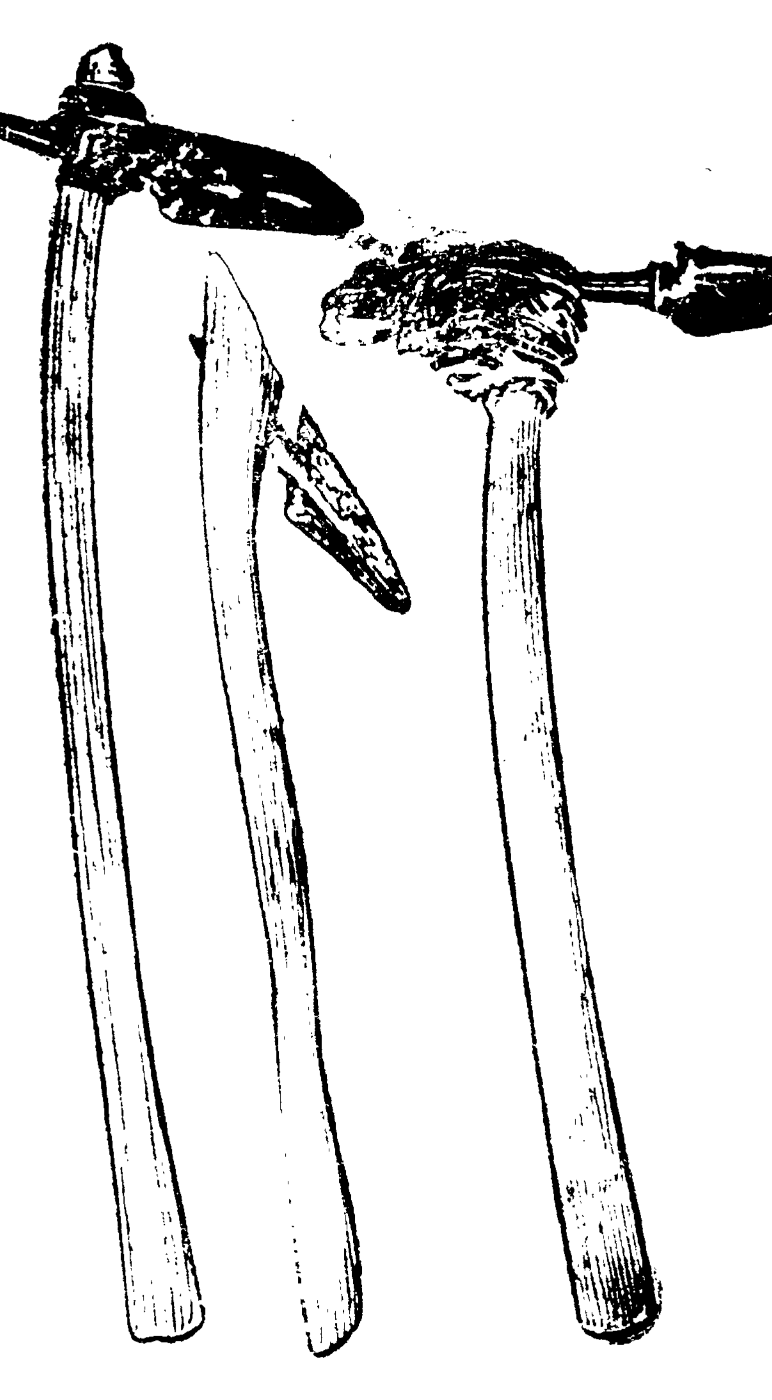
以爲住所。歐洲摩斯特里安層之洞穴中，與石器同時出現之獸骨至多，即可證明。又比利時諸洞穴之居住者，據考古學者的研究，初時爲鬣狗，後爲熊，最後爲人類所佔有。

阿里尼安期以後，骨角器具發明日多，人類乃拋開動植物的採集生產而行大規模之動物獵取。同時因氣候之寒冷，多已穴居，其一部分則以獸皮張於木架之上，建築屋宇而野宿。人類由於集團羣居，乃形成圖騰制之社會組織，即以獵取一定之動物集團爲組織單位。各集團間復互相聯絡，較之下部舊石器時代之原始人羣之社會關係，更加密切而趨於組織化。歐洲各地洞壁藝術，也完成於此時。



（圖四）舊石器時代人類穴居生活想像圖

石器時代之人類勞動工具，經阿志里安期而入新石器時代，發生極進步之變革。舊石器時代人類僅能使用打製石器，新石器時代則發明磨製石器。將燧石於砂岩上磨光而製爲光滑之石斧，斧之側面，或磨爲凹邊，或直截爲四角。最具特徵者爲有孔之鴨嘴形磨製石斧，且接以手柄。石鏃、石杵、石臼、石矛等也有之。



（圖五）新石器時代之鴨嘴形石斧

有孔鴨嘴形磨製石斧的發明，爲原始農業起源之重要條件。可用以鏟除樹木與開拓處女地。叉靴形石斧，掘泥棒及骨鋤，當時亦不失爲主要的農耕用具。

據考古學上所發現：瑞士新石器時代耕種的穀物達二百餘種之多，其中有麥、豆、麻類。麥類尤多。隨着農業的發達，畜牧範

團逐漸擴大，牛、豚、山羊、犬等之馴養，亦爲普通現象。

斧鑿等磨製石器，復可用以製造獨木舟。船舶之發明，乃促進漁撈生產之發展。同時，賴以貯藏穀物及烹飪食料的陶器也於新石器時代初期開始製作。

新石器時代人類，完全脫離穴居生活，而於地面建築屋宇。採取木材建爲圓形或矩形之小屋，外塗泥土。瑞士湖上遺址所見，則建屋宇於水面，外塗泥土，以樹皮遮蓋頂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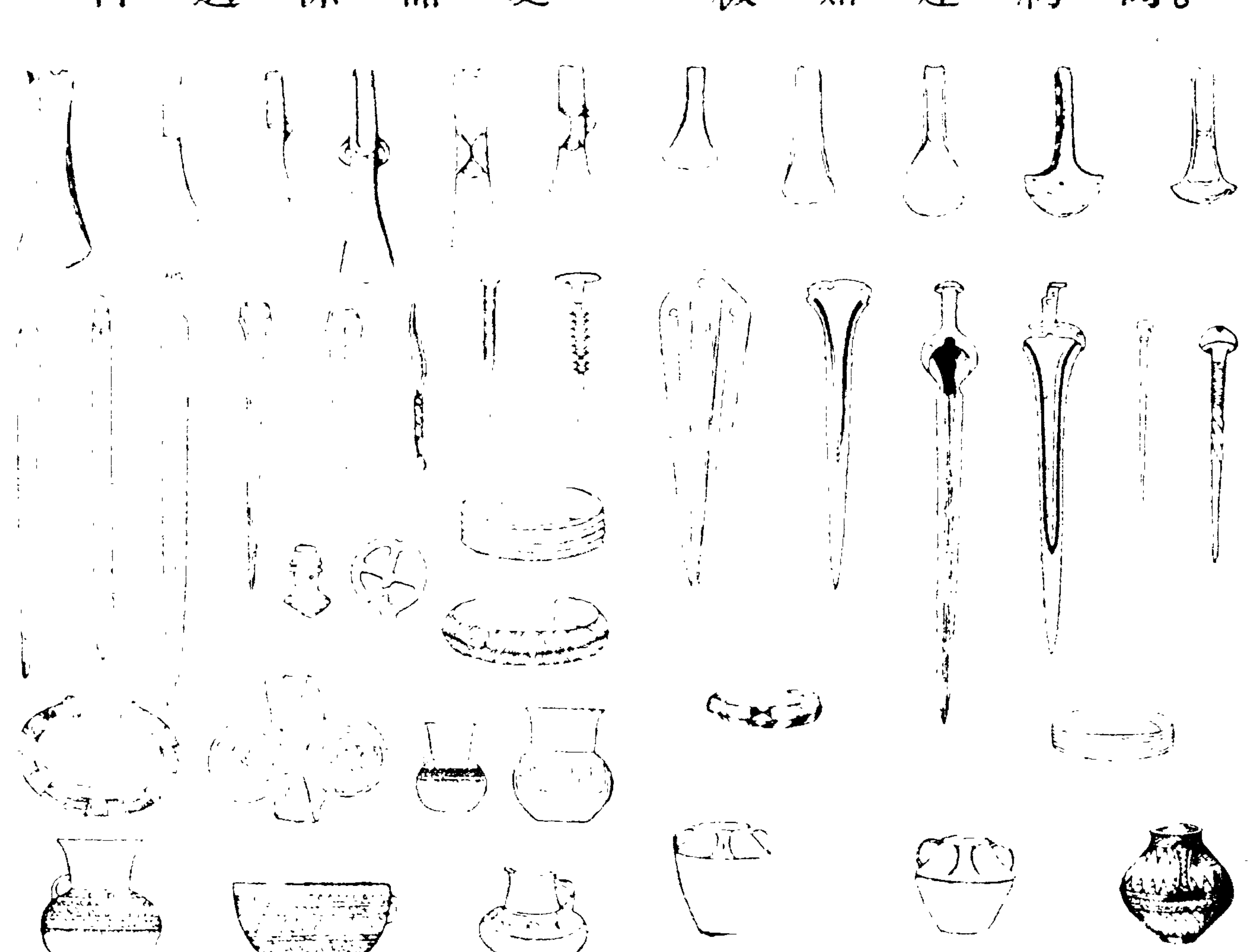
村落定居，社會關係乃達到民族制之形成。同一血緣的氏族集團，共同住於一村落，而開始舉行男女分工。女子大概擔負農業之種植及採取，陶器與編織物之製造。男子則開拓耕地，磨製石器，營造屋宇、村落及村落之間，又互相通商，如交換燧石岩石等之重要材料。

石器時代再繼金石並用時代（Eneolithic or Chalcolithic age）而達銅器時代，人類生活，因銅器之發明而日見進化。一切用具，均取銅器替代石器。歐洲出土之銅器有銅鏃、銅斧、刀劍等等。據馬特烈（G. de Martillet）所稱：摩止安期銅器以扁平斧及短劍爲代表。拉那德安期則以鎚製及鑄造之種種斧劍爲代表銅器。斧類有：有翼斧、直邊斧，長劍尤爲多見。又交通工具如車輛船舶

均已存在，商品交換的原初形態，形成於此時。

銅器時代佔有的時間較少。以歐洲計，約佔二千年左右。其社會經濟單位組織，仍然建立於氏族制之上，然又與新石器時代有異，如氏族集團概由大家族形成而逐漸顯露階級分化之形態。

鐵器時代的到來，人類社會已進入有史時代。從其社會機構上言：經濟生產力因鐵器工具之進步而向上昂揚，與原有之生產關係發生矛盾，氏族制乃至逐漸崩潰，在其崩潰過程中，緼釀着新社會之構成的要素，是爲包含階級對立的封建制度之萌芽。



(圖六) 鐵器時代之銅器及陶器

第二章　舊石器時代的藝術

第一節　發見地域及其種類

舊石器時代的藝術，在下部舊石器時代，完全不見其存在，阿里尼安期以降，始見骨角雕刻及洞壁繪畫等描寫藝術，經蘇流特里安期而達馬特里尼安期，更形高張。此三時期，一般慣稱爲冰鹿期（Reindeer age），卽相當於伯特（E. Piette）所謂雕刻藝術期（Glyptic period）歐洲舊石器時代遺址中，所見冰鹿期之藝術，至爲豐富。三時期中，蘇流特里安期藝術，所見較少。

冰鹿期藝術，發見地域頗廣。西歐方面，約有三個中心區域。第一個區域爲法國北部之達特尼（Dordogne）附近諸洞穴。計有 Teyjat, Gorge d'Enfer, Tayac, Pair-non-Pair, La Mouthe, Font-de-Gaume, Cambarelles, Bernifal, La Calèvie, La Grèze, Cap Blanc,

Camarque等洞，均集中於列・伊易斯(Les Eyzies)左右。第二個中心區域為比利尼(Pyrenees)之北部，從東至西，計在阿利志河(Ariège)附近者有Niaux, Bedeithac, Le Portel等洞。稍西有著名的Tuc d'Audoubert, Mas d'Azil, Marsoulas數洞。更西，距蒙特利猶(Monréjeau)不遠，有Gargas洞。第三個區域在西班牙北部，著名洞穴有Altamira, Covalanas, Castillo Hornos de la Peña等，其西有La Clotilde, Pindal數洞。此外，西班牙東南部，意大利南部，西伯利亞，印度等處之舊石器時代遺址，亦同有當時人類的描寫藝術出現。

冰鹿期藝術之種類及其發展過程，學者之區別，至不一致。或據純藝術原理以別其種類，或按照考古文化期，取其每期藝術之特徵比較其演進程序，別為若干時期及細別。如布魯(Abbé Henri Breuil)按照考古文化期區別冰鹿期藝術之發展為六期。即：

第一期：包含阿里尼安早期。此期有動物形之淺線浮雕，線雕只作簡單的素描Pair-non-Pair, La Grèze, La Mouthe, Gargas洞所見者為代表。單彩畫有黑色或紅色，四足動物只描寫其二足Castillo, Altamira, Pindal, Font-de-Gaume, Marsoulas, La Mouthe,

Combarelles, Bernifal 諸洞均有其例。

第二期：包含阿里尼安後期或蘇流特里安期。雕刻類有人像透雕，淺線浮雕；蘇流特里安期間有骨器浮雕；線雕圖畫有人像及動物。最初之刻紋甚深，以後漸淺，動物圖概作四足。La Mouthe, Combarelles 洞均有其例。繪畫之着色甚厚而遍於全面。輪廓刻線，慣與繪畫互相交錯（Combarelles, Font-de-Gaume, La Mouthe, Marsoulas, Altamira 洞都包含此種作品。

第三期：包含馬特里尼安早期，有動物形之高度浮雕，如 Tuc d'Audoubert 洞之野牛形，Cap Blanc 洞之馬形是。線雕圖畫之特徵：以深紋線條爲輪廓，巨象形則加刻獸毛。Combarelles 洞者即其例。Castillo, Altamira, Pasiéga 洞者，獸類體部又多施縱線。彩畫着色平滑，且用散點敷塡畫面。見於 Font-de-Gaume, Marsoulas, Altamira, Pasiéga 洞者是。

第四期：適當於馬特里尼安中期。雕刻有於骨角象牙上作人像或動物形者。線雕圖畫都爲淺紋。獸形體部，代表其毛之線條甚多。Font-de-Gaume, Marsoulas 洞見者可爲代表。又線雕施於骨角象牙等器具上者，本期發見特多。多彩畫則以黑色爲輪廓，畫面塡以黃紅黑等色彩。Mar-

soulas, Font-de-Gaume, Altamira, Niaux 諸洞都有之。

第五期：相當馬特里尼安後期雕刻及線雕圖畫全不存在。繪畫則不作動物形，僅有簡省圖像及紋樣。

此爲冰鹿期各種藝術發展過程之大概然其分類，大都着重於時代的劃分，究竟冰鹿期藝術有若干種類，殊難一目了然。奧斯朋乃從其描寫技術及描寫圖畫存在物之不同，區別爲五類：

第一類：用尖銳之石刀，於石、骨、象牙器及洞壁上施以圖畫雕刻或鏤刻者。

第二類在石骨器及黏土上施高低浮雕者。

第三類：將石、象牙、鹿角器刻爲透雕者。

第四類：用單一色彩或三四色之多彩爲繪畫，且以淺紋線雕爲其輪廓者。

第五類：取簡單的紋樣表現動植物形或幾何形者。

奧斯朋的分類，因其注重藝術作品的存在之位置，尤病其有重複混雜之處。國人裴文中著舊石器時代之藝術一書，其分類簡明得體，殊可採用。約爲：

（一）雕刻：

（甲）刻形：只將物形刻出，不雕成深淺，是平面的，二度的。

（乙）雕像：

（A）浮雕：將物體稍加淺度的雕刻，使現出原物一部的立體。

（B）重雕：將物形雕刻成一半，這一半的形狀，高低長短深淺，與原物均成比例。他一半面則未刻出。

（C）透雕：雕刻成一個物品。眞正立體的，絕對三度的。

（二）彩畫：

（甲）單彩畫：只用一種顏色在石崖或洞壁上，將物形渲染出來，有的只勾輪廓，有的將物形全體染以一種顏色。

（乙）多彩畫：用多種顏色，將物形繪畫出來，有用黑色或紅色勾出輪廓，有的不勾輪廓，只用各種顏色渲染。

（內）刻染：刻形之外，再加上染色及塗繪。

（三）塑像：用泥土塑成物形，外面或塗或不塗以顏色。

冰鹿期所見藝術之種類，約可概括於此無餘。然本書為便於敘述起見，仍採用歐美諸史前學者慣用之分類，別為動的藝術（Art Mobilier）及洞壁藝術（Cave Art）二類敘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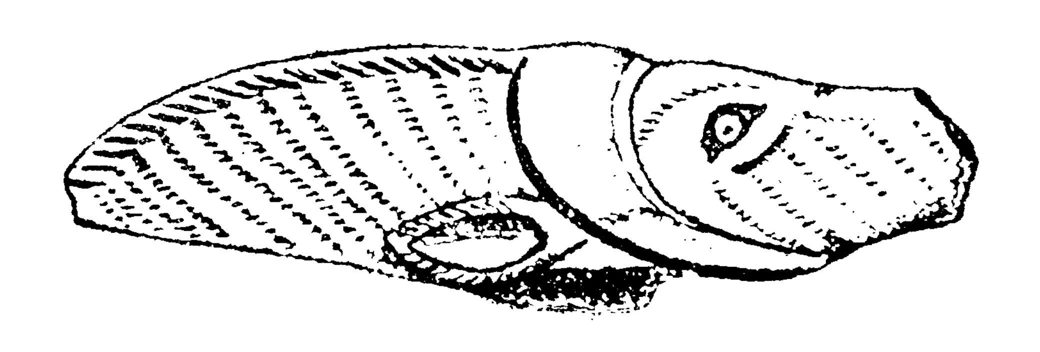
第二節　動的藝術

（一）骨角器具之透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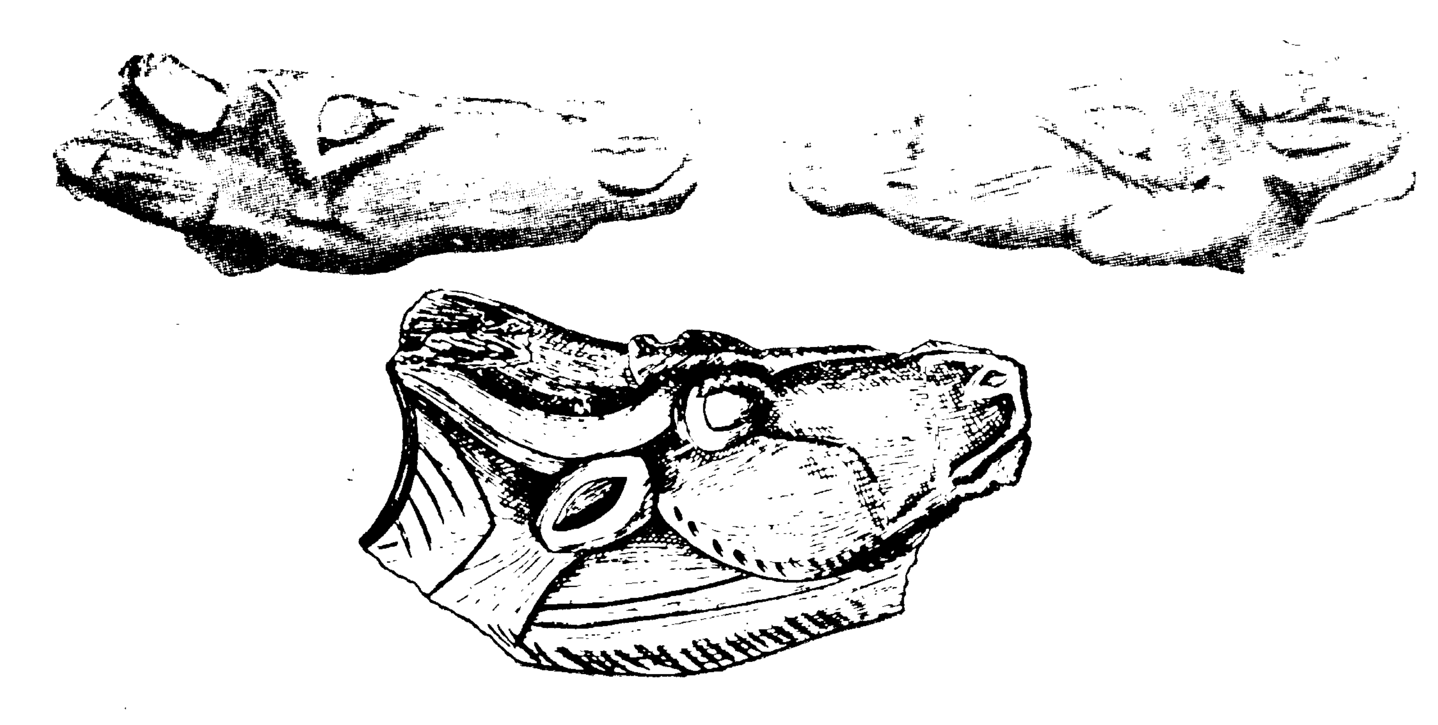
舊石器時代之骨刀、角叉、石刀、象牙器具等，慣在其上施以透雕，成為種種動物圖形。如瑞士泰根（Thayngen）地方之 Kesserloch 洞出土之骨條，便雕刻為麝牛頭部（圖七）。同一樣式之角器在 Trou des Forges 也有出土。比利尼一帶如 Mas d'Azil, Lorthet, Lourdes, Enlène, Arudy 諸洞，復有雕為馬頭之骨角器。Arudy 洞所見一骨器，則刻為野貓頭。此等骨器，均已殘缺不全，其用途如何，至難明瞭。

Laugerie Basse 洞出土一角刀，極爲完整，刀柄雕刻冰鹿形，前足屈曲，後足伸直爲刀身。其技術之精巧，較之近世雕刻，尤爲遜色。同洞之指揮杖（Bâton-de-Commandement），其末端雕爲牛頭二，雙左右對峙。Mas d'Azil洞之種種骨角器透雕，爲伯特所發見者甚多，計有作馬頭之角叉，野牛形及斷叫中之馬頭角器。Arudy 洞也發見一類似刀柄之角器，爲山羊形之透雕，四肢連結一起，似表示山羊立於懸崖斷壁之上。此物究竟是否爲刀柄，尙屬疑問，然同一形式之物，Monastruc洞也有出土，即一角器刻爲巨象形，四足亦互相連結。此器已確知其爲刀柄無疑。大概當時人類的日常用具，普通都將握手之處刻爲動物圖形，同洞發見作大鹿頭之角片及Espélugues洞作鹿形之角器，雕刻部位相同（圖八）。

此外，棒杖等武器之末端，刻爲動物形者也多。如Placard出土者爲狐頭（圖九。）Gourdan



（圖七）Kesserloch洞出土之骨器



（圖八）馬形透雕之角器（上）Monastruc出土（下）Espélugues出土

（圖九）Placard出土狐形雕刻之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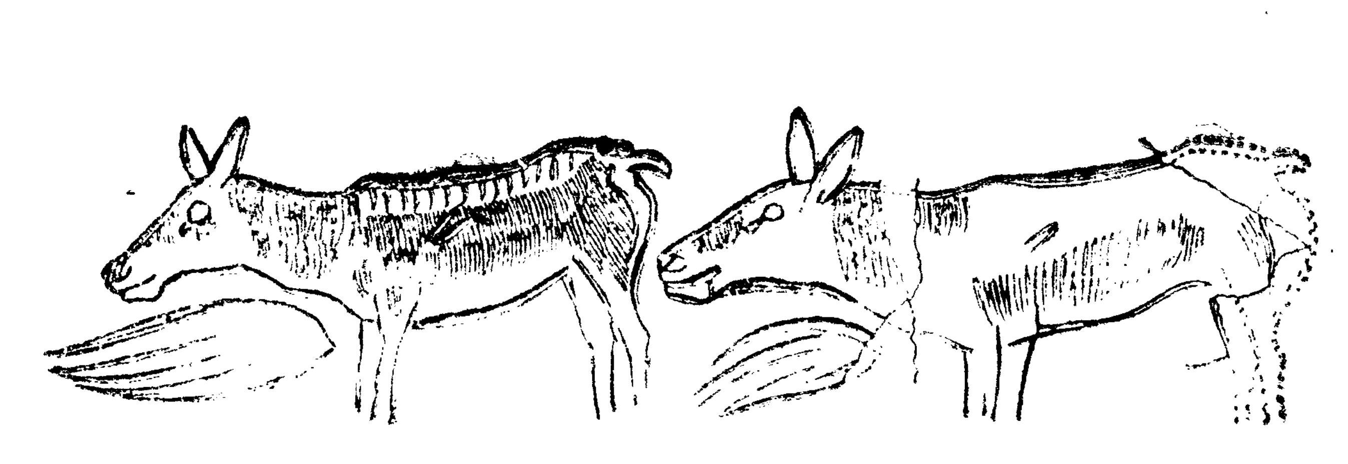
出土者爲猿人頭。

（二）骨角石器之線雕

線雕藝術產生於阿里尼安期，達馬特里尼安期始見興盛。當時一切骨角器具，均施線雕爲裝飾。

此種藝術之最先發見，爲一八三四年巴烈（Bouillet）於（Chaffaud）洞所得之冰鹿骨條，表面刻以深紋，作赤鹿圖形（圖十）。其後發掘其洞，於馬特里尼安層復得一泥板岩塊，表面以線雕作馬羣二列，馬形只刻其頭部與足部，且以橫線代表地面。

馬特里尼安期最具特徵之器具線雕爲指揮杖。指揮杖在阿里尼期已有存在，然其樣式較爲簡單，與矛棒實甚類似。及馬特里尼安後期者，用途似已變爲身體裝飾之用具。或謂其爲原始人類集團中首領所用之神笏（Sceptre）。普通以冰鹿角骨爲之。杖之末端，穿圓孔一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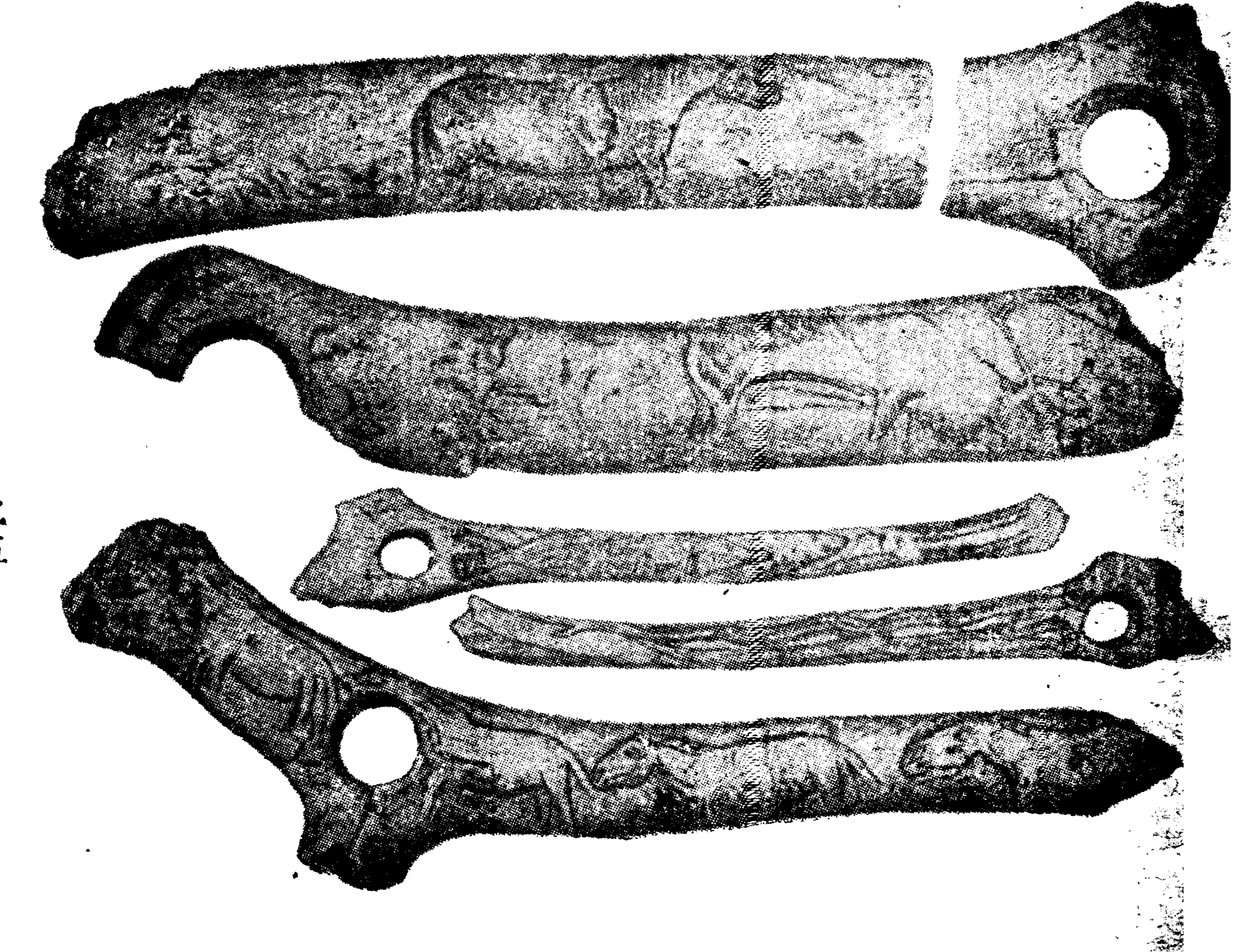


（圖十）Cha and 洞之骨器線雕

面施以動物圖形之線雕、以馬形者最爲常見。如 La Madeleine 洞得見數件，兩面刻有馬形，一面四匹，一面三匹，互相追隨。另一杖則作一馬二魚，參雜其間。Teyjat 洞出土者雕刻馬形尤爲精美，馬作步行狀，前後有鹿隨之。Montgaudier 洞所見者則施以魚形及鱔形之線雕。

角叉上所見之馬形線雕，刻紋極深。Placard 洞馬特里尼安層中所見者，均爲馬形。Kesserloch 洞之一冰鹿角，馬形描寫，至爲奇異。往往以許多平行短線施於馬之體部，代表其毛。

（圖十一）名洞出土之指揮杖



馬形之刻於骨角器者尚多。如 Mas d'Azil 洞見一骨器，表面作馬頭二，口部圍以線條，仿特云其表現韁繩之描寫。又達更斯 (Royd Dawkins) 於不列顛之Robin Hood 洞得一骨器，亦刻以馬形。

La Madeleine 洞有象牙器線雕一件，至可注意。其上表現者為滅絕之巨象形，長毛下垂，鼻目都具。按巨象圖像普通多見於洞壁描寫，以線雕表現於骨角器具上者，惟此及 Raymonden, St. Mihiel, Lourdes 洞所見一二而已。

熊形之表現於動的藝術上者也較稀少。如 Massat 洞之片岩塊上所刻者之完整，為他處所不得見。Gourdan 洞中之二石塊，其上只作熊頭。Lourdes, Tribolite 洞雖也有同樣刻畫之岩塊然技巧粗劣，不為學者所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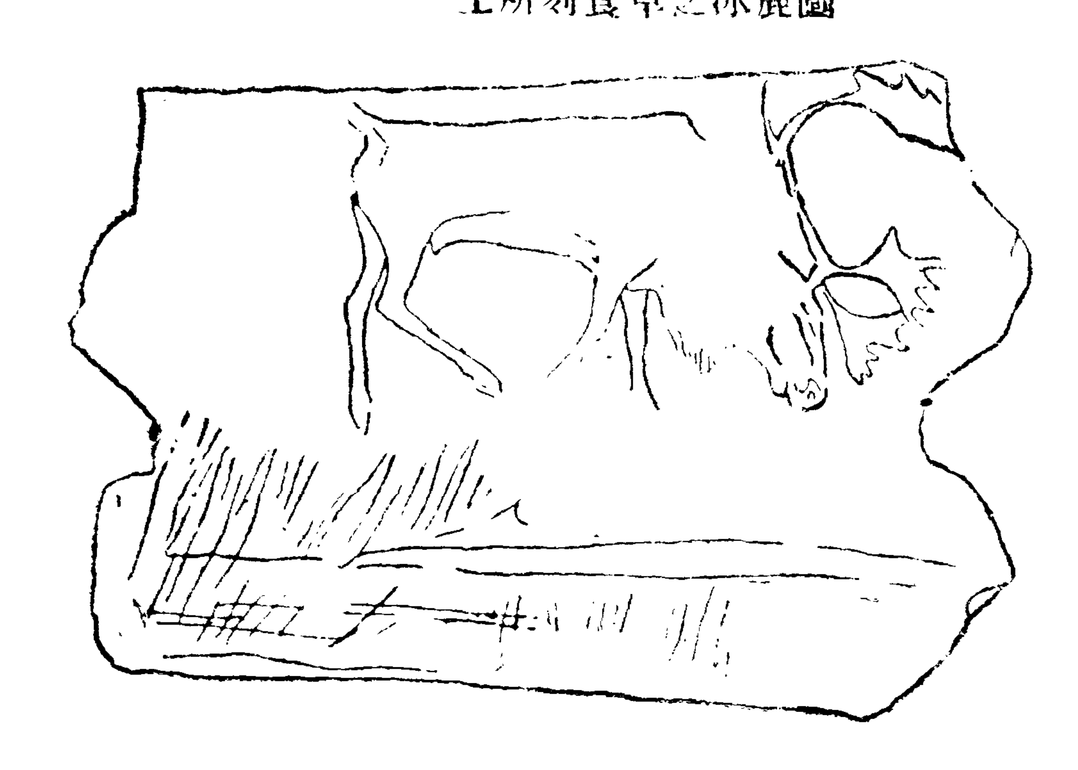
西歐冰鹿期諸遺物中，以冰鹿及野牛為描寫對象者，實佔十之七八。此種圖形，取線雕表現於骨角石器上者尤多。一八七四年，Kesslerloch洞發見之角叉上描寫『食草之冰鹿圖』(Browsing reindeer)，被推為舊石器時代風景圖畫之絕作（圖十二）。Laugerie Basse 洞出土之石塊二

片所絕線雕，一爲牡鹿追逐牝鹿圖，一爲行走中回視之冰鹿圖。姿態自然。St. Marcel 洞之片岩塊上所刻狂奔的冰鹿及（Gourdan 洞石器上刻之臨死冰鹿圖，也都使用極少之線條，表現冰鹿狂奔哀鳴之狀，細妙入微，當時人類描寫手婉之奧妙，至可驚嘆。

比利尼地方之 Lorthet 洞所見之角器上之線雕藝術，亦多佳構。其一描寫赤鹿渡河狀，赤鹿回頭後顧，前方有鮮魚數尾，線條極爲清晰。右方有四邊形紋樣二個，伯特以爲或係此圖作者之署名（圖十三）

Mège. Laugerie, Haute 諸洞出土之骨角器，所刻赤鹿之種種運動姿勢，至爲正確。如（Gourdan 洞之角器，鹿作走動狀，另有魚及紋樣。紋樣有同圓心之半圓線，橫列平行線，鋸齒形線條等等，全圖描寫，殊不解其用意所在。同洞又有一角器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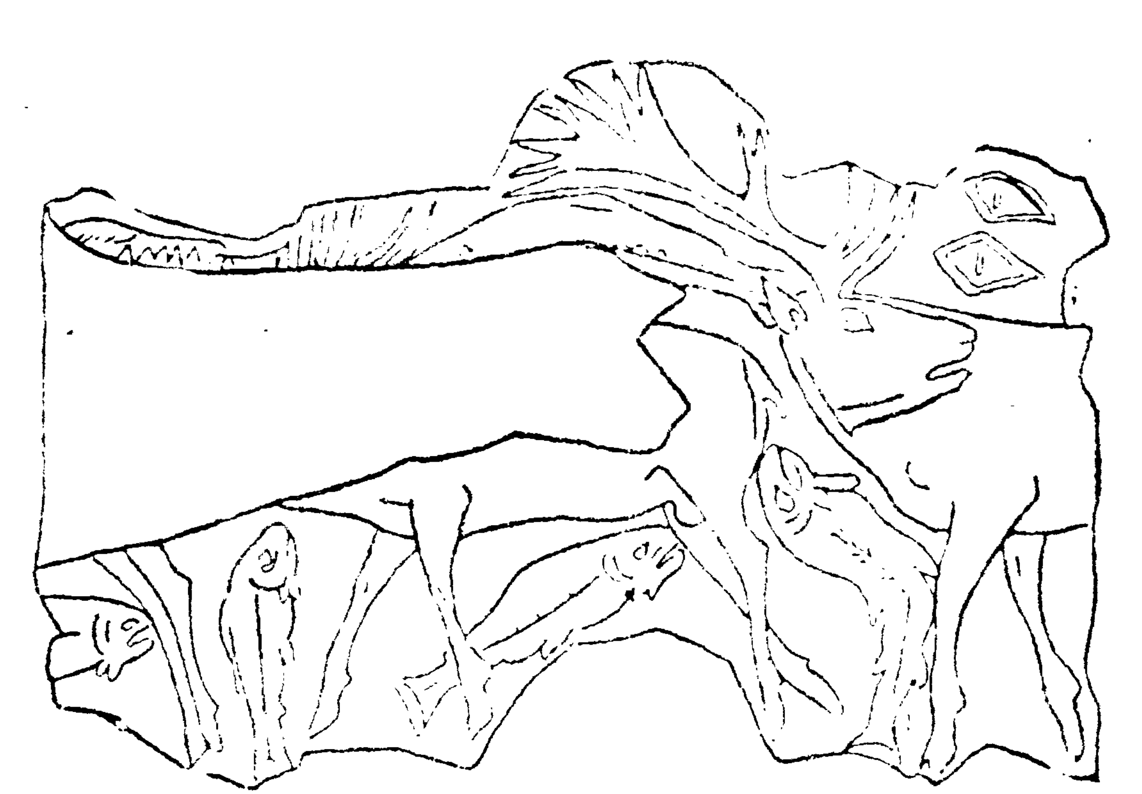
（圖十二）Kesslerloch 洞之角叉上所刻食草之冰鹿圖



面，刻以赤鹿及羚羊頭之草案圖畫，都甚迫眞。蓋當時人類之經濟生產以獵狩爲主，西歐冰鹿期之冰鹿至爲豐富，人類與冰鹿接近之機會較多，由於日常之體察，對於此種動物之動作姿態，無不具有充分的理解，故表現於描寫藝術上者，其正確之程度，實超越現代畫家之上。

動的藝術作品中，所見野牛描寫，較之洞壁藝術者爲少，線雕描寫更少。僅有 Laugerie Basse 洞之骨器，Mas d'Azil 洞之石器，Bruniquel 洞之片岩塊上二三不甚活躍之圖像。

馬特里尼安期人類雖以獵狩爲主要生產，然植物的採集，尚繼續舉行，故骨角器線雕所表現者亦有植物形者。普通均作葉及莖等之簡單描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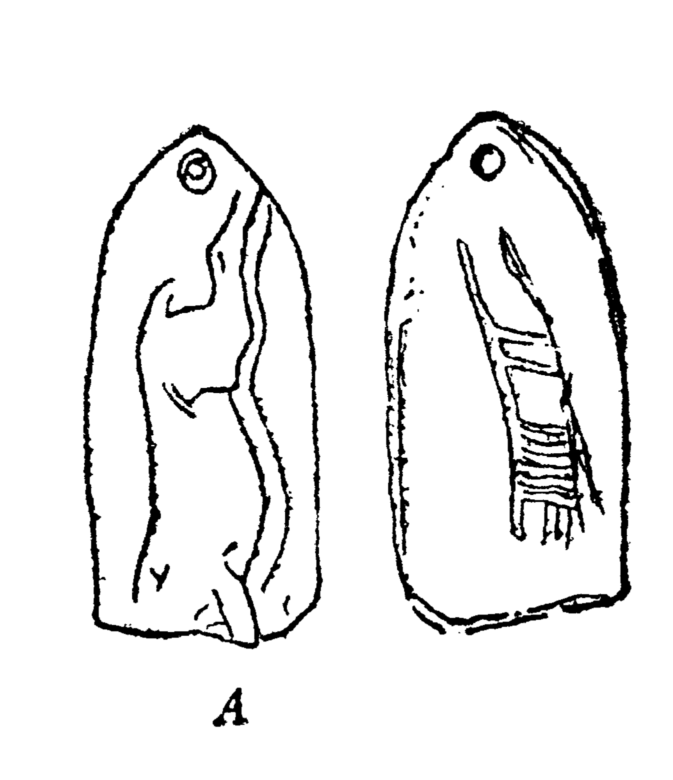
（圖十三）Lorthet 洞出土之角叉

Gourdan洞出土之石器上刻有松樹之莖及葉。Teyjat 洞者相同。Trilobite洞之骨片上，作植物之莖，葉子互生莖上。同樣，Le Veyrier, Laugerie Basse, Lourdes, Mas. d'Azil諸洞之骨器，也施以植物莖根紋樣之線雕。

最後，冰鹿期出現一種純爲裝飾品之骨角器，其上以線雕表現種種圖形，爲諸學者難於了解者，是爲護符(Amulet)。護符末端穿孔，可知爲懸垂於胸間之物無疑。表面紋樣，有象徵動物者，有幾何紋者，今舉其四：

(甲)La Madeleine 出土。以角片爲之，作扁長形。刻饕餮(Glutton)形像。

(乙)Font-de-Gaume 洞出土。以骨片爲之，刻野牛形，二旁有人像。



(圖十四)St Marcel 洞之護符

（丙）St. Marcel 洞出土。以骨材爲之刻動物體部，作奔馳狀（圖十四A）。

（丁）同上洞出土。亦以骨片爲之，刻有三組同圓心之圓圈，上部之紋樣爲象徵魚類之骨（圖十四B）。

我國周口店山頂文化層，約相當於歐洲舊石器時代後期。其出土遺物，亦有骨製空管一件，表面加施線雕。裴文中記其樣式曰：

「骨製空管，亦只找到一件，就是將細的肢骨中段磨製而成；惟管之外面中部尚刻有橫紋數道。這種東西之用途，大概是與帶孔之牙有相當關係，或亦爲佩帶之物。」

此或即與護符同類之物也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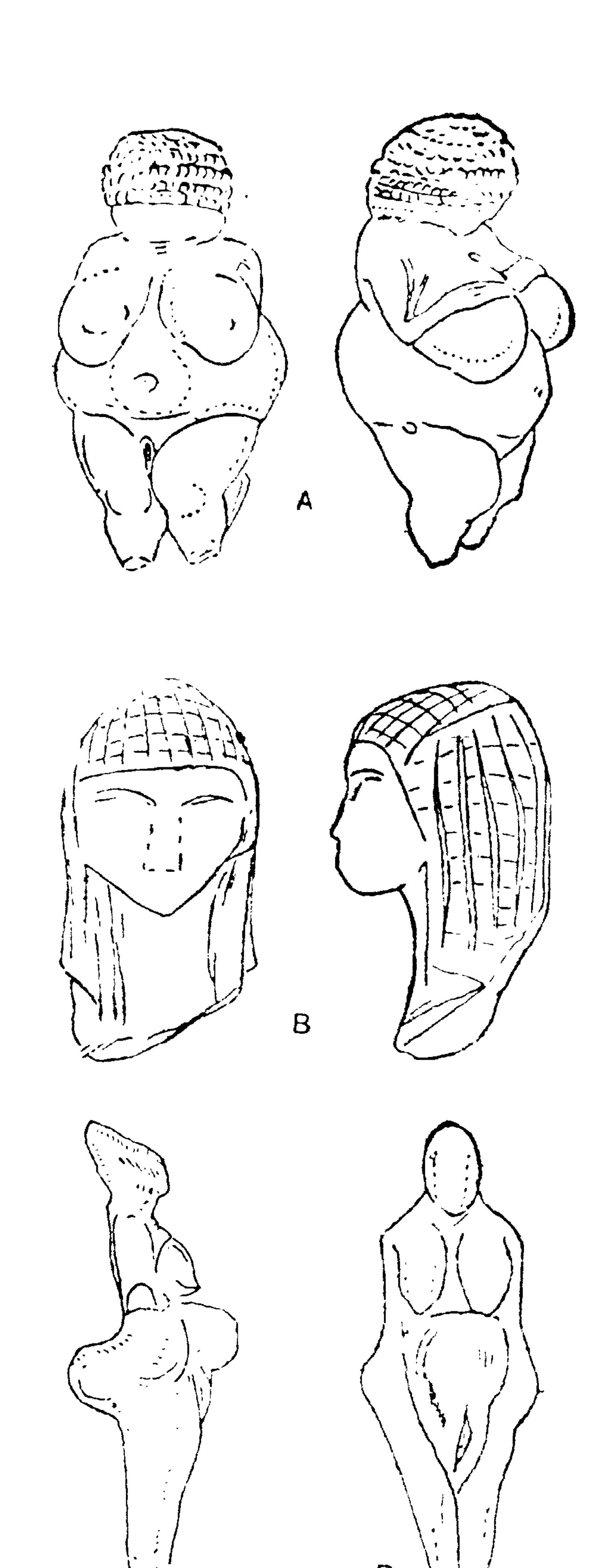
（三）人像雕刻

冰鹿期之人像雕刻，透雕浮雕線雕均有之。阿里尼安期最著名之人像透雕有三，即：

（1）布桑波利之女神（Venus of Brassempouy）。

（2）孟頓（Mentone）之裸女。

（3）華林多夫之女神（Venus of Willendorf）



（圖十五）阿里尼安期之人像透雕

A.華林多夫之女神

B.布桑波利之女神

C.D.孟頓之裸女

布桑波利之女神，爲下部阿里尼安期之產物，象牙質製。或錯以爲馬特里尼安期作品。僅有頭部，眼眉與鼻都全而無口。頭上披有頭巾（圖十五B。）孟頓之裸女頭部與體部具全。以黃色半透明之石製成。頭部作橢圓形，乳峯與臀部肥大（圖十五C. D.）。華林多夫之女神則發見於一九〇八年，亦爲石雕，屬於上部阿里尼安期之作品。全物高約四吋半，乳峯隆起，臀部肥大，雙手抱其腹，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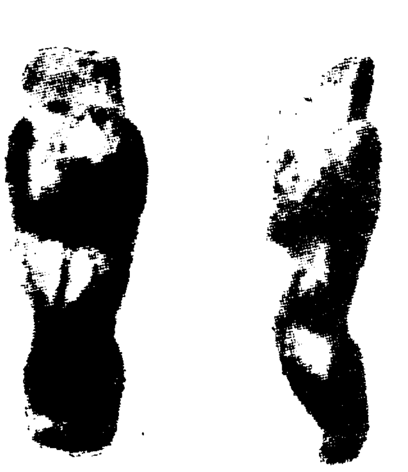
髮捲曲（圖十五A。）

Laugerie Basse 洞方面尚有一象牙女像無頭無手，僅存體部及腿部。一八八八年，伯特又於 Mas d'Azil 洞發見一象牙女像頭頸低垂，牙齒向外伸出，大鼻厚脣，大耳無臂，乳峯肥大而向下垂，頸部有刻紋三道，代表頸鏈。Brünn 及 Brassempouy 洞尚有三數象牙人像，似屬蘇流特里安期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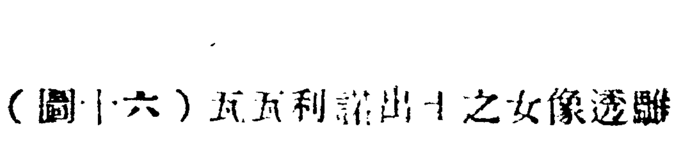
西伯利亞馬爾泰（Malta）附近舊石器時代洞穴，同樣發見女像透雕十一件，都爲骨製。裸體，手部細小，顏面簡略，頭髮有梳辮者，有散髮者，與上述西歐方面得見者同樣。中俄之哥斯丁基（Kostenki）及瓦瓦利諾（Gagarinot）二遺址，同發見象牙透雕之裸婦像數件。瓦瓦利諾者尤爲奇異。共得七件之中，其二臂部肥大，乳峯隆起，雙手抱其腹部，毛髮捲曲，全與華林多夫女神酷似（圖十六）。其餘者，將之與孟頓出土之裸女雕刻相比較，類似之處亦多。據哥羅止夫（V. A. Gorotzjov）及伊佛敏哥（P. P. Ephimenko）之推算，此等作品當屬於阿里尼安期或下部蘇流特里安期。東西二地之藝術，既成於同一文化期，其作風表現出類似之點，殊不足怪。因人類既同生

活於一經濟生產的階段之上，所反映之意識形態，當無何等差異也。

人像浮雕，阿里尼安斯亦有發現。達特尼之羅西爾洞(Laussel)所得上部阿里尼安期之凸形浮雕二件，至引起學者之興味。其一稱爲羅西爾之女神(Venus of Laussel)。右手持野牛角，左手置於腹部。頭部作側面圖而轉向右方。乳房尖長向下垂。浮雕之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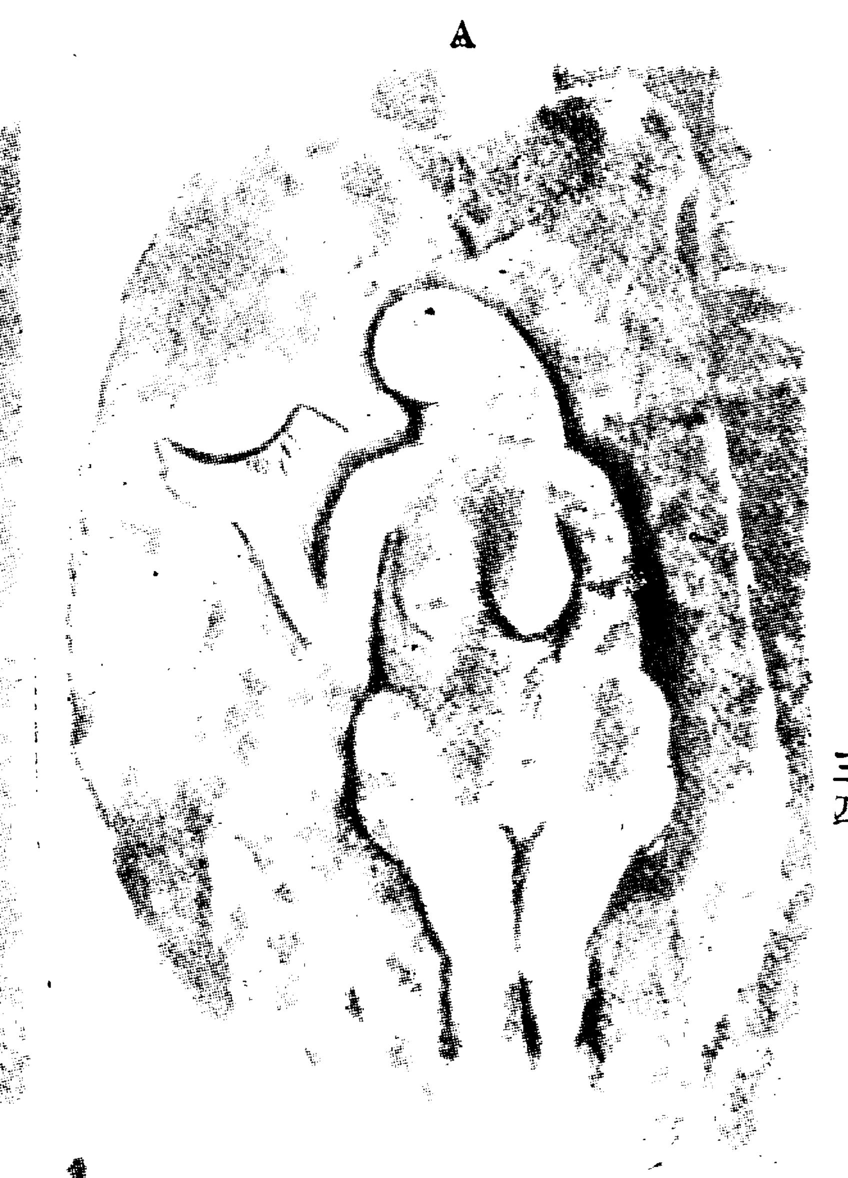


（圖十六）瓦瓦利諾出土之女像透雕

約二公釐，全物高達四十六公釐（圖十七A。）另一則刻爲男像，足部及頭部已破碎不全。高約四十公釐。觀其姿態，似表現一獵人在挽弓狀（圖十七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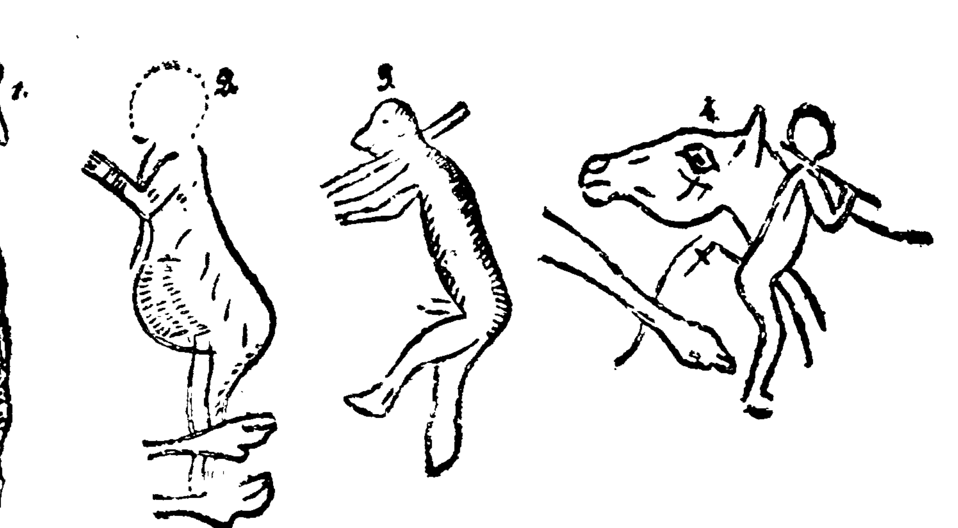
馬特里尼安期人像雕刻，表現於動的藝術方面，以線雕居多。其人物或作跳舞形狀，或作獵狩姿勢。據伯特所發見者：如 Mas d'Azil 洞之骨片，表面刻畫之人像，手足高舉，作攀援狀（圖十八3。）Altamira 洞之冰鹿骨條，以深刻紋線雕作婦人形。Rocheherteer 洞之角杖則刻人類之頭部。此等人像，因其不類似



（圖十七）羅西爾之浮雕 A.女像 B.男像

人形，伯特謂其爲類人猿之描寫。然按諸人類學者於澳洲各地調查所得：原始民族，慣於宗教集會中戴動物假面而跳舞。持此事實以解釋此等線雕人像之容貌，似頗適宜也。

在種種角器上，表現漁獵場面之線雕者，如La Madeleine洞出土之冰鹿角片，刻一人立於二馬之中間，手舉武器於肩上，鱔魚一尾隨其後（圖十八4）。另一所謂『獵狩野牛』圖，發見於Laugerie Basse洞出土之角器上。獵人伏於野牛之後，手持武器作描準狀。然由另一方面觀之，又似爲思索中之直立人像『圖十八1』。同洞之一破碎角片，所雕之圖像爲：一腹部膨脹之婦人仰臥於冰鹿之下，體部不着衣服，腹上作短細之平行線條，或即表示其毛。高舉之手臂上，帶有手環（圖十八2。）此外，La Madeleine洞之角叉，則只刻人類之手臂手指不全，其表示若何意義，殊難明瞭。



（圖十八）骨角器上之人像線雕 1.2.Laugerie Basse洞出土 3.Mas d'Azil洞出土 4.La Madeleine洞出土

第三節　洞壁藝術

(一)洞壁藝術之眞實性

當一八七九年達・紹都拉(Don Marcolino de Sautoula)發見Altanira洞之壁畫，次年將其所得發表時，世人都不信此種藝術爲幾萬年前人類之作品。法人哈爾(E. Harle)反對尤力。其後利維利(Rivière)於La Morthe洞壁上，雖亦見同樣之藝術存在，然尙不能解釋一般之懷疑。最後經布魯等之繼續有系統地發掘法國及西班牙諸洞穴，壁畫發見日多。復加以地層學上及種種出土遺物的證明，至此，冰鹿期洞壁藝術之眞實性，始不爲世人所否認。

據諸學者之研究，足以證明洞壁描寫確爲冰鹿期遺物者，有下列數事。

(甲)洞壁描寫之動物圖形，確爲當時主要之哺乳類動物，間有今日已滅絕不得見者。此種描寫，殊難爲後世所假造。

(乙)諸洞穴壁畫，有完全或一部分，被舊石器時代各地層所埋藏者，發掘時，均可按照地層以

決定其時代。如Pair-non-pair洞之爲上部阿里尼安期地層所掩埋，可知其洞壁上之圖畫，確爲下部阿里尼安期人類之作品。

(丙)將洞壁上所見之描寫技術及動物姿態與冰鹿期各文化層出土之遺物上所有之描寫藝術（卽動的藝術）互相比較，其類似之點甚多，故知其爲同時代之作品無疑。

(丁)諸洞穴之冰鹿期文化層中，有種種爲洞壁描寫所用之器具出現。如雕刻用之雙面削刀(Hohlschaber)，雕刀(Burin)，石搔(Grattoir)等，阿里尼安期以後，發見甚多。又洞壁繪畫所用之顏料，普通不外四類，卽：鐵鑛、木炭、二氧化錳(MnO_2)、磁土。鐵礦可作紅黃色，木炭及二氧化錳可爲黑色，磁土爲白色。此等顏料以動物骨髓或脂肪混之，卽得良好之色彩。在Pair-non-Pair洞之馬特里尼安層中，發見之研製色料之石器及調色骨板，均有以上之顏料殘存，故知當時人類確有製造洞壁藝術之事實。又在黑暗如Niaux, La Pileta等洞穴，一般均懷疑其人類何能置身其間，從事描寫。然自La Mouthe洞馬特里尼安層發見一砂石製成之燈，基底刻爲山羊形，炭灰質之物仍然殘存其間，經證明其爲骨髓之經火而成之燃灰，乃知當時使用此種燈火照明，可於

黑暗之洞中工作無礙也。

（一）洞壁藝術之樣式及其分佈

按照布日所編冰鹿期藝術進化程序，洞壁藝術亦可別為五類：第一類，見於阿里尼安期。動物描寫，均以二足代表四足。第二類，見於下部馬特里尼安期者。動物圖形，加作陰影。第三類，中部馬特里尼安期者屬之。線雕圖畫，規模極小。第四類，上部馬特里尼安期者屬之。動物描寫，均以多彩畫為之。第五類，阿志里安期者屬之。均為如彩礫上之種種象徵紋樣。以上五類之藝術，分佈於各洞穴情形如下：

第一類：線雕之動物，作極混雜之線條，Hornos, Altamira, Tayac 洞有之。或用手指畫泥而成動物形者，Hornos, Clotilde, Altamira, Quintanal, Niaux 洞均有之。線雕之完整地描寫動物形，最初期者見於 Hornos, Pasiega, Castillo, Pair-non-Pair 洞。進而具早期之樣式者，Hornos, Altamira, Costillo, Pasiega 洞有之。以 Hornos 洞者達到最進步形式。動物圖形，間已有描寫其四足之側面圖。紅色畫：描寫極簡單的動物輪廓，普通都為無眼之側面圖，亦無遠近

景之描寫且以二足代表四足。如 Castillo, Altamira, Pindal, Pasiega 洞所見者。黑色畫：最早見於 Pasiega, Altamira, Castillo 洞者爲黑色掌痕。繪爲簡單的動物形則見於 Pasiega 及其他各洞。此類藝術中之紋樣，如見於Gargas, Castillo, Pasiega, Altamira, Santian, Font-de-Gaume 洞者有掌痕。圓盤形則見於 Castillo, Gargas 洞。象徵生殖器的紋樣，Gargas, La Ferrassie, Sergeac 諸洞有之。均刻於石炭岩之上，破落而被埋於地層中。紅色符號施於洞頂者 Altamira 洞見之。Pindal 洞所有之紅色符號則印於巨象圖之旁。屋頂形(Tectiform) 及盾形(Scutiform)，見於 Pasiega, Castillo 洞甚多。

第二類：其線雕以寬條直線刻動物形者，Castillo 洞有之。Tuc, Combarelles, Cap Blanc 洞亦有動物形之此類線雕。紅色畫：以紅點繪動物形者 Pasiega, Pindal 洞有之。黑色畫見於 Pasiega, Altamira, Font-de-Gaume, Portel, Niaux 等洞。紋樣有屋頂形印於畫面者，Castillo, Covalanas 洞見之。Altamira, Pindal, Castillo 洞者爲種種之圓點。

第三類：線雕圖畫分佈於 Pasiega, Teyjat, Pindal, Castillo, Altamira, Hornos 諸洞，

紅色畫及黑色畫，Altamira, Font-de-Gaume, Castillo 洞有之。多彩畫已逐漸萌芽，如 Pasiega, Pindal洞所見之動物形繪畫，頗類多彩畫之填色。間有施以刻染紋樣，至為普遍，各洞發見甚多。Pasiega 洞者全為圓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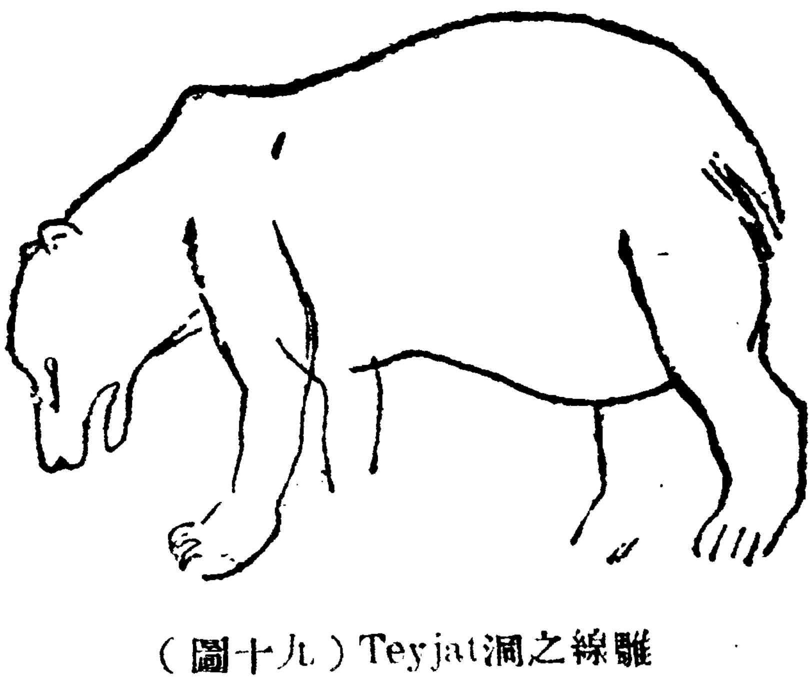
第四類：線雕已入衰落期，僅於Castillo, Pindal, Altamira, Marsoulas, Font-de-Gaume 洞所見三數動物圖畫。多彩畫反達全盛期。Pindal, Castillo, Altamira, Marsoulas, Font-de-Gaume 諸洞，至為豐富。屋頂形紋樣 Font-de-Gaume 洞有之。掌痕可見於 Altamira, Marsoulas 洞。

第五類：線雕及彩色繪畫，各洞均不發見。惟有紅色捲帶形之紋樣。

綜上以觀，可見冰鹿期洞壁藝術之樣式及其分佈之大概。以下專就各地富有壁畫之洞穴詳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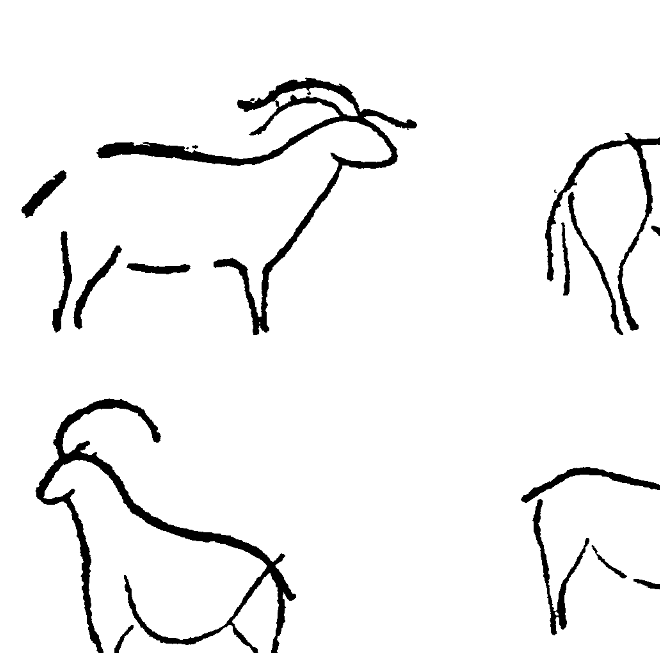
（三）達特尼區之洞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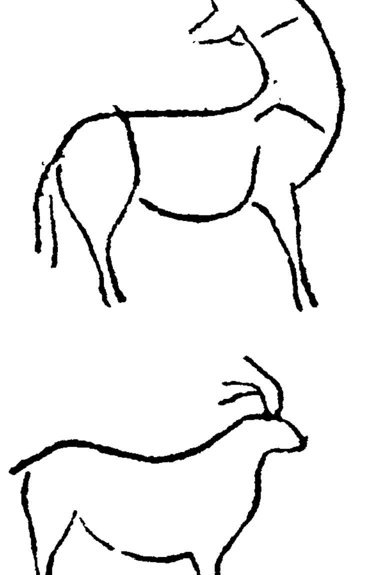
（甲）Teyjat 洞：洞為西歐舊石器時代藝術區域中最北部之一洞。距 Javerlhac 村約二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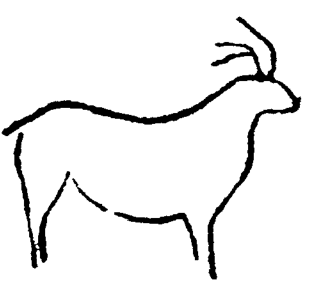


（圖十九）Teyjat洞之線雕

一八八九年為特·瓦爾尼(P. Gn (Gaune))所發掘。線雕圖畫發現於洞口石鐘乳之岩壁上。一部分為崩壞層所埋沒。由洞口經一小道入洞中，壁上有更優美之線雕出現。全為動物圖形，形成三列。最下列為牛形，中列有馬及冰鹿，最高一列為野牛及馬形。他有熊形二。其一似為極地熊(圖十九)。







（圖二十）Pair-non-Pair 洞壁上之深紋線雕

另一畫面，描寫牡牛追逐牝牛圖。畫幅極小。

(乙) Pair-non-Pair 洞：洞在基朗德 (Gironde) 州，為達羅 (F. Daleau) 所發掘。壁上畫幅大至三十

方碼。線雕之刻紋極深。所表現之動物有馬類及反芻動物類。均只刻以輪廓，而四足動物也只描寫二足，卽屬於洞壁藝術第一類之描寫樣式。約爲阿里尼安末期之作品。又畫面上，尙殘留有多少彩色之痕跡。

(丙) La Mouthe 洞：從列·伊易斯步行不久可達。利維利於一八九五年發掘之。彼區別此洞之圖畫爲三類：A.深紋線雕。B.淺紋線雕。C.輪廓線雕。所作動物之體部，多塡以紅褐色礦土。計有野牛形、冰鹿形、馬形、巨象形。最大隧道中之線雕也有野牛形、牛形、巨象形、冰鹿形。洞長約二百七十碼。壁畫從距洞口一百二十碼之處起，繼續分佈至一百六十五碼之遠。

(丁) Font-de-Gaume 洞：在布尼(Beune)之左。洞有狹小隧道，長約百五十碼。道分爲二。從右道達一石鐘乳構成之小洞，牆

(圖二十一) Font-de-Gaume 洞之線雕野獸攻擊馬圖

壁上就有表現種種動物的繪畫發見。道之末端，有獅子形、馬形、犀形之描寫。

此洞之牆壁裝飾，最爲華麗。多彩畫特多。都繪野牛形（圖二十二）。主要洞道中，有大壁畫一幅，包含巨象五，野牛九及馬，冰鹿等。多彩畫之中，「相向之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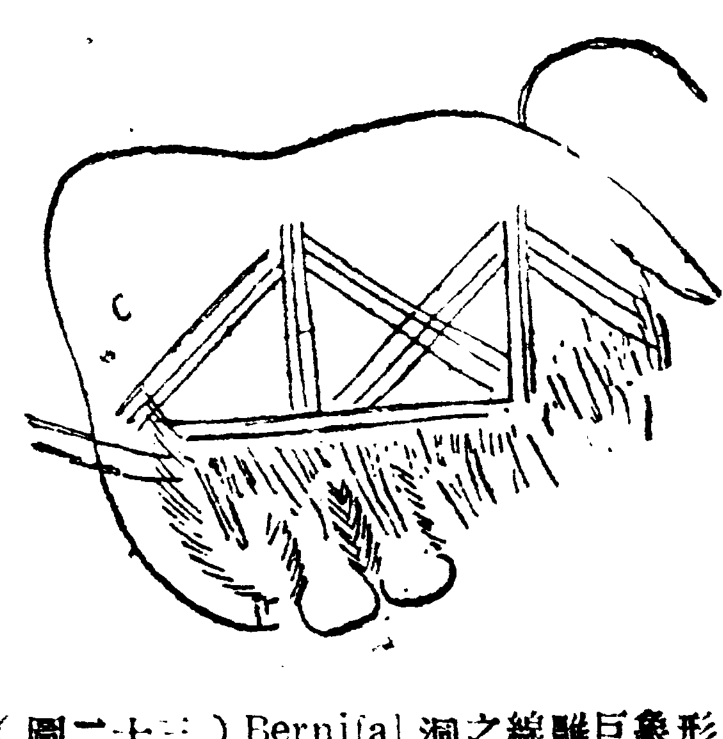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二）Font-de-Gaume 洞之多彩畫

鹿圖』(Two Reindeer facing one another)，堪稱傑作。古犀形之彩畫之輪廓，慣以寬條紅色線條爲之。線雕中有野獸攻擊馬羣圖，用意何在，不一其說，要都不出圖騰部族間，互相攻擊之魔術行爲。又多彩畫之畫面上，間有刻以牛頭或屋頂形者，其線條都淺紋。人類之掌痕，所見也多。

（戊）Combarelles 洞：洞距 Font-de-Gaume 洞約一哩，洞爲一狹小長道。長約百五十碼。線雕存在距洞口甚遠之處。洞之末端亦有一二單作輪廓之彩畫。全洞線雕約百件中，作完整的動物圖形者佔多數，其餘只作頭部。計有野牛形二，馬形二十三，冰鹿形三，熊形一，巨象形十四，狼形一，山羊頭三，羚羊頭四，人像三。

（己）La Grèze 洞：洞在布尼之左。洞長七八碼，闊五六碼。牆壁上有三數線雕，爲地層所掩沒，完整者僅存一處，刻爲野牛形。作風至古，與阿里尼安期慣見者類似。且地層包含上部蘇流特里安期石器甚多，故一般均承認其爲冰鹿期中最古遠之作品。

（庚）Comarque 洞：牆壁上富有精巧之凹形浮雕及線雕。浮雕爲馬形，體部利用牆壁突起之處而稍施雕刻，即成很自然之凸形浮雕。線雕施於對面，爲犀牛形、熊形、山羊形、馬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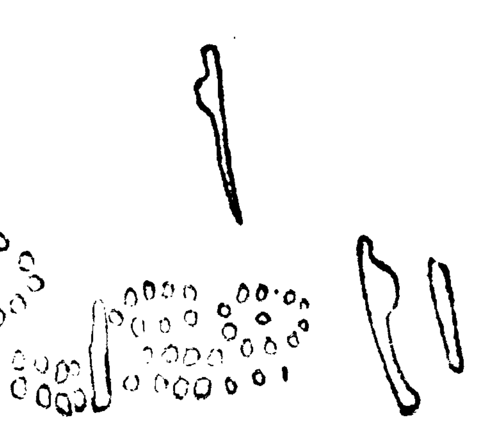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三）Bernifal 洞之線雕巨象形

（辛）Bernifal 洞：在列・伊易斯附近。巨象形、野牛形、馬形、冰鹿形之線雕甚多。屋頂形紋樣也極普遍。左方壁上一巨象形線雕，體部蓋以屋頂形紋樣（圖二十三）。或云其表示壁畫之作者能力征服巨象之意，是又與魔術有關矣。

（四）比利尼區之洞穴

（甲）Niaux 洞：在達拉孫（Tarascon）附近之維・達・蘇斯河（Vie-de-Sos R.）畔。洞口隧道甚狹。入其內部，則見一圓形洞廳，壁上遍施以野牛形、馬形、赤鹿形、山羊形之圖畫。又於洞之地面砂質黏土上刻以魚形及野牛形。全洞繪畫單用黑色，紅褐色彩全不得見。至有研究價值者為一野牛形之體部，印以紅色矢狀之記號。按舊石器時代表現弓矢形之描寫殊少得見，多數學者認為代表有鈎之角叉。或亦表示人類征服動物之意。



（圖二十四）Niaux 洞之線雕野牛及紋樣

洞之深處右邊壁上有多數野牛負傷之描寫。間有於其旁作圓點成圓圈而包圍一小點於中間，左右復作棍棒紋樣者（圖二十四。）洞之末端，一部分浸沒水中，其處尚有少數之屋頂形紋樣及動物形之描寫。

（乙）Portal 洞：洞之內部有一長道。道分為二。右道之牆壁上有甚優美之繪畫，為冰鹿、野牛、馬、人等圖像、掌痕及屋頂形紋樣也有之。馬形之紅色彩畫少數。

（丙）Mas d'Azil 洞：一八八七年為伯特所發掘。壁畫貧乏，僅於右方之牆壁上見其彩畫及線雕之殘跡而已，殊無藝術可言。然於阿利志河右畔，命名為阿志里安層中發見之彩礫，表面所繪紋樣，至引起學者之注意。

（丁）Tuc d'Audoubert 洞：洞在 Mas d'Azil 之西，洞口發見於一小溪之下。洞內包含一廣廳，牆壁間為白色石鐘乳所構成。廣廳之一角，與一短狹之隧道相通。其處之壁上，發見極優美之線雕，為馬、冰鹿、野牛等形，似屬馬特里尼安期之作品。另一隧道壁上，又有赤鹿、食肉獸、雄馬、野牛等之線雕。其地面之泥土上，發見野牛塑像二件，一牡一牝，一長六十一糎，一長二十三糎（圖二十五。）

(戊)Trois Frères 洞：與Tuc d'Audoubert洞相距極近。線雕描寫者爲獅子頭部、鳥形、掌痕、人像等。人像作極奇異之服裝，頭上戴山羊角，後面復有尾巴，或係當時人類化裝跳舞之描寫。又其穹形小洞之壁上，尚見野牛形、毛犀形、獅子形、馬形之線雕。

(己)Marsoulas 洞：洞在上部加郎尼(Haute Garonne)北部。線雕見於距洞口五碼之處。深入其中，始見彩畫，彩畫連續廣佈至五十碼之處。據克達朋(Abbé Cau-Durban)之發掘所得，洞口中有阿里尼安期及下部馬特里尼安期之石器甚多，故壁畫之時代由此得以推計。



(圖二十五)Tuc d'Audoubert 洞之野牛塑像

全洞之線雕篇幅較繪畫爲小，完整之動物圖形共得十四。有馬、野牛、山羊等。僅表現其一部分者約達一百之數。野牛最多（圖二十六B），人像約六七個。馬之描寫，至有奇趣，頭部低垂，舌頭伸出。體部刻平行線條無數，代表其毛。

繪畫規模甚大。中央隧道見者最佳。野牛圖則以黑色繪其輪廓，體部塡以紅色。或於體部作紅色圓點，或又全部塗以黑色。洞中象徵紋樣尤多。屋頂形、海扇形（pe-ctiform）部以紅色繪之。其一野牛形之多彩畫，腹部印以掌痕。其他有類似樹枝形紋樣及紅色弓形線條蓋於屋頂形紋樣之上，構成一大圓場（圖二十六A）。據布魯所云：樹枝形紋樣，爲阿志里安期人所加者。

（圖二十六）Marsoulas 洞之壁畫

A 屋頂形及樹枝形紋樣　B.野牛形之線雕

（庚）Gargas 洞：在蒙特利猶之附近。洞分爲二，一大一小。小洞只見馬特里尼安期壁畫之殘跡，均已糊塗不淸。大洞全爲崩壞層所充塞，爲時約在馬特里尼安期以前。牆壁上，發見紅色之掌痕約一二百，均爲左掌。間亦拓以黑色者，手指或殘缺其一部分或完全殘缺（圖二十七）。與今日澳洲、新幾內亞、北美諸原始民族鏤刻於岩面者相同。

掌痕之外，線雕有作三數馬頭，野牛頭者。洞頂則有種種曲線之象徵紋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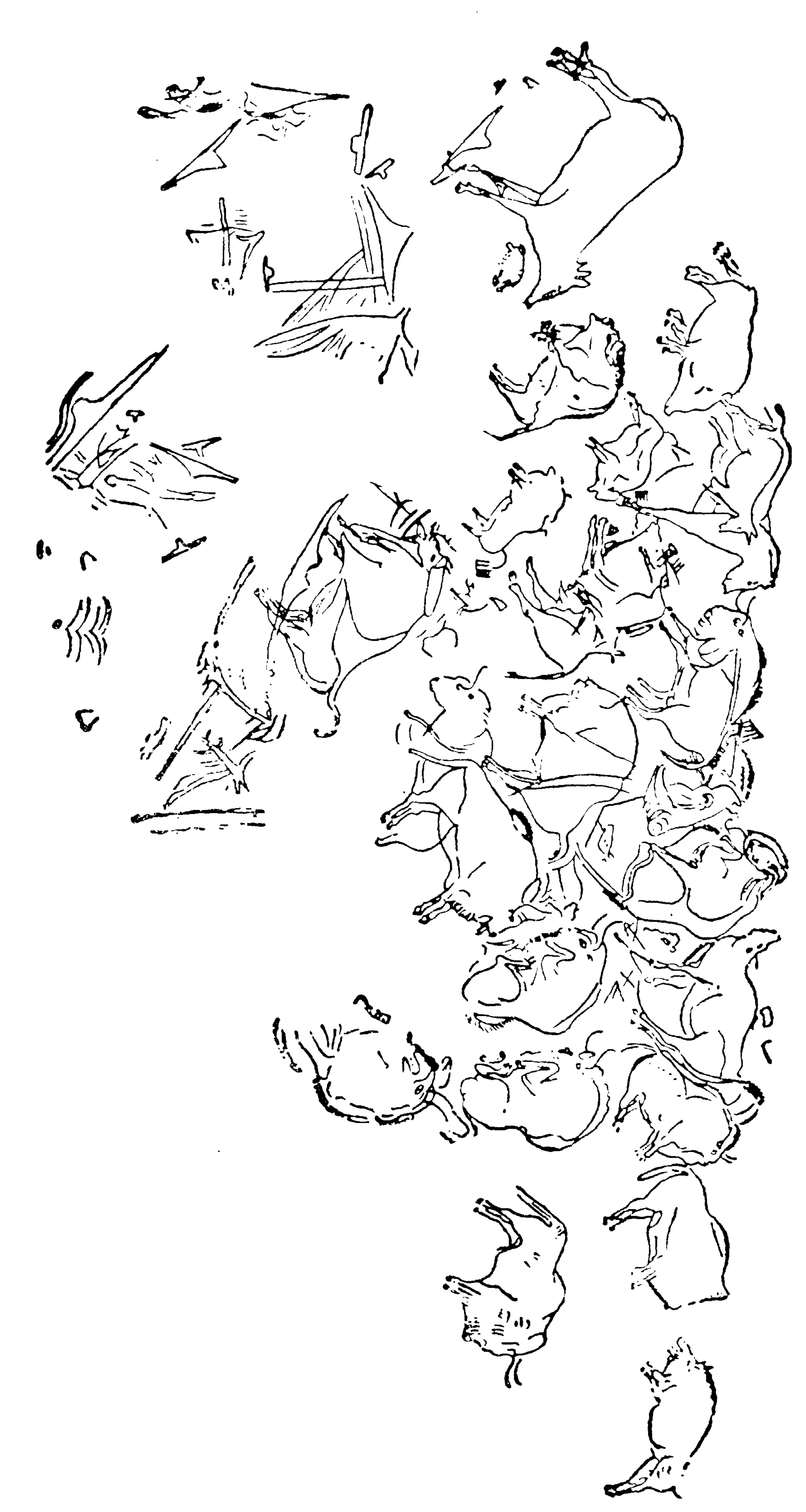
（五）西班牙部之洞穴

（甲）Altamira 洞：全洞包含繪畫線雕之豐富，爲冰鹿期諸洞穴之冠。洞距三當德（Santander）不遠。在康他布連山（Cantabrian）北麓。最初爲三都拉所發見，後經布魯諸人重新發掘，洞中之描寫藝術，遂得全現其面目。洞頂及四面牆壁，遍作動物形之彩畫或線雕。洞口有一長道，兩

A

（圖二十七）Garga 洞之掌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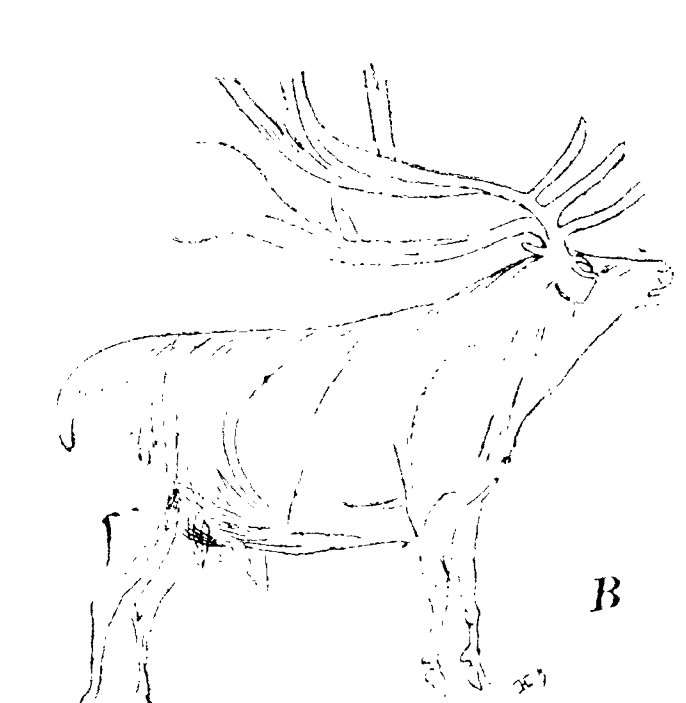
旁壁上，彩畫至多。再深入洞中，左旁有一廣廳，洞頂甚低，須匍匐而進。壁畫就施於廳間。繪畫普通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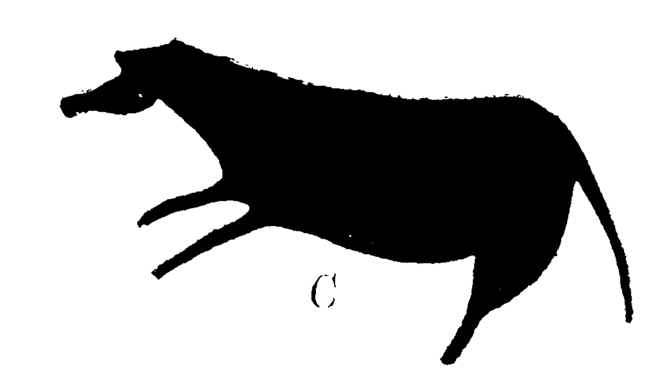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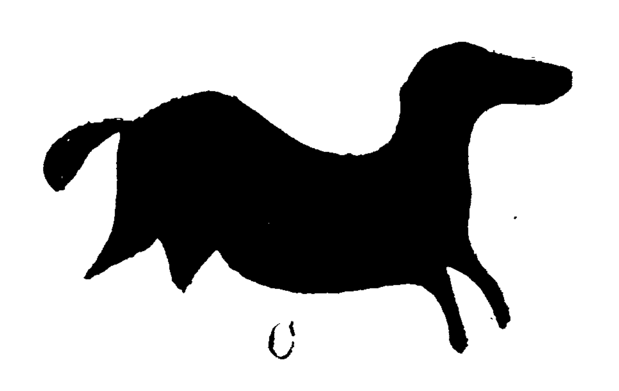
（圖二十八）Altamira 洞頂上之壁畫

黑色取其輪廓。或全面塗以黑色或紅色（圖二十九C）。多彩畫多作於洞頂。其一大幅多彩畫長約十四公尺，包含動物圖像達二十以上（圖二十八）而最精美之一幅，表現野牛之種種姿勢，或臥或走，各盡其妙。惟野牛之排列，左右參雜，至無秩序，或為多數畫家前後合作之結晶品，也未可知。同時，洞中所見之動物圖像甚大，長度









（圖二十九）Altamira 洞壁上之描寫

A.人像線雕

B.鹿形線雕

C.紅色繪畫之馬形

常在四呎至七呎之間。多彩畫又先以線雕拓其輪廓，然後敷彩。線雕所表現之動物，以赤鹿、山羊、野牛、馬爲最多。其一赤鹿刻於洞頂者，形態自然，堪稱傑作（圖二十九B）。線雕人像也有之，人頭頗類人猿，似戴假面，雙手高舉，作跳舞狀（圖二十九A）其他尚有種種紋樣，均用紅黑色繪之。如黑色之屋頂形，紅色之船舶形（Naviform）及紅色之掌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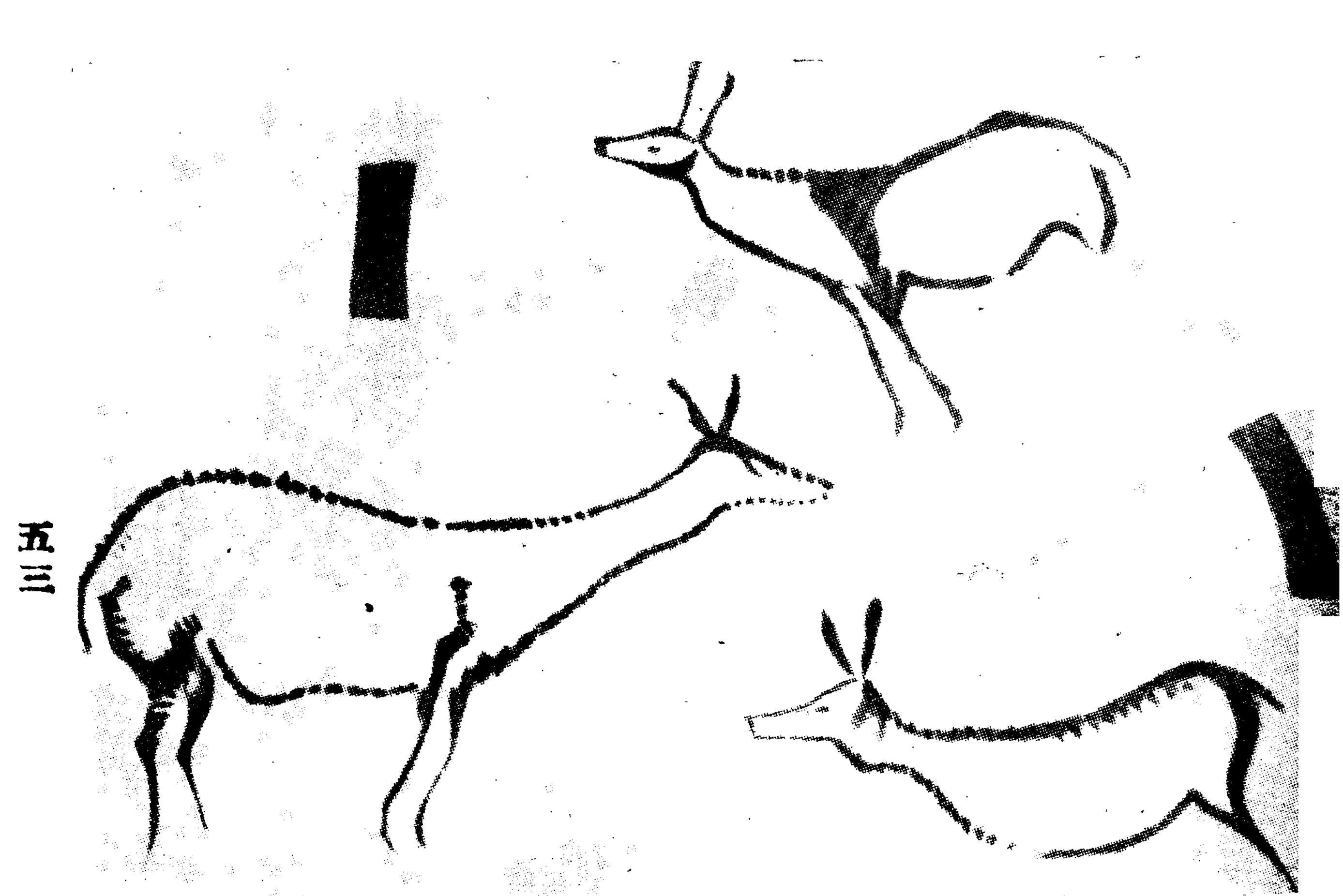
（乙）Castillo 洞：洞在 Altamira 洞之南。一九〇三年爲特爾利奧（H. A. del Rio）發掘，布魯等也參加工作。繪畫有象、野牛、大鹿等之描寫。普通都繪以紅色或黃色。馬形、赤鹿形、山羊形、羚羊形則以黑色線條爲之。多彩畫較少。線雕亦描寫馬形、赤鹿形、山羊形及野牛形。樣式頗類Altamira洞馬特尼安期所見者。又掌痕及屋頂形紋樣也極多。間與動物圖像互相參錯。

（丙）Hornos de la peña 洞：洞在Castillo 洞附近。洞壁所有線雕，極爲豐富，有馬形、山羊形、野牛形、人像。其描寫方法，在雕刻藝術之研究上，頗爲重要。即常見有所謂『麵紋線條』（Macaroni line）或『羊腸線條』（Meandering），乃用手指削劃泥土而成動物形。其時代當甚淵遠。就其

表現動物之樣式，也完全具有洞壁藝術第一類者之特徵。即四足動物只作二足，頭部口鼻眼睛，均付闕如。謂其爲最早期之線雕宜也。

（丁）Pindal 洞：洞在奧維都省(Province of Oviedo）之特維（Deva）附近。多彩畫所見不多。以魚形之線雕及巨象形之紅色畫最著名。魚長約十八英吋，尾部線條刻工精細。象之胸部，有紅色心臟形之記號印於其上。其他動物描寫，或用紅色，或用黑色。間有用虛線構成輪廓者。

（戊）Covalanas 洞：洞中繪畫多以虛線構成，此其特色。描寫赤鹿共十七，有轉首後顧者，有繪四足者，也有只繪二足者（圖三十）此外，間有三



（圖三十）Covalanas 洞之壁畫

二馬形及牛形。線雕則殆不得見。

（己）Venta de la Perra 洞：此洞甚小。線雕多描寫熊形，刻紋頗深。黑色繪畫所表現者爲野牛形及其他動物形。

（庚）La Clotilde 洞：動物描寫甚少，僅有三數牡牛及獅子頭部。只作其輪廓，似亦係用手指劃泥土，凝固而成。動物足部作極粗略之描寫體部塡滿了垂直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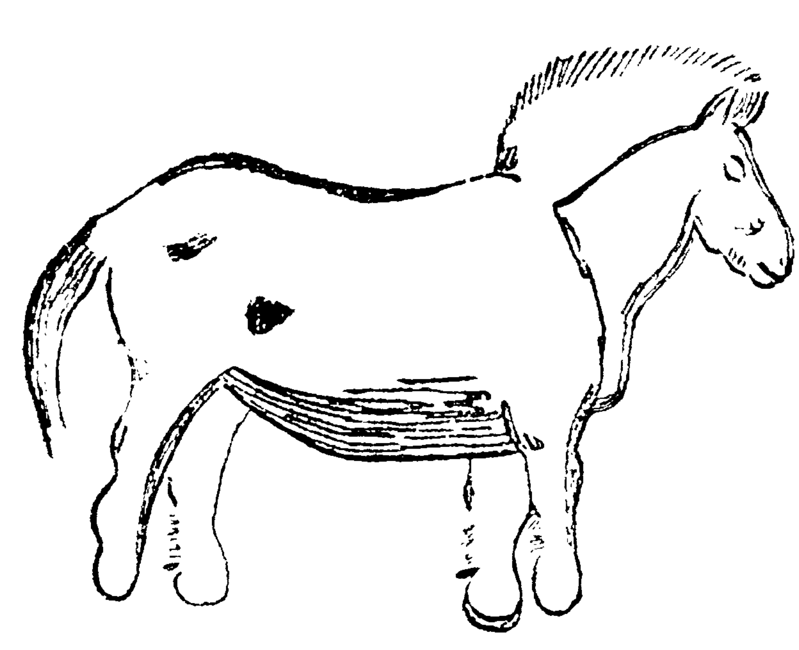
（辛）La Loja 洞：洞之岩石上，有線雕作牡牛一羣，互相參雜（圖三十一）。乃屬於馬特里尼安期之作品。

（壬）Santian 及 El Pendo 二洞：Santian 洞之繪畫集中於一處。手臂紋樣約有十五個，都不完整。似

（圖三十一）La Loja 洞牛羣描寫

屬於阿里尼安早期之作品。El Pendo 洞與之相距不遠。洞之右壁上之線雕爲鳥形其描寫技術，似可歸入第三類其大隧道中包含之文化層有蘇流特里安、馬特里尼安及阿志里安等層。

（癸）Pasiega 洞：洞包含阿里尼安期及馬特里尼安期繪畫甚多。一九一二年爲奧伯美爾（H. Obermaier）所發掘。洞口之下部阿里尼安層中發見施以線雕之器骨，其樣式與壁洞上所見者至有關係。全洞總計有繪畫二百餘件，線雕三十餘處。動物圖像有赤鹿、馬（圖三十二）、野牛、山羊、牡鹿、羚羊、巨象。掌痕及人像也很多。繪畫以紅色爲主，黃黑二色較少。紋樣描寫，計有四十餘件，屋頂形最多。另有E形、巨形、U字形、船舶形。



（圖三十二）Pasiega 洞之馬形線雕

綜計西班牙北部諸洞穴，所有繪畫線雕表現之動物，其完整而能辨別者有如下表：

洞穴 \ 圖像	掌痕	馬	野牛	牡牛	山羊	赤鹿
Altamira	3	25	35	7	11	40
Castillo	35左 9右	24	24	13	12	37
Hornos		12	11	5	4	
Pindal		5	7			1
Covalanas		1		1		17
La Haza		5				1
Venta de la Perra			3	1		
La Clotilde				7		
La Loja					5	
El Pendo						
Santian	15					
Pasiega	1	40	21	13	6	34

牡鹿	獅子	象	熊	野豬	人像	魚	鳥	食肉獸
16				3	10			
19		1			2			
1					1			
1		1				1		
								2
			1					
	1							
								1?
							3	
12		1			1			1

羚羊 — 3 — 2

(六) 加比新型洞壁藝術

一般稱爲『加比新文化』(Capsien Culture)，乃指地中海一帶舊石器時代後期之文化而言，因其樣式與法國西南部同時代者稍異，故有此特殊之命名。加比新文化期有四即：

(甲) 加比新前期 (Pre-Capsien)——舊石器時代早期

(乙) 早期加比新 (Alt-Capsien)——阿里尼安期

(丙) 中期加比新 (Tung-Capsien)——蘇流特里安期／馬特里尼安期

(丁) 末期加比新 (End-Capsien)——阿志里安期

加比新文化之發見地域，大概以非洲北部之突尼斯(Tunis)，阿爾H里亞(Algeria)爲中心。西班牙東南部，西西里(Sicily)，意大利也有發見。印度所見舊石器時代後期文化，亦有多少

類似。就其藝術言之，顯然與法國及西班牙北部者不同。洞壁描寫均不施於洞內而施於岩面。其描寫內容又多為獵狩場面，人物鬪爭及羣集跳舞圖。西班牙東南部所見此等岩面繪畫有以下各處：

（甲）Cogul洞在勒利大省（Province of Lérida）。岩面上之繪畫，篇幅長約二碼。全圖分為五部：頂端右方為一獵人殺野牛圖。左方圖為簡省紋樣象徵一獵人射殺赤鹿，另一已死之鹿倒於其旁。中間一圖，也同為獵狩場面。獵人手持木棍，赤鹿及牛羣在其周圍。下面右方一圖為人羣在跳舞狀，一般稱為『婦女環繞男子而舞圖』（Dance of women round a man）。表現人物躍動之姿態，至為活潑，計有婦女九人，環繞一男子於中間。婦女都穿同樣之衣服，腰部細小，頭部用三角形紋樣繪成。中間之男像甚小（圖三十三）。至下面左方之圖為一牝牛追逐獵人狀。又有山羊及牛羣參雜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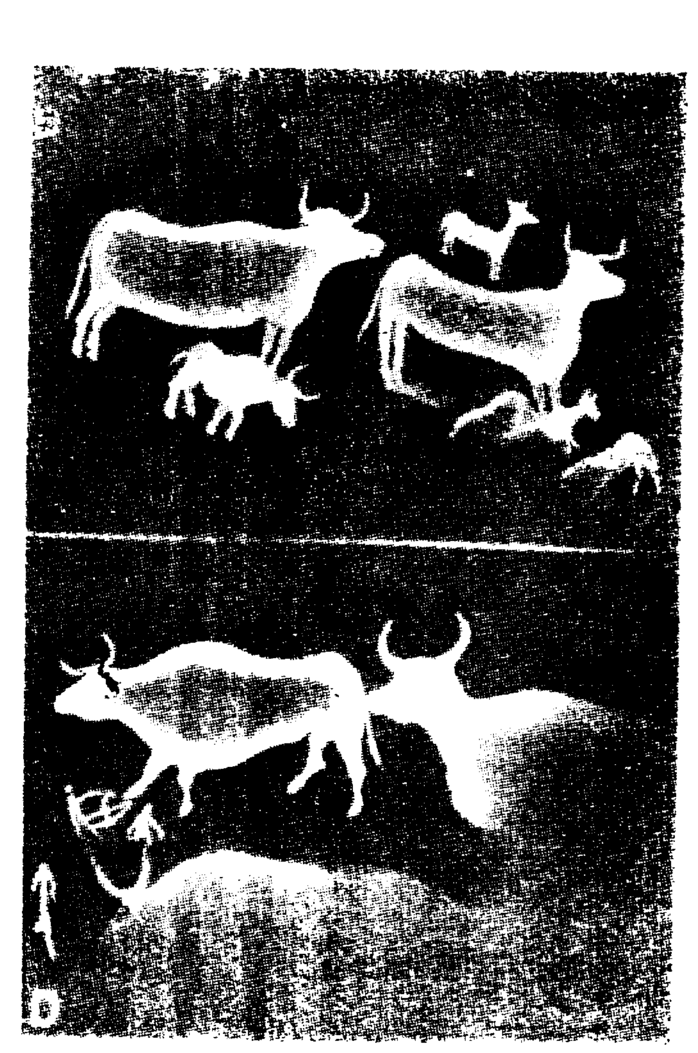
Cogul洞岩面之繪畫（圖三十三）

間，姿態生動。

(乙) Albaracin 洞：在阿魯伯連新市(Town of Albaracin)附近之岩洞，其表面即發見種種人物及動物繪畫。畫幅長約四碼。所表現者為牡牛二羣，五獵人立於中間，手持弓矢。人像甚小，三人以白色繪之，二人、繪以白色，牡牛繪以紅色。

相距不遠之另一岩壁，馳走之牡牛繪畫，滿佈壁面。牛之體部，先以白色敷塡紅色之壁面，然後於中央稍施玫瑰色彩(圖三十四)。就全體畫幅觀之，似原為彩色畫，因歷經風雨而脫色如此者。其表示動物走動之姿勢，尤為正確。

(丙) Alpera 洞：在阿魯伯塞(Albacete)及阿利康特(Alicante)之間。岩面上繪畫至為豐富。畫幅展開於名為(Cuev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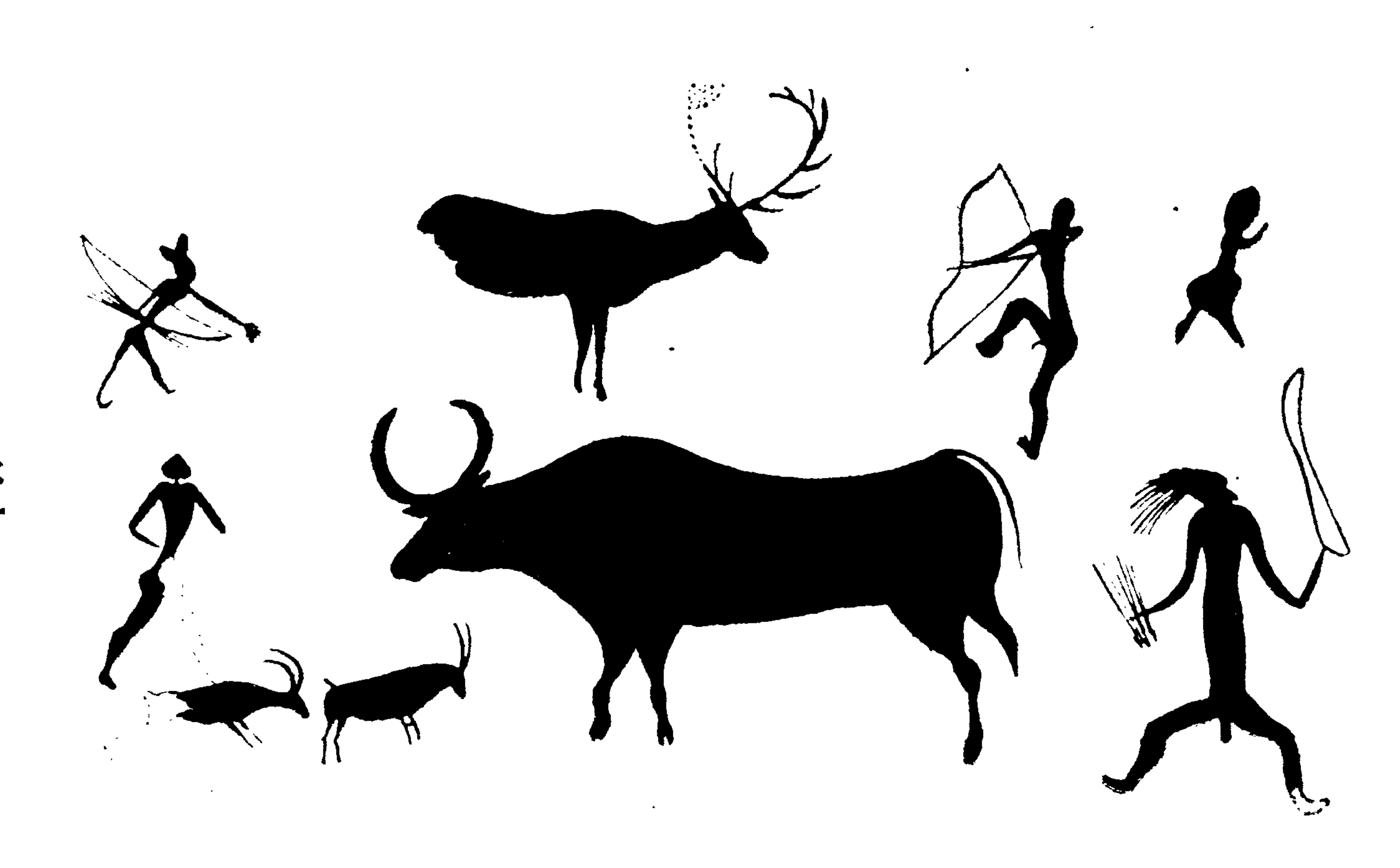
(圖三十四) Albaracin 洞之岩面繪畫

de la Vieja 及Cueva de Queso 二岩壁之上，包含動物圖像約百五十個。中可辨識者有赤鹿二十六，牡牛四，馬一，山羊三十，狼七，麋鹿一，小鹿二，紋樣三十。人像甚多，婦人三。所穿之衣服與Cogul 所見者同。男人手持弓矢。向動物作射狀（圖三十五），其他人物有奔走者，跪者，跳舞者。間有頭上纏以頭巾，似北美印地安酋長所纏者同樣。

此外，如 Minateda, Velez Blanco 等洞，同一樣式之繪畫，發見亦多。

（七）印度之洞壁藝術

印度後期舊石器時代之洞壁描寫，其內容與西班牙東南部之加比新型岩面繪畫有若干類似。亦為



（圖三十五）Alpera 岩面之獵狩圖

表現人物獵狩及跳舞場面。據現所知者有二處：

（甲）(Ghormangur) 洞：在印度北部之美沙堡地方 (Mirzapur) 一八八二年為科朋 (Cock-burn) 所發見。洞中之繪畫為獵人捕犀圖，獵人約四五，各持長槍向犀射刺（圖三十六）。據科朋所云：畫中表現之犀，為今日印度所不得見之動物，且獵人之槍，又似為骨製或石製之物，故可推知其為舊石器時代作品無疑。

（乙）Singanpur 洞：洞在印度中部之萊格地方 (Raigarh) 初為安特生 (C. W. Anderson) 所發見，布朗 (P. Brown) 等繼而調查。其洞穴位於一山之腹部，土人慣稱為『神聖之場所』(Ma-dir)。因崩壞而顯露出壁畫之一部分。畫作紅色，表現之圖像有獵狩圖、跳舞圖及各種動物圖形。



（圖三十六　印度(Ghormangur)洞之獵犀圖

動物以鹿、袋鼠、蜥蜴等爲主。觀其描寫內容及表現技巧，頗與西班牙(Cogul)壁面者類似（圖三十七）。

又安特生曾於洞口採集得瑪瑙石器多種，樣式亦全與西班牙加比新期者一致。

第四節　阿志里安期之藝術

阿志里安期爲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之過渡期。也即人類社會組織由圖騰制轉到氏族制之中間時代。社會經濟生產之變革，引起藝術樣式之變換是

（圖三十七）印度Singanpur洞之繪畫

必然的。故阿志里安期之藝術，完全脫離馬特里尼安期以前之寫實作風，而爲簡省形之象徵紋樣。

阿志里安期得見之描寫藝術無多，普通單卽指法國比利尼區 Mas d'Azil 洞出土之彩礫(galets colorés)而阿志里安一名稱，亦因其地層發見於 Mas d'Azil 之故。據伯特之研究，此洞所包含之文化層有九，卽：

(一)砂礫層

(二)早期及中期馬特里尼安層

(三)黃色黏土層

(四)後期馬特里尼安層

(五)黃色黏土層



(圖三十八) Mas d'Azil洞遺址

（六）阿志里安紅土層

（七）早期新石器時代層

（八）中期新石器時代層

（九）鐵器時代黑土層

彩礫即發見於第六層，介於舊新石器時代文化層之間。其共存遺物有骨針、骨叉及細石器，均表現其轉形期之樣式。

彩礫之形狀，多爲橢圓形。以紅色繪種種紋樣於表面。有直線、點線、圓點、十字線、彎曲線。間有構成原始文字，如E字形，M字形。然亦似象徵熊、象等動物形狀（圖三十九）。

伯特極力主張此爲史前時代人類原始之文字。以其用途不得正確之決定，尚無充分之證據。然

（圖三十九）Mas d'Azil 洞出土之彩礫

一般人類學者，均相信彩礫之用途，與澳洲阿龍泰（Arunta）人之『止令茄』（Churinga）同樣。據斯賓塞及基倫（B. Spencer and F. J. Gillen）所述，『止令茄』表面之紋樣，也同樣用線條及虛點表現人物及動物圖像，而被視為靈魂附着之聖物，為宗教儀式中必要之用具。

第三章 新石器時代的藝術

第一節 新石器時代之開始

舊石器時代終結，新石器時代的開始，巴爾吉（Burkitt）於史前史（Prehistory）中列舉其文化特徵有五。：即農業發明，馴養動物，製造陶器，磨製石器，後期又發明冶鍊金屬。

新石器文化存在最早之地域，一般都推古代東方諸國。約當西歐尚在舊石器時代末期，巴比崙，亞細亞西南部諸地已發明農業及製造陶器。如蘇薩（Susa）之發掘，陶器存在之地層，爲時約在紀元前一八〇〇〇年。埃及方面，新石器時代之開始，約也在紀元前一二〇〇〇年左右。

歐洲新石器時代文化，則受東方之影響頗大。當時克里特島（Crete I.），實爲愛琴海上東西文化溝通之中心地，就其島上美諾安時代（Minoan age）以前之陶器，技術與埃及人者頗形一

致。再由克里特而至希臘，西方新石器時代文化，始逐漸萌芽。

黑海沿岸諸地及中歐由羅馬尼亞直達多瑙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開始較後，為時約在紀元前五〇〇〇年。西歐法國及西班牙等地，繼續舊石器時代而來之新石器時代，則在紀元前六〇〇〇年左右。北歐斯干的那維亞（Scandinavia）之新石器時代，孟特流斯（O. Montelius）別為四期，即尖頭斧期，薄形斧期，厚形斧期，舟形斧期。約起於紀元前五〇〇〇年，終於紀元前二〇〇〇年。

以上各地新石器時代出土遺物中，其有藝術意義者，為陶器及巨石建築。如冰鹿期之工具雕刻作動物寫實形者，殊不得見。繪畫描寫，亦只三數象徵紋樣存留於西班牙東部及斯干的那維亞之岩面上而已。

第二節　陶器藝術

（一）陶器之製造

新石器時代人類，既依據土地以行農業生產，穀物之收藏，食物之烹飪，液體物之保存，均有使

用陶器之必要。故陶器大概在劍比尼安期已經存在。

原始陶器之製造，乃取黏土、沙石、貝殼等混合物爲材料，用手揑造。其法有三：

(1)手揑法：單以泥土用手按照所欲造之形式揑造。

(2)捲帶法：取泥土揑爲長帶，逐漸捲轉而成圓形容器。

(3)堆積法：先將黏土揑爲許多圓圈，堆積圓圈而成圓形容器。

陶器製成後，復於表面施以種種裝飾，其法有四：

(1)刻紋：用樹枝或木片等刻以凹形紋樣。

(2)印紋：用繩索或其他編織物印爲紋樣。

(3)塡彩：用顏料敷塡於所刻凹形紋樣之中。

(4)着色：在平滑之陶面上染以色衣，然後於色衣上描寫多彩紋樣。

今日新幾內亞土人之製造陶器，即用堆積法最多，也有用手揑法製爲盆皿形者。非洲土人亦用堆積法。新石器時代人類對於陶器之製造，各種方法均採用之。初時出現者，其樣式都甚簡單，表

面只磨刷光滑，不施何等裝飾。刻紋印紋等陶器則較爲後出。着色彩陶當爲新石器時代最進步之產物，如埃及、克里特各地後期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者，可見其一斑。

埃及之陶器，其製造技巧，尤爲世所驚嘆。據詳細分析之結果：陶器之材料中，常有石灰岩成分，可見當時埃及人已知純粹的黏土，不耐火燒，必須混以少量石英或石灰岩，以奠定其土質。又其圓形陶器之捏造，輪廓非常正確，與輪鈞製造者同樣。間又於表面上塗以赤鐵礦粉（Haematite），曬乾後，以小石磨刷光滑，然後經火。彩陶之色料，或用耐火力最強之白色顏料爲之，其製造陶器知識之高明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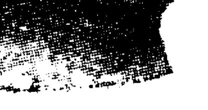
（二）陶器之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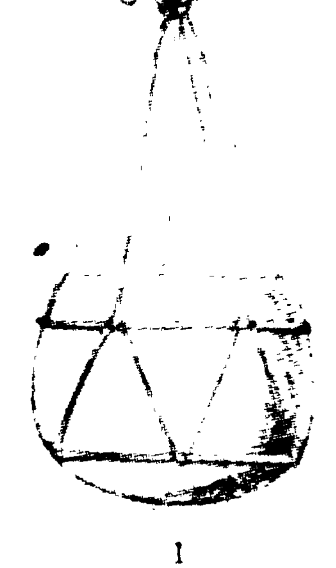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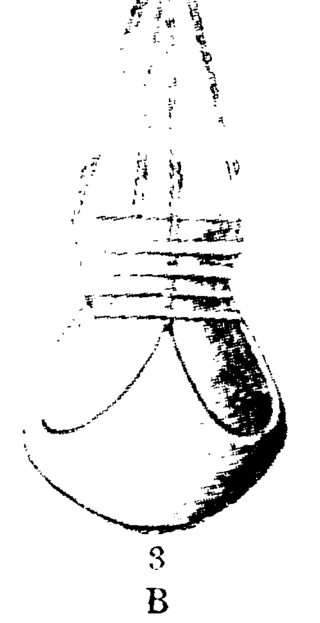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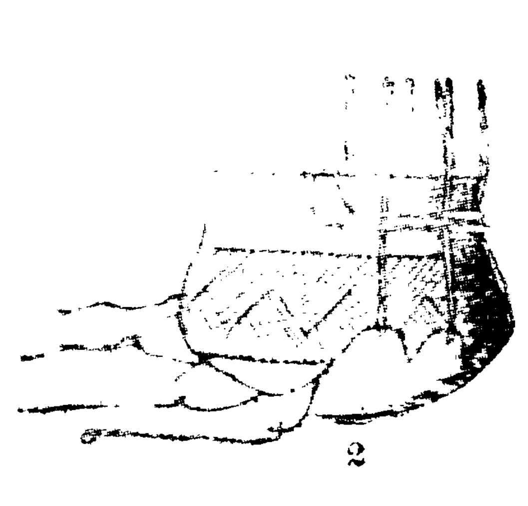
新石器時代慣見之陶器，大致上可分爲三類：

（一）帶紋陶器（Banded pottery）：爲新石器時代最原始陶器。器形都低頸、大口，表面印有或寬或狹之橫列平行帶紋。諸平行帶紋或作鋸齒狀橫過其腹部（圖四十A）。此種陶器，不列顛諸島以外，歐洲中部及西部均有發見。德國西南部及萊因河流域出土尤多。

（2）繩紋陶器（Corded pottery）：爲廣頸瓶壺之容器。表面印繩蓆紋，爲種種平行線紋，環繞瓶身。其印紋似於未經火前，用繩蓆緊縛懸吊而印成之者（圖四十B）。德國南部、瑞士、俄國等處，均有出土。

（3）尊形陶器（Calyciform pottery）：爲大形杯類之容器，直頸平底，表面磨刷光滑，而刻以彎曲帶紋或繩紋，小亞細亞、埃及、意大利、西歐新石

A　A　1　3 B　2

（圖四十）新石器時代之陶器　A 帶紋陶器　B 帶紋繩紋之起源

器時代遺址均有出土。

至其表面之裝飾紋樣，種類繁多，名稱不一，有所謂櫛目紋、齒紋、刷目紋、幾何紋。似不能概括為若干種類。然有一種紋樣，達銅器時代，變為最常見者即螺旋紋樣（Spiral Design）。新石器時代之陶器上所見之螺旋紋樣，僅於波斯尼亞（Bosnia）之巴美爾（Butmir），烏騰堡（Wüttemberg），加利西亞（Galicia）東部及南俄等處出土者而已。

新石器時代陶器之樣式大致如此，以下進而敍述世界各地新石器遺址中出土之陶器。

（三）阿諾與蘇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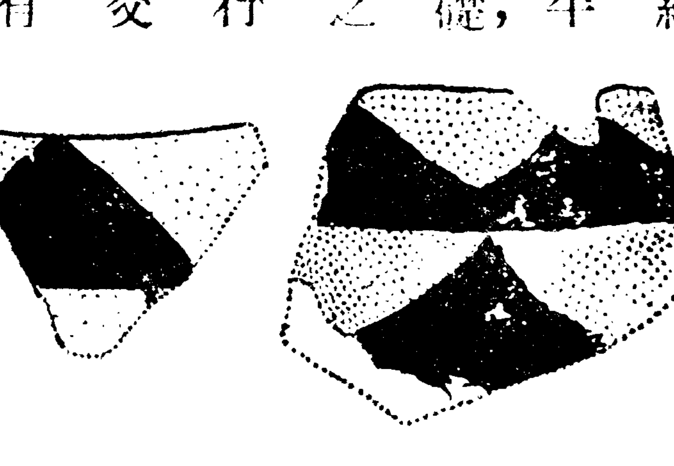
（1）阿諾（Anau）：突厥斯坦之阿諾新石器時代陶器，實為東方着色彩陶之代表。遺址在亞斯卡巴（Aschabad）附近。據滂伯利（R. Pumpelly）之發掘，新石器時代文化層發見彩陶破片甚多。可別為二種：一為小模精巧之陶器，一為粗陶。前者多為碗形，其底凸起，有足，平底，上半部向內方傾斜。表面常加以磨刷，呈褐色或黃色。且用黑色作種種紋樣。粗陶或為碗形，或為瓮形。瓮形者口邊有浮起帶紋。平底，表面呈綠、黃、白、褐諸色。有先着色衣而後施以紋樣，亦有直接於陶面上繪畫

紋樣者。

阿諾陶器之紋樣，蕭密特（R. Schmidt）將之別爲二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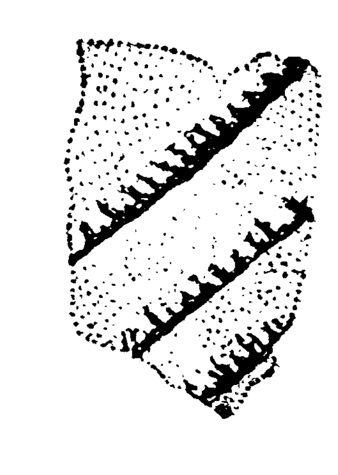
（A）取獨立的紋樣爲水平線的連續配置，以三角形最多。普通用許多三角形構爲數列，左右上下，互相連續，蕭密特謂之爲大幕紋樣。其他或於三角形之尖端，展開爲交叉形，或單作三角形之半部而並列之。且以格子紋及平行線數填其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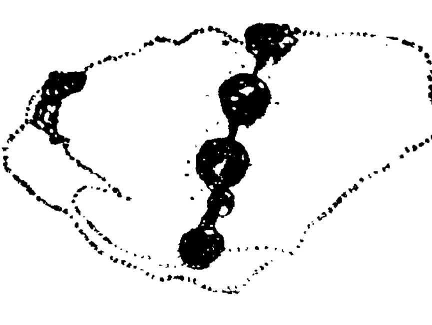
（B）取斜線構成帶紋：即以平行之斜線爲基礎，構成種種複雜之紋樣。有於二平行斜線中間填以交叉之十字紋者；有











阿諾陶器之紋樣（圖四十一）

以二線或四線保持一定之距離而塡菱形於中間者；有與大小不同之圓點結合而成爲佛珠狀者。其線條粗細不一，要都不出平行斜線，或交叉，或與三角形互相結合而成。

（二）蘇薩：波斯西部蘇薩遺址爲達·摩甘（J. de Morgan）所發掘，深約數公尺深之砂礫層，就有新石器時代陶器出現。爲低頸廣腹之甕類。表面飾以幾何紋樣及鋸齒形紋樣。據達·摩甘所稱：燒煉之方法不良，泥土也甚粗劣。較此等陶甕爲進步之黑褐色之陶瓶。表面之繪畫，極爲纖巧，有山羊形、四足獸形、水波形、三角形、菱形等等。

（四）埃及

埃及新石器時代墳墓之開掘，發見壺甕等之副葬品甚多。表面裝飾，頗有價值。有幾何紋及簡單之動植物圖象，然究不如銅器時代所見者之精美。

如據斯伯令（H. G. Spearing）於藝術之萌芽（The



（圖四十二）蘇薩出土之陶甕

(Childhood of Art) 中所述：埃及初期之陶器，只用白色線條繪紋樣於紅色陶衣之上表面且用手或木掃刷光滑。所繪之動物紋樣，均不互相連絡，人形尤其粗劣。

又一九二四年，比特利 (F. Petrie) 於佳亞 (Qau) 地方掘得一批新石器時代之陶器，均爲紅底或黑底，而以白色描寫動物或人像於其上。腹部之泥質，極爲良好，兩旁之紐孔雖薄，然甚相稱。

（五）克里特及希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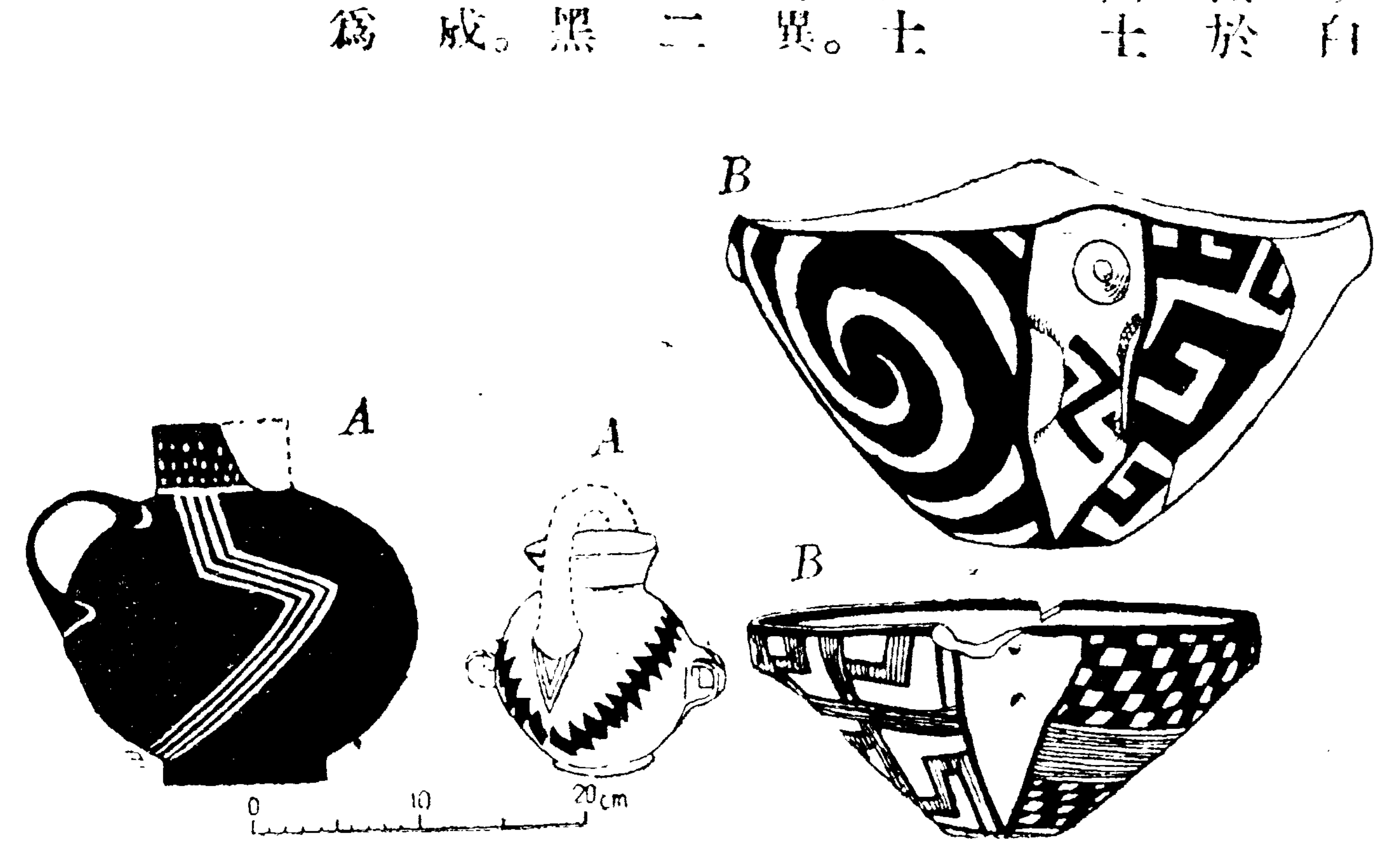
(1)克里特島上史前時代遺址，以克諾索斯 (Knossos) 最爲著名。據伊文斯 (A. Evans) 之發掘，深約八碼之處，新石器時代陶器便有發見。爲手揑品而無印刻紋樣。次則出現幾何紋之陶器。器形似爲大口之壺罇。兩旁稍施磨刷。屬於中期新石器時代者，表面間有刻以紋樣，且塡以白彩有帶紋、楔紋，植物莖葉紋。其彩陶之紋樣至爲可觀，然多屬於銅器時代以後者。

(2)希臘：希臘新石器時代可分爲二期：卽前期新石器時代（紀元前六〇〇〇年——二〇〇〇年）及後期新石器時代（紀元前三〇〇〇年——一五〇〇年）。從帖撒利 (Thessaly) 及希臘中部出土之前期新石器時代陶器，已具極進步之技術。如壺甕等陶器，均爲厚手製造，表面

施以刺突紋樣，有鋸齒紋，小點，幾何紋。着色彩陶，有以白色爲色衣，而於其上描寫黑黃褐等色之紋樣。或直接於紅色之陶面上繪以白色之紋樣。中部及南部一帶出土者，多爲黑色粗陶，取瘤狀紋裝飾其表面。

後期新石器時代陶器，以達美尼（Dimini）出土者爲代表。有所謂達美尼式之着色彩陶。與前期者有異。可細分爲三類：第一類，赤色陶衣上施以白色紋樣。第二類黃色陶衣上施以茶色紋樣。第三類白色陶衣上作黑色紋樣。其紋樣之要素，都由幾何紋及螺旋紋綜合而成。器之內面，也塗彩色，且內外之紋樣，各有不同。器形均爲大口狹底之碗類。

（六）中歐方面



（圖四十三）希臘新石器時代之陶器 A.前期 B.後期達美尼式彩陶

歐洲中部多瑙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也可分為二期：

（A）多瑙文化第一期：陶器極為優美，表面光滑，刻以螺旋紋及卍字形紋樣。刻紋較淺。着色彩陶，全不得見。器形為球形或半球形之壺類，兩旁或附以瘤狀之耳。波斯尼亞（Bosnia）之巴美爾出土者可為代表。另有一種刺突紋陶器，出現於捷克斯拉夫之波希米亞（Bohemia）。為壺鉢類之容器。表面刺以虛點及短線連成種種平行線之紋樣，且敷塡白色於其間。

（B）多瑙文化第二期：陶器出土之區域：從塞爾維亞（Servia）北部之伯爾格刺德（Belgrade）起，到德國之奧德河（Oder R.）中流一帶。器形為皿形，基底附以台腳。表面都不施刻紋樣，間有鑲嵌以螺旋形之浮紋。或於陶器經火後，再塗紅黃白等色彩。其裝飾似較貧乏。

至德國易北河（Elbe R.）及威息河（Weser R.）一帶出土新石器時代陶器，與多瑙河流域所見者又完全不同。觀其器形，寧可謂其與北歐斯干的那維亞者一致。表面裝飾，且具有特飾之作風。即集U字形、山形而構成菱形或三角形之帶紋，環繞頸上。肩部則施以垂直線之紋樣。波蘭維斯杜拉河（Vistula R.）以南及加利西亞出土者也同樣。

德國中部，尚有繩紋陶器發見。其中心地爲紹倫吉安森林地方（Thuringia Forest）。形式頗爲原始，有用水平線之繩紋飾其表面者，也有用羽狀紋者，可與丹麥單獨墳中出土者互相比較。另一種頸部作漏斗形之陶瓶，表面亦施以繩紋。

（七）阿爾卑士山一帶

阿爾卑士山一帶新石器時代湖上住居遺址出土之陶器，其表面裝飾，極爲可觀。瑞士紐沙德爾湖（Neuchatel）上遺址之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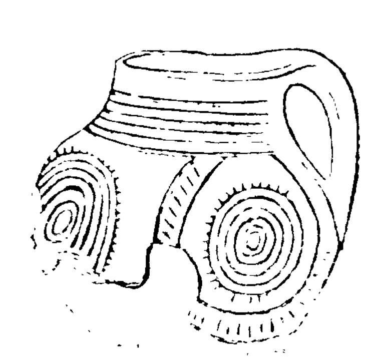
（圖四十四）中歐新石器時代之陶器（上）第一期（下）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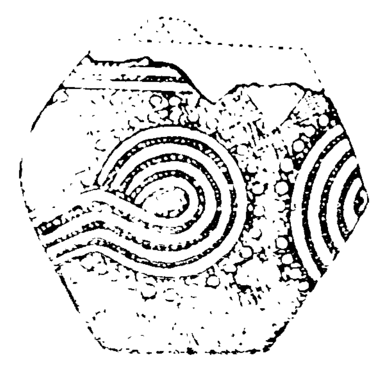
掘，地層有四，即：新石器時代下層，新石器時代中層，新石器時代上層，金石並用時代層新石器時代各層所見之陶器，大都爲盆形之黑色陶，陶牆極薄，燒工良好，而表面光滑，間或於頸部嵌以浮起之帶紋。然無其他紋樣裝飾。匹德斯湖（Federsee）出土者，表面裝飾反甚豐富，多以點及線條構爲鋸齒形、卍字形紋樣，都甚精美。

上部奧地利門德司（Mondsee）湖上住居遺址出土陶器頗多，陶面慣以白色泥土，鑲嵌浮紋爲裝飾。有螺旋形卍字形（圖四十五）。加尼拉（Carniola）之拉巴止（Laibach）出土者亦同樣。

東阿爾卑士山之斜面，亞爾德欽（Allheim）遺址所見之陶器，頗與瑞士紐沙德爾湖新石器時代中層者相似，同爲盆形。然表面之鑲嵌浮紋，又與門德司者一致，有螺旋形及太陽形紋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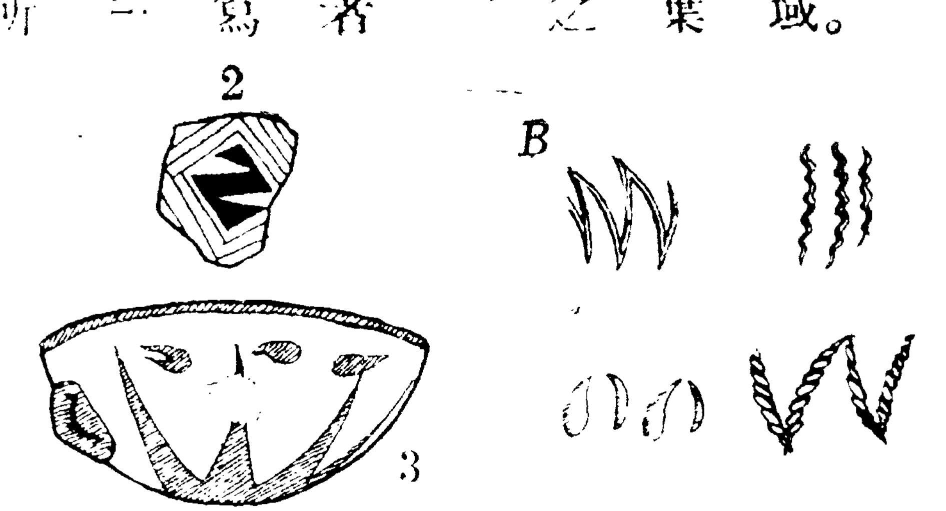


（圖四十五）門德司出土之陶器

（八）意大利半島

意大利南部與西西里島，新石器時代形成一文化中心地域。陶器之製造尤爲進步。陶面慣施以簡單而優美之刻紋，有旋狀葉形、三角形。西西里喀大尼亞（Catania）出土者，尤具特色。刻紋之中，塡以色彩，或紅或白，與克里特島者相似。

意大利南部出土之着色彩陶，器形及裝飾紋樣，似又與前者有異，如東南部之亞布里亞（Apulia）地方出土者，普通描寫黑色之紋樣，有三角形，Z字形。其耳或作牡牛頭塑像。利波里（Lipoli）出土者大致相同，然曲線紋甚少。維伯拉達（Vibrata）所見之陶片，紋樣有作風車形。西西里島上馬格拉希巴（Megara Hyblxa）出土之着色彩陶，則以黑色或紅色描寫多彩紋樣，有海星形、波紋等等。



（圖四十六）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出土之陶器

A. 1. Molfetta出土 2. Matera出土 3. Megara Hyblxa出土

B. 兩地陶器上慣用之紋樣

西西里新石器時代後期文化，轉而以北岸之維拉濺烈(Villafrati)爲中心。陶器表面多只刻以極尖銳之紋樣。器形爲鐘狀。紋樣都排列爲平行線之帶紋。意大利新石器時代後期文化，至今雖不甚明瞭，然在哥巴·達拉·尼維加泰(Coppa della Nevigata)遺址中層出土之陶片，形狀大致與維拉濺烈者相同。

（九）西歐方面

伊伯利安半島(Iberian)上，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約有二個中心地：即東南部亞爾美里亞(Almeria)，西班牙中部，葡萄牙及西班牙北部。陶器以亞爾美里亞出土較多。然表面均無裝飾，甚底尖細不平；或短頸而腹部如球形。西班牙中部出現者，反有鋸齒紋及刺突紋之裝飾。葡萄牙方面，從巨石墳中發現者，亦用鋸齒紋。

法國爲新石器時代巨石文化之中心地，其陶器則無一定之樣式。如維利猶夫(Villejuif)出土之陶片，表面所施之曲線紋樣，與多瑙河一帶之刺突紋樣相似。一方面，布勒塔尼(Brittany)巨石墳中發見者，又與葡萄牙者同類。查蘭德(Charente)方面之陶器，常帶紐孔而尖底，表面刻以

鋸齒形之帶紋。

（十）不列顛諸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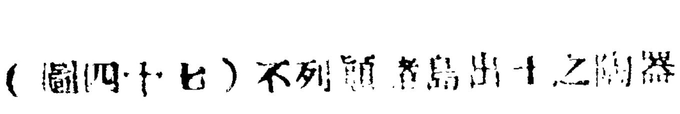
不列顛諸島所見新石器時代之陶器，如蘇格蘭亞尼格利（Almaree）出土之陶盆都圓底而少施裝飾。萊止（Largie），基爾麥頓（Kilmarton）等處者，廣口尖底而呈黑色，表面有垂直之褶紋與基尼（Orkney）出土之盆亦呈黑色，口之邊緣施以鋸齒形之帶紋加夫尼斯（Caithness）及蘇則蘭（Sutherland）巨石墳中發見者樣式相同。英格蘭方面之陶盆，也只於口邊飾以繩紋，至無藝術意味可言。

（十一）北歐方面

北歐斯干的那維亞半島新石器時代之四文化期中尖頭斧期所見陶器較少。薄形斧期始於巨石墳中發現高頸之陶瓶，表面刻以垂直之線條。至厚形斧期，陶器







（圖四十七）不列顛諸島出土之陶器

製作極爲進步，器形有高頸者，尖底者紋樣有繩印紋，鋸齒紋。着色彩陶及高頸陶器尤見盛行。最後角形斧期之陶器，反而不施裝飾。

波羅的海之亞蘭羣島(Aland)及芬蘭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之陶器，其裝飾較爲異樣。有所謂櫛目紋陶器。初期者只加刺孔於表面，後逐漸作櫛齒形紋樣。芬蘭出土尤多。然達新石器時代後期，繩紋及羽紋陶器反佔重要位置，櫛目紋陶器忽然中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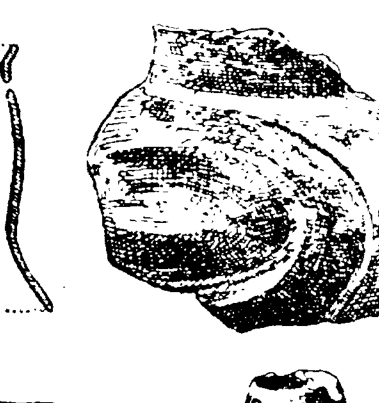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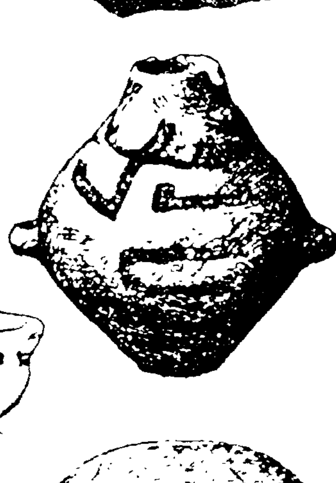
（十二）黑海沿岸

黑海沿岸之草原地帶及俄國中部之平原地帶，新石器時代之陶器，與古代米索不達美亞、蘇薩、阿諾等處同樣，爲極優美之着色彩陶。其文化期可分爲二。前期者以喀爾巴阡山脈（Carpathian Mts.）以西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一帶爲中心。伊羅斯特（Erösd）出土之陶器最具特徵

伊羅斯特之着色彩陶，極有美術趣味，表面繪以種種彩色紋樣，有螺旋紋及卍字形，間有施以白色黏土之浮紋，燒工亦甚良好。

庫庫特尼（Cucuteni）遺址，A層出土之彩陶，其裝飾與伊羅斯特者一致普通亦以赤褐色描寫螺旋紋於表面。器形都為壺鉢之類。更東至特紐伯爾河（Dnieper下）畔基輔（Kiev）附近之特萊波里（Tripolye）同時代之陶器，也多用螺旋紋樣為裝飾。然器形有所謂雙眼鏡形陶器，又與前者稍異。

新石器時代後期之着色彩陶，可以庫庫特尼B層出土者為代表。烏克蘭一帶亦有發見。螺旋紋樣稍改變其形式，成為圓與切線之種種圖案象徵自然物之紋樣，至為發達，慣填於幾何紋之間


（圖四十八）德蘭斯斐尼亞出土之彩陶

（十三）我國黃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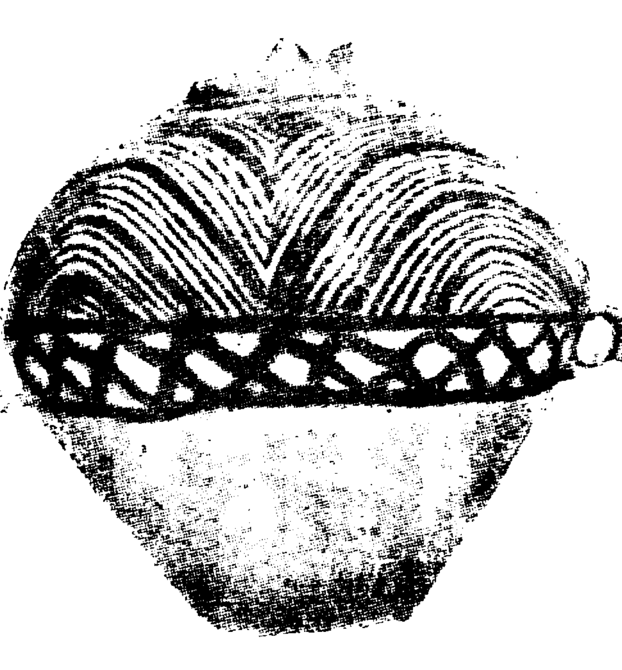
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之發見地域，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甘肅、青海、山西、河南各地發見着色彩陶，尤為豐富。今就其要者略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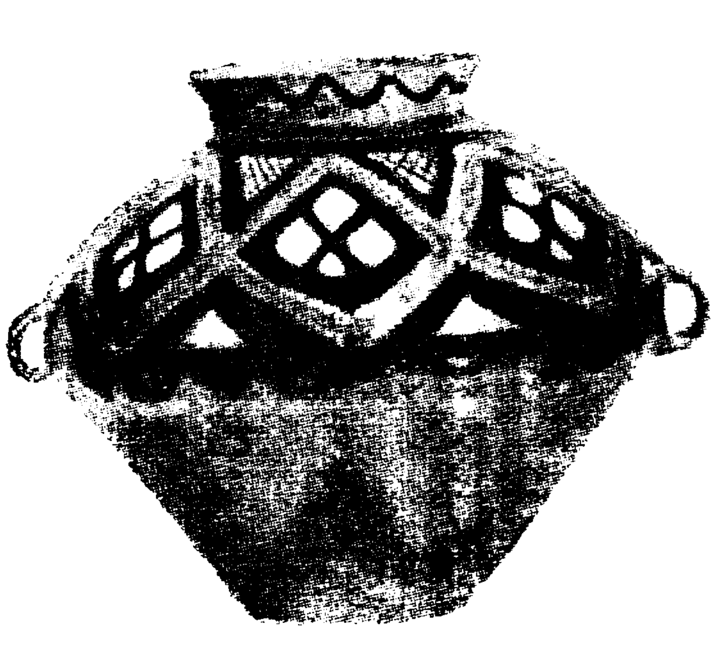
甘肅、青海二省交界附近地方有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安特生(J. G. Andersson)將其文化別爲六期，爲時約從紀元前三五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計有齊家期、仰韶期、馬廠期、辛店期、寺窪期、沙井期。前三期屬於新石器時代，後三期則屬於金石並用時代。各期所見之陶器如下：

齊家期：陶器之頸部極高，兩旁有耳。表面磨刷光滑，印有蓆紋，藍紋。

仰韶期：與河南仰韶村出土者相同。（詳見後）着色彩陶，尤爲重要。紋樣繁複，有鋸齒紋、太陽紋。顏色有紅黑兩種。

馬廠期：多爲着色陶甕。紋樣有方格形帶紋、波紋。另一種小件陶器，口之邊緣，施以縱橫線條及





甘肅出土之彩陶（圖四十九）

橢圓形，三角形等紋樣。

辛店期：陶甕表面之紋樣，極爲進步。以黑色線條居多。有波紋，三角形。象徵動物之簡省紋樣有犬形、羊形、鳥形等等。

寺窪期：陶器形狀，有甕及鬲。甕面遍施彩色紋樣，約與前期者同。

沙井期：着色陶器之紋樣，以鳥形紋爲最具特色，與蘇薩見者頗相類似。

山西省夏縣西陰村之新石器時代遺址，一九二六年爲李濟所發掘。地層有五：即黃土層、石灰層、灰土層、泥土層、浮土層。灰土層中發見陶片甚多。粗陶表面印有繩紋。呈灰黑黃等色。彩陶有二類：一爲先着色衣，然後施彩；一爲不作色衣，直接施彩於陶面上。色衣有紅白二色。紅色衣上所描寫者爲黑色紋樣。紋樣係由縱橫線、圈點、三角形、初月形、鏈子、格子、寬條、窄條等集合而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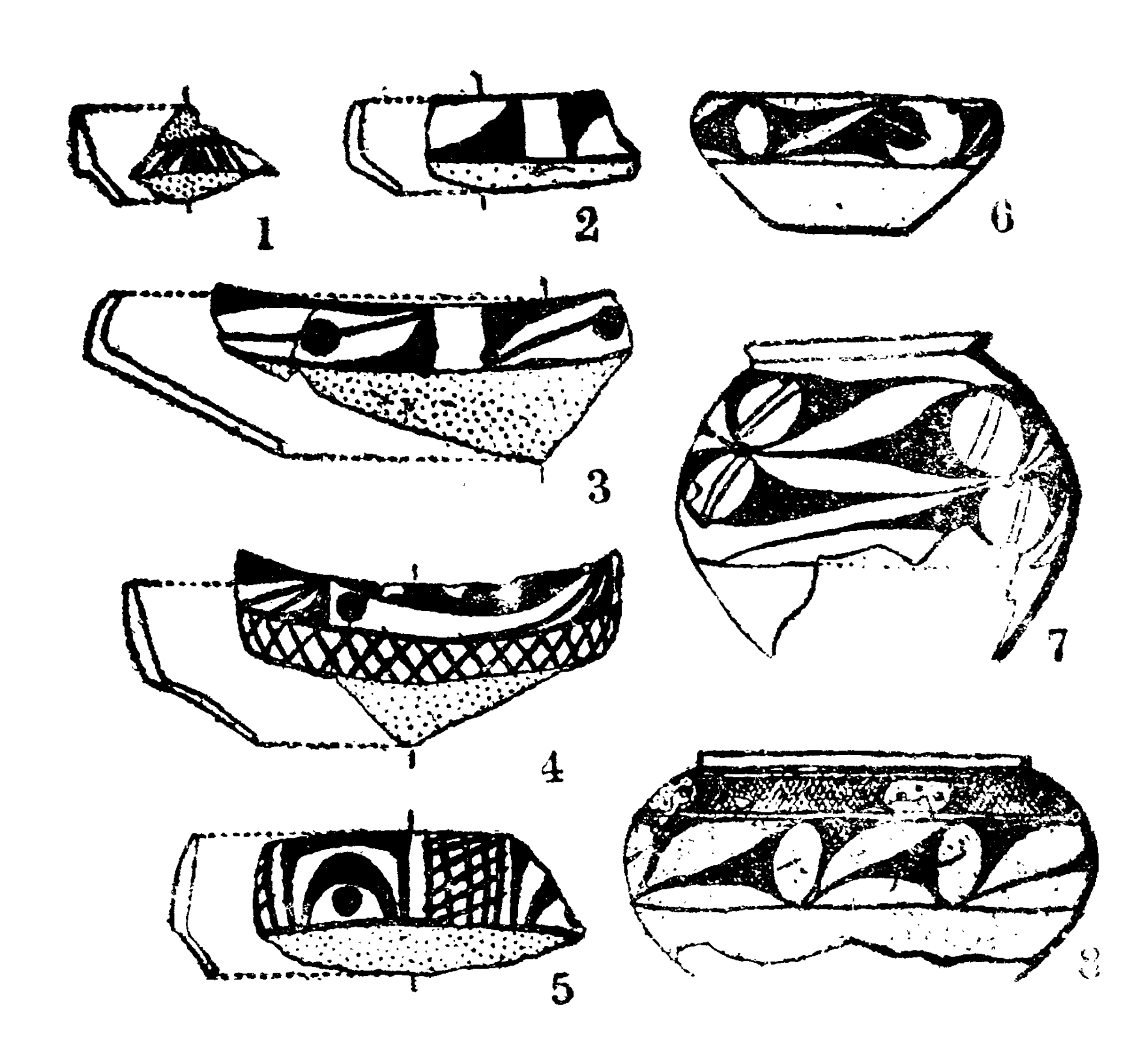
萬泉縣之荊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陶器也甚多。粗陶有作鼎、鬲、甗、尊、罐、甕、盆、洗、碗、盤等形。甕高約三尺，下部印有篦紋，中部有刻紋，上部光滑，蓋上刻植物葉形，其裝飾之特異如此。其他陶器，外內部刻紋樣，約有十餘種。其一陶片，刻爲龜形。上又有用鳥頭鴞頭爲耳及裝飾者。着色彩陶，多用黑

白紅三色黑色最普通，次爲白色，紅色較少。黑色則施於紅地上。其紋樣有點、線、三角形、魚形、蟬形、蛇形。

河南方面，仰韶村及秦王寨出土之着色彩陶最爲著名。約有二類：一爲白地而施紅黑色紋樣者，一爲素地（即紅泥土而不着色衣）而施紅黑色紋樣者。紋樣有目形、三角形、方格形、螺旋形、同心圓等。

無彩陶有罐形，底部有孔。又有豆形容器，其足甚高。外如淺皿，帶柄鬲，帶耳鬲，尖底容器等，表面或施以繩印紋。

（十四）西伯利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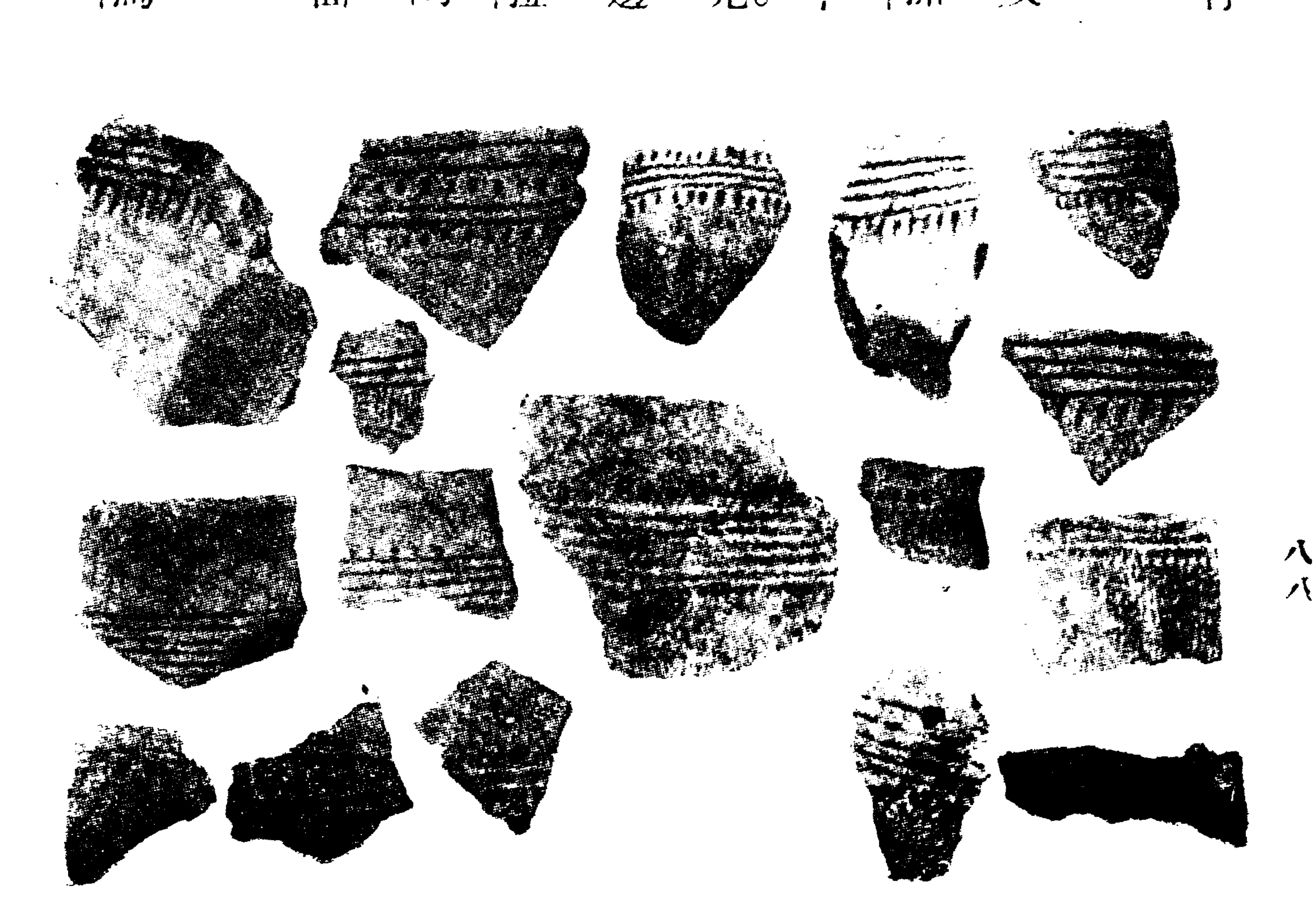


（圖五十）山西出土之彩陶　1-5西陰村　6-8荆村

西伯利亞新石器時代陶器，其發見地帶，有下列四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爲伯令海（Bering Sea）及鄂霍次克海（Okhotsk Sea）沿岸一帶。經佐孫（W. Jochelson）等之調查，堪察加半島（Kamchatka）沿海周圍，均有新石器時代陶器發見。北部之繩紋陶器，發見尤多。紋樣慣施於口之邊緣。有直線平行紋，並列點紋，曲線等之配列。納拉志瓦湖（Nalacheva）附近發見者爲內耳陶器。即盆形之陶器，於口之內側附以三個耳。表面紋樣甚少，只在口邊內外捏以平行線之浮紋。

第二個區域爲貝加爾湖（Baikal）附近。烏



（圖五十一）堪察加北部發見之繩紋陶器

蘭・克特(Ulan-Khada)及伯斯鎮居亞(Posolnaya)得見之陶器，其紋樣以桿狀刻紋最多，次為繩席紋，再次為櫛目紋。器形都狹口圓底。紋樣施於頸部，間參以鋸齒帶紋。昂格拉河（Angara R.)流域之哲特伯克(Chadobek)方面櫛目紋陶器特多。櫛目之排列或為平行線，或為並列之點，或為垂直線。口邊或印以繩席紋。至拉斯布丁(Rasputin)一帶，繩紋陶器，極為豐富。

第三個區域為葉尼塞河(Yenisei R.)上流之巴特尼(Bateni)屬於新石器時代末期之墓墳中出土之殉葬陶器，多為尖圓底之甕。平底之盆也有之。表面遍施櫛目紋及並列之斜線，類似繩紋之點線間亦出現。

第四個區域即鄂畢河(Obi R.)及托波爾河(Tobol R.)流域。遺址甚多。出土陶器均以櫛目紋為裝飾，與芬蘭方面出土者類似。器形有尖底及平底二種。

（十五）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貔子窩東老灘附近之高麗寨，單砣子史前遺址之發掘，發見新石器時代之陶器作鬲甗形者，大體都保存最原始之形式。表面呈青鼠色、灰褐色等。單砣子方面，單色陶及彩陶均有出

土單色陶主要者爲盆碗壺杯等形。製造粗劣。表面呈黝黑色、黄褐色、赤褐色等，彩陶多爲壺形，其色紋樣施於口頸部至腰部之間。或以直線帶紋構成幾何紋樣，或作鱗狀紋。彩色有紅白黄三種。據分析其顏料之化學成分如下：

紅色：酸化鐵（紅殼）(Fe_2O_3)

黄色：酸化鐵（黄土）加酸化鉛。(Al_2O_3 + (Fe_2O_3)

白色：硅酸鹽（黏土）+ SiO_2)

旅順老鐵山附近之牧羊城，一九二八年爲原田淑人等發掘，屬於新石器時代之陶器，較之單砣子者爲原始。器形以壺甕鬲等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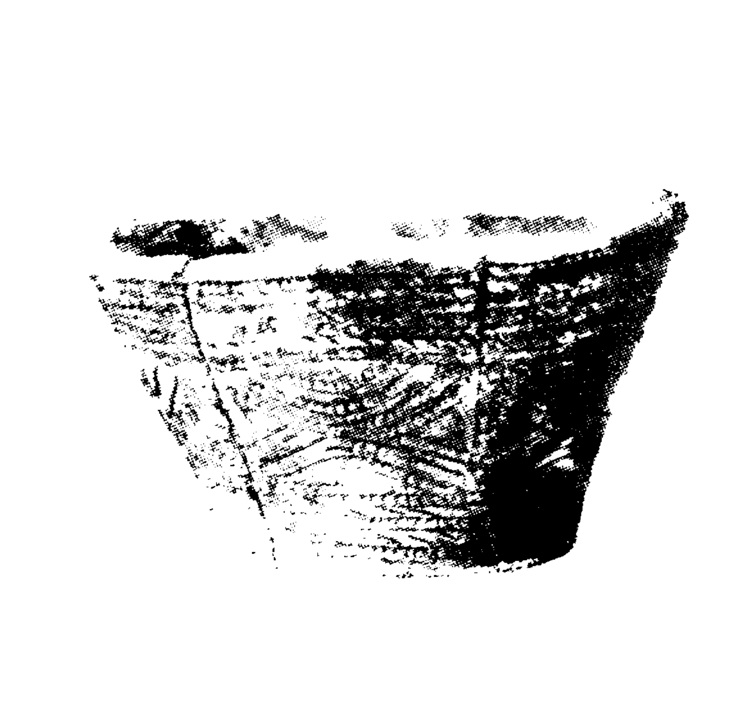
（圖五十一）貔子窩單砣子發見之陶器

表面稍加磨光。口頸部有繞以橫線；有加作點線、橫線、斜線等之飛白紋；有施以縱線紋、格子紋、斜格子紋、平行紋、三角形等之單純的幾何紋樣；有繩印紋等等，不一而足。腹部也飾以同樣之幾何紋樣。其耳作凸起之浮紋。底部甚厚，有平底、尖底。或有台腳，而施以並列之縱線及斜線於周圍。

（十六）日本方面

日本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主要形式有繩紋陶器及彌生式陶器二種。彌生式陶器因發見於彌生町得名。為一種壺形容器。頸部繞以小粒之圓點，下部施羽狀繩紋。繩紋陶器較之彌生式陶器為原始，貫通新石器時代，均有發見。東日本如奧羽地方最多。就其樣式發展之

B　　A



（圖五十三）日本新石器時代之陶器　A彌生式陶器　B繩紋陶器

過程，可別爲四期：

（1）前期繩紋陶器：有所謂諸磯式、圓筒式、纖維式、蓮田式、指扇式、茅山式、三戶式、田戶式等名稱。三戶式及田戶式最爲原始。器形都爲圓筒形及鉢形。三戶式及田戶式則尖底。表面呈黑色或黑褐色，且不呈現繩紋。茅山式陶器始有繩紋捺印全面。諸磯式陶器則無規則地施以爪狀、弧狀、波狀之繩紋。以後諸類，乃逐漸出現固定之紋樣。

（2）中期繩紋陶器：有陸平式、阿玉台式等名稱。器形甚大，呈黑褐色或褐色。有筒形、鉢形、甕形、壺形、皿形。繩紋概作突起之粗條曲線。

（3）後期繩紋陶器：有堀之內式、大森式。均爲薄手陶。前者紋樣爲凹線條。後者多用螺旋紋，結繩紋，至爲複雜。把手製造也甚精巧。着色彩陶本期也有發見，朱色最多，爲繩紋陶器中之最精彩者。

（4）末期繩紋陶器：有安行式、陸奥式。前者爲關東特有之形式。紋樣已退化而只見諸口邊，餘都素地。繩紋也極簡單。後者從來有所謂奥州式、龜ケ岡式、出奥式、津輕式等命名，大都小件器物。繩紋纖細，多用消磨紋。雲紋、羊齒紋亦有之。

彌生式陶器，多發見於西日本。新石器時代只見其一部分，金石並用時代始達其興盛期。九州地方出土特多。瀨戶內海一帶亦見之。器形普通為甕形。口邊有粗點之刻目，腹部施以篦刻紋。筑前國遠賀郡出土者，紋樣有縱橫列及斜列之篦刻紋。中國地方以東發見者則施以櫛目紋。

第三節　巨石建築

(一)巨石建築之種類及其分佈

新石器時代人類，由於萬物有靈信仰及祖先崇拜之結果，產生了巨石建築 (Megalithic Buildings)之特殊文化，人類學者稱之為巨石文化(Megalithic Culture)。其建築之樣式，皮特(T. E. Peet) 於所著巨石紀念物及其建築者概論(Rough Stone Monuments and their Builders) 中，分別為六類：

(1)三石(Trilithon) 樹立二石於地上，以一石覆其頂端。

(2)桌石(Dolmen) 以二石以上建築其基底，頂上覆以一巨石。

（3）石道墳（Corridor-tomb）：即法語之 Allées couvertes。建築為石道及石穴之墳墓。

（4）立石（Menhir）：單獨樹立一巨石。

（5）列石（Alignement）：將許多立石排為行列。

（6）環石（Cromlech）：排列許多立石為圓形或橢圓形。

如詳細地考察各地之巨石建築的樣式，以上六類，似可括為巨石墳及立石二類，餘者為互相演進之結果，試略述之。

巨石墳：最初當由三石演變而得種種複雜的樣式。為當時氏族社會中之公共墳場。三石建築之樣式尚屬簡單，然進而成桌石則為石道墳等一切巨石墳之原始形式。其構造稍有藝術意味。初時之桌石用石四塊為牆壁，造成長方形之塚穴，以一長方形之石蓋於頂上。前方一牆石深埋地下，露出土面之部分，較其餘者為低，是為塚穴之入口（圖五十四）。普通之桌石，長約五英呎至七英呎。廣二英呎至三英呎半。高約三英呎至五英呎之間。達進步期者，牆壁之石，乃增加至五六塊，石穴之面積也逐漸擴大。同時在其周圍滿佈立石，成為矩形之石籬。

桌石進化爲石道墳，尙有其過渡形式。即一種桌石，以泥土埋沒其四周，僅露出頂端之一石。其後則增加泥土埋沒頂端，乃成爲石道墳。石道墳之塚穴，多作圓形或橢圓形。四周之石雖也建爲圓形或長方形。石道墳之高度約五六英呎，闊二十英呎至三十英呎之間，長度往往伸延至五十英呎以上至百英呎之間。甚者達二百英呎。此等巨石墳塚，丹麥、挪威、瑞典、法國、德國北部、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非洲北部、印度等處，均有存在。日本之古代石墳，濱田耕作亦謂其與北歐者類似。

次爲立石。列石及環石都由立石進化而來，其理至明。立石或爲當時人類對於自然崇拜之偶像，如法國所見者，有刻爲人形，尤可置信。列石及環石，或爲宗教場所之特殊



（圖五十四）桌石之樣式（Bornst島）



（圖五十五）法國布列塔尼半島加諾地方之列石

佈置，亦未可知。立石見於法國及英國最多，據達志烈 (J. Déchelotte) 所統計，法國立石遺址約有四千五百處之多。

法國布勒塔尼半島上之列石，規模極大。如加諾 (Carnac) 地方之列石，其一處，以一千二百個立石，排爲十一列。前後貫通三千英呎之間，兩端互相連絡，構成長方形（圖五十五。）與此相距一千英呎左右，復有列石一處。用九百八十二塊立石，列爲十一行，延長至三千五百英呎之遠。另一處則有十三列立石，貫通五百英呎之遠。各處列石所用之石，爲長方形之花崗石。大者長約二十英呎，小者呎餘。其建築工程之宏大可見。

不列顛諸島上也有環石的遺址。印度南部如巴卡達拉 (Bakadara) 及比特達拉 (Betadara) 二地之列石，規模之大，不遜於法國所見者。日本之立石及石神，據鳥居龍藏所稱：亦爲巨石建築中立石之一種。計今日所發見者石神有十八處，立石有十四處。

（二）巨石建築之雕刻

新石器時代的巨石建築，其樣式富有藝術意義外，間有於立石或巨石墳之石塊上，施以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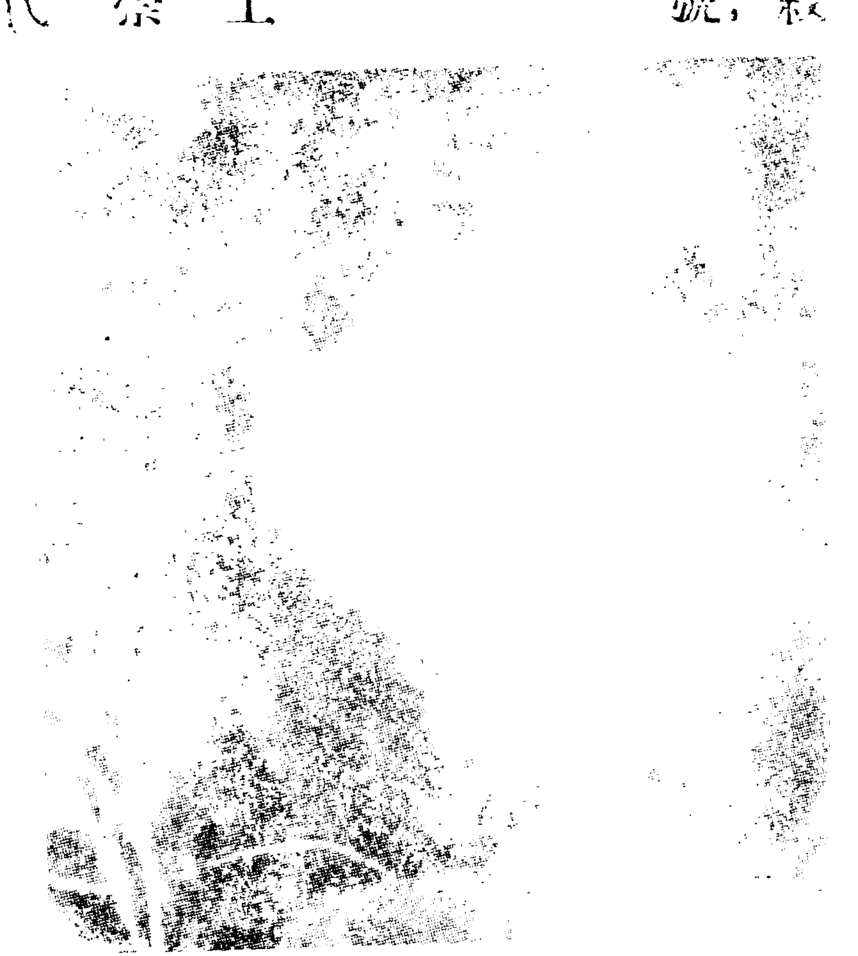
表現種種象徵紋樣者。

法國布勒塔尼半島上之刻石，普通都施以雕刻，最著[illegible]（[illegible]）（圖五十五）之瓦蘭尼斯島（Gavr'inis I.）之立石上之文凡均有線雕，有為無數之同心之半圓形及螺旋紋樣，斧形也有描寫。羅曲馬利魁（Locmariaquer）之桌石表面刻以有柄之斧形。巴利斯‧比烈特斯（Pierres Plates）及曼尼‧発特（Mane-Lud）之巨石墳所刻紋樣為完整之圓圈，中間置以一點。又亞爾遜（Arzon）地方之桌石表面之線雕，當為曲線及人類的足狽。此種紋樣，究其象徵何物，諸說紛紛，頗不一致。達志烈雖說巴利斯‧比烈特斯之圓圈紋樣及瓦蘭尼斯之同圓心之半圓紋樣為人類顏面之象徵，然尚未得到一般之公認。

法國之外，據巴爾吉所云，葡萄牙、瑞士、亞爾隆斯、斯干的那維亞、英倫、蘇格蘭、愛爾蘭等處之巨石建築物中，均有線雕藝術存在其間。

就愛爾蘭之巨石墳上所有之線雕，最慣見之紋樣有幾何紋、螺旋紋、菊花紋、菱形（圖五十六）、山形等。一部分似屬於銅器時代之作品，然如作幾何紋、菱形紋、螺旋紋者，確係出於新石器時代巨

石建築者之手無疑，其他以圓點與圓圈構成種種紋樣者尚多，意義殊難明瞭。要之，或爲記載死者之名號，或代表其魔術用意，與當時宗教信仰關係至切。



（圖五十六）愛爾蘭巨石墳上之線雕

第四節　偶像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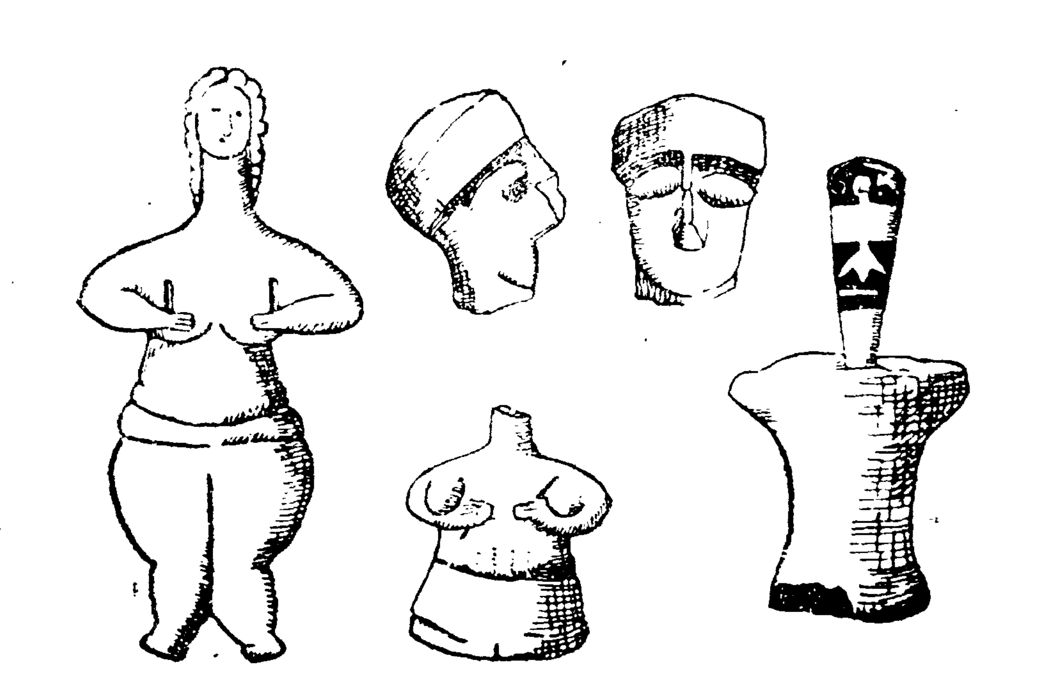
新石器時代人類依據土地以行農業生產，與土地之關係，至爲密切，反映於宗教信仰上則有地母崇拜。據太婁 (J. M. Tyler) 於北歐之新石器時代 (The New Stone age in Northern Europe) 中所述，地母神崇拜爲新石器時代最普遍之信仰。故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中，與陶器同時出現之象徵地母神之女性土偶，亦非孤獨的現象。而法國英國等處之巨石建築遺址中，女神偶像之雕刻也極多見，均表現出特異之作風。

克里特之克諾索斯遺址出土之土偶，其面顏極不完全，只有雙眼，胸部有乳房突起，臀部肥大，

雙手屈曲於腹部之間。間有缺少頭部者。希臘帖撒利方面出土者，亦與克里特者同一樣式，為臂部肥大之女神，雙手緊抱其乳峯，顏面以巧妙之簡省線條，表現口鼻及眼睛（圖五十七。）湖上住居遺址所得土偶，較為異趣。如拉巴止出土者身體肥大，臂部尤甚。頭部頗小，體部飾以衣服圖案紋樣，極為美麗。其一在胸部左右二方綴二小點，代表其乳房。

羅馬尼亞之庫庫特尼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出土之女性土偶，也臂部肥大。大部分為立像。全體刻以楔形、螺旋形、三角形等紋樣。或云其為紋身之表現。俄國南部之基輔及東歐之塞爾維亞出土者，立像之外，尚有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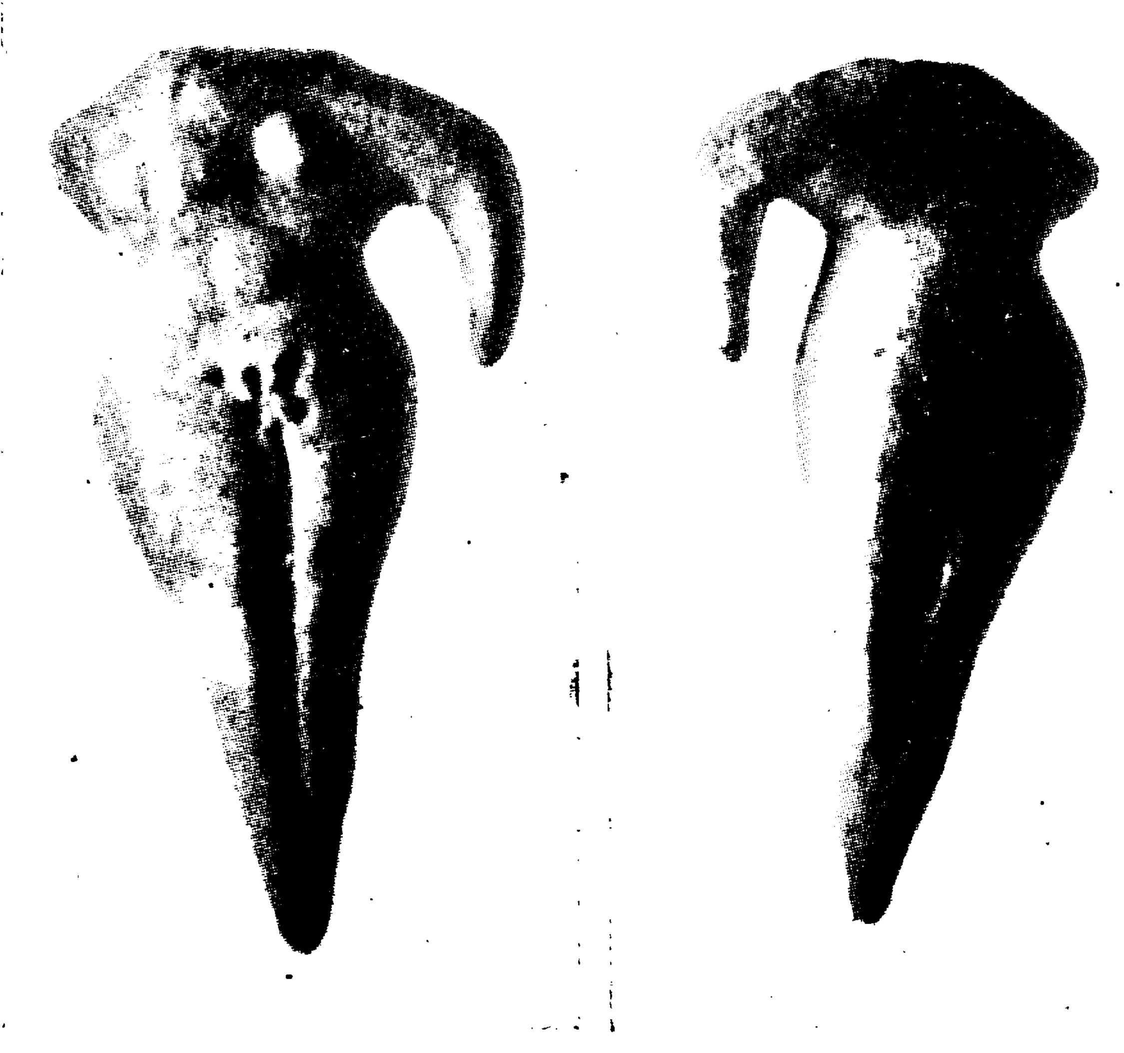
阿諾出土之裸體女神土偶，其塑工之精巧，尤為世所稱道。表面加以研磨，甚有光澤（圖五十八。）我國甘肅青海之新石器時代遺址，亦有一婦人偶像隨陶器而出現。表面塗以彩色，全物似為



偶土之土出利撒帖臘希（七十五圖）

陶蓋之物。日本新石器時代所見諸地出土偶像，面部作奇異形狀。多爲立像，坐像較少。從中期繩紋陶器時代起，與陶器共同出現者漸多，達末期而更豐富，樣式亦無一定。如隨大森式陶器出土者，頭部披以頭巾，遮及面部。目及口甚大，似戴假面者。胸前乳峯隆起，腹部膨脹，爲妊娠狀。從胸部至腹部間，施以縱線紋。裸體者居多。且結髮，黥面，帶耳環。

石刻女神偶像，慣見於法國石道墳之塚穴中。如哥振言（Coirjeonnet）地方一洞穴之入口，牆壁上之石塊，刻爲人形，樣式簡單，僅有鼻與眼眉，其下佩有頸圈。科也特（Coizard）洞之壁石，也同樣有女神雕像。作黑點於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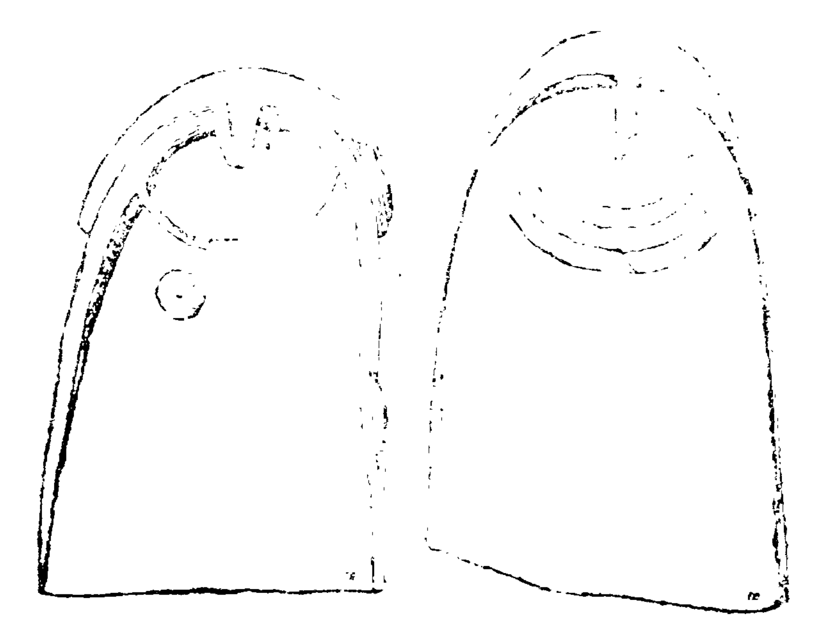


阿諾出土之女神偶像（圖五十八）

上代表雙眼，頸部環以頸項，胸部乳峯突起。同地另一個女神石像，則有鼻無目，口部正確，頸上有弓紋四道，代表頸飾。（圖五十九。）

保斯湯美（Pousthomy）及聖·塞爾恩（St. Sernin）之人像立石（Statues-Menhirs）雕刻技術，有極進步之表現。手足同時雕出。聖·塞爾恩所見者，顏面有二圓孔，代表雙目，頸部有頗廣之頸鏈。胸部乳峯隆起。兩頰各刻平行橫線四道，或亦為紋面之表現。口部則不刻出，雙手抱於腹間，腰部圍以橫帶。

瓦特（Gard）之哥羅猶斯村（Collorgues）附近之一桌石上刻有二女像，與科迦特者頗相類似。然有臂、鼻、目、乳峯、而無口。表示頸圈之刻線，也甚清楚。手中持有武器。塞尼·伊·奧塞（Seine-et-Oise）之伊波尼（Epône）石道墳中之立石，亦刻有女神形像。其額、鼻、目及面部輪廓，均可辨識。頸上佩有三串珠粒，垂至乳峯之前。此外，甚因沙（Seine-et-Marne）地方，亦有花崗石像一具，都為女



法國科也特之女神雕像（圖五十五）

像。其一無頭，其一面部目鼻口都全，胸前作二圓點，爲其乳峯。此[illegible]之造像。

第五節　岩洞描寫

新石器時代之岩洞描寫，較爲少見。以西班牙南部諸洞壁面上之簡省體的人物紋樣最著名。普通描寫人像之方法，至爲簡單。即作一垂直線，上下兩端較爲粗大。或作二弧線互相交叉於垂直線之上，代表手臂及腳部。或則繪二個三角形，以其尖端與尖端相連接，再加作頭部及四肢。間又省略其頭部及四肢之紋樣，且三角中亦不敷塡色彩，只表現其輪廓。如圖，即爲象徵于人之紋樣。達衰落期之人像，只以一垂直線串通一個圈便成。坐像也甚簡單，慣用者能列二鋸齒形，中間插一垂直線，代表體部。或於垂直線之頂端繪一瘤節，爲其頭部，如圖，或圖。

此種繪圖，西班牙西南部圖形岩(Las Figuras)上發見最多。此外葡萄牙，南及非洲北部之摩洛哥(Morocco)，均有存在。

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上，屬於新石器時代之岩洞描寫，線雕較多。如瑞典之 Namforsen,

Glösa. Landverk 等岩面，均有線雕描寫。挪威之 Sletjord, Sagelven. Fykanvatn, Böla 諸岩壁上，所有之線雕描寫，也爲人像及動物圖形至其岩面繪畫，就其樣式及表現之內容觀之，實屬於金石並用及銅器時代者居多。

第四章　銅器時代的藝術

第一節　銅器之起源

當新石器時代末期，人類已有使用銅器的知識，然當時的銅器，非經冶鍊的合金而為純銅(Copper)。世界各地之後期新石器時代遺址，均有純銅器存在。塞浦洛斯島(Cyprus I.)上所見，為時尤早。考古學者乃將此時代稱為純銅器時代(Copper age)，或金石並用時代。因純銅尚不能支配整個時代，而與石器同時並行。

依照孟特流斯的計算：埃及純銅器時代開始於紀元前五〇〇〇年，特羅(Troy)、希臘、西西里諸地，則開始於紀元前三〇〇〇年。匈牙利及西班牙為時也在紀元前三〇〇〇年。中歐法國、德國北部、斯干的那維亞約為紀元前二五〇〇年。就其出土之純銅器，製造樣式，概與石器無異。

然而純銅硬度頗低，製造工具，不堪久用，其後乃進而發明純銅與錫之混合而成堅硬之青銅合金，是爲青銅器時代（Bronze age）之開始。

青銅合金，爲其質之堅硬，適合於生產器具之製造。由是，青銅器乃替代純銅器及石器而獨自支配一大時代。故純銅器時代或金石並用時代，只不過石器時代到青銅器時代的過渡階段，一般所指之銅器時代，實卽以使用青銅器爲主。

世界青銅器時代之開始，孟特流斯之推算爲：

埃及……………………………………紀元前三〇〇〇年
特羅、希臘、西西里……………………一五〇〇年
中歐及法國……………………………二〇〇〇年
匈牙利及西班牙………………………二〇〇〇年
德國北部………………………………一九〇〇年
斯干的那維亞…………………………一九〇〇年

青銅合金之發明，究竟源自何地？據達・摩根(de Morgan)的意見：埃及在銅器時代，雖爲治金術最發達之區域，然最初對於治金術之發明，卻在中亞北部一帶。蓋青銅中含者錫之分子甚多，埃及之地層構造，由於種種的考察，已知其無包含多量錫礦之可能。反之，阿爾泰山及帕米爾高原一帶，銅錫礦產，至爲豐富，故初期之治金知識，必先產生於中亞，由是逐漸傳到巴比侖等處，再降到埃及，腓尼基海岸及愛琴海諸島，治金技巧，始見精巧。

第二節　銅器之製造

銅器時代各種青銅器具之製造，鑄造法最爲普通。初時鑄造之模型，以石器雕琢而成，爲片葉型。卽於扁平之石塊上刻以欲造之模型半面，而注溶銅於其間。此種石器模型，西班牙、法國、愛爾蘭、蘇格蘭、小亞細亞等處，均有發見。雙葉型則發明於後期，除石製者外，有陶製及銅製，卽刻兩片之模型，各作半面，合而鑄造。愛爾蘭及瑞士之奧維尼(Auvernier)，摩令甘(Moringen)所見此類鑄范尤多。

最足表現當時銅器鑄造之進步者，爲愛爾蘭及斯干的那維亞發見之銅喇叭。丹麥出土之喇叭，管長約六英呎，兩端彎曲，末端較大而附有扁平之圓盤，盤上或施以圖案裝飾。全物先分爲數片鑄造，然後湊合而成。喇叭管之厚度不過一糎，內部且加工磨製。其構造之繁複如此，足見鑄銅技術之巧妙。

鑄造法之外，尚有鍛鍊法。如銅盾上富有藝術價值之裝飾，均用鍛鍊法製成。然通觀銅器藝術之製造，鑄造法實較鍛鍊法爲多用。

第三節　銅器裝飾紋樣

(一)山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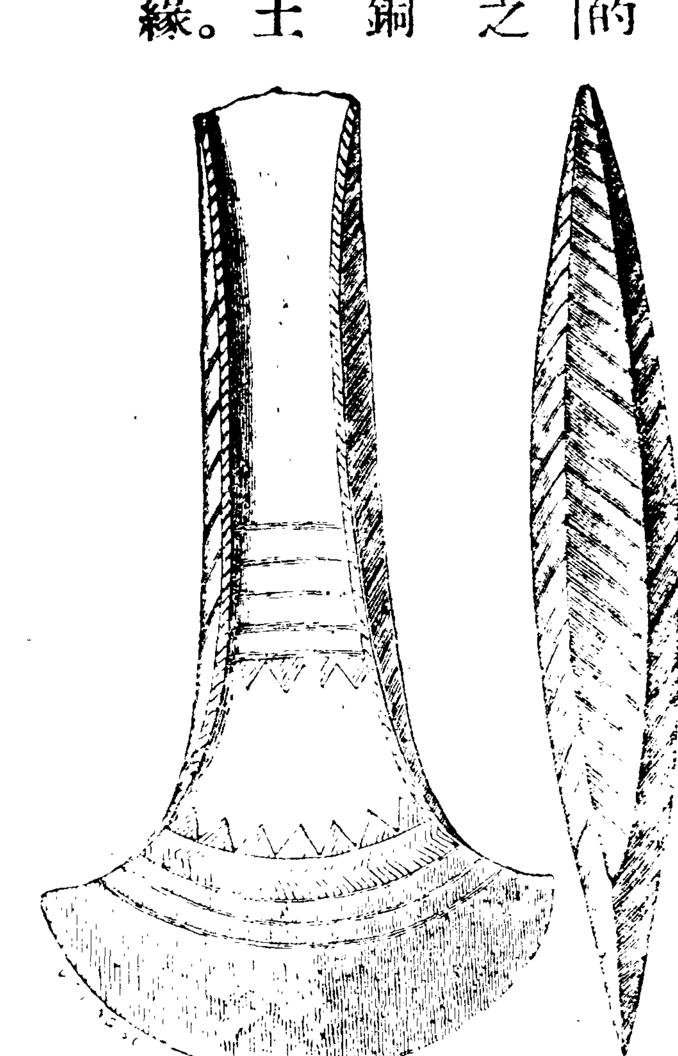
銅器時代之裝飾紋樣，山形（Chevron）最爲常見，早期有翼銅斧，尤慣施以山形紋樣。英、法、德、斯干的那維亞、希臘及埃及諸地之銅斧，均以山形紋樣爲裝飾。愛爾蘭出土之銅矛，周圍亦刻以山形帶紋。然愛爾蘭銅器時代遺物中，如手環等之身體裝飾品上，使用山形紋樣，實較其他器物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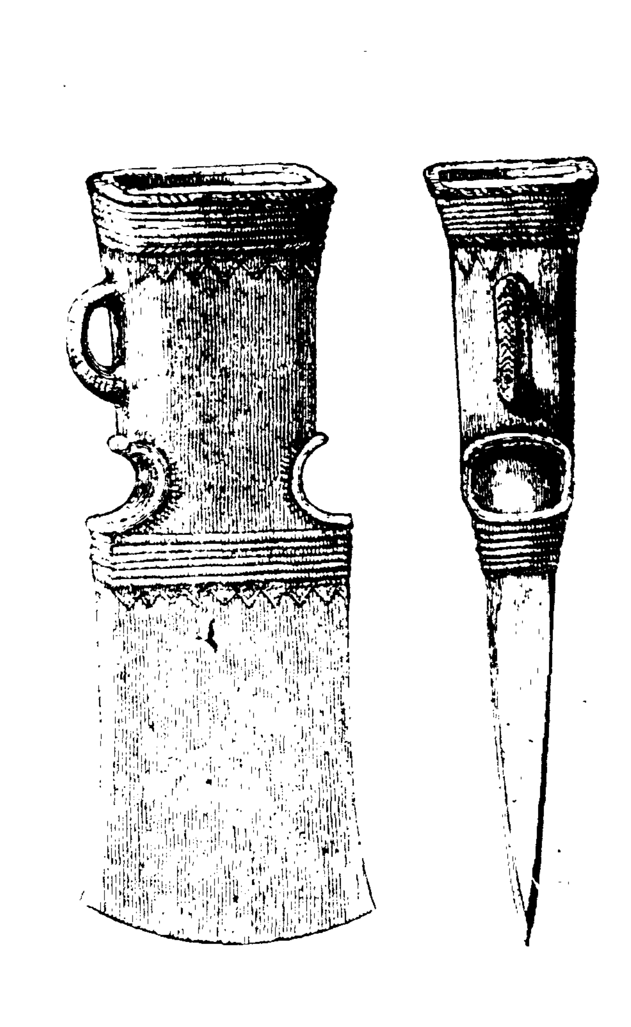
普遍。又銅針底部附着之圓盤，邊緣與中間一層之刻紋，均爲山形帶紋。亞爾利爾(Allier)之拉·匹特·哈特利夫(La-Ferté-Haut-rive)之銅球，表面亦遍施山形紋樣。

(二)螺旋形

銅器時代，螺旋紋樣見於陶器及刻石方面較多。表現於銅器上者，英倫北部及斯干的那維亞出土遺物中，間見其例。如丹麥出土之銅冠，上下施以二列螺旋帶紋。又銅斧、頸圈、銅盤等，均飾以精細之螺旋紋。匈牙利等處出土之銅劍，柄上亦有螺旋形之帶紋，環繞其邊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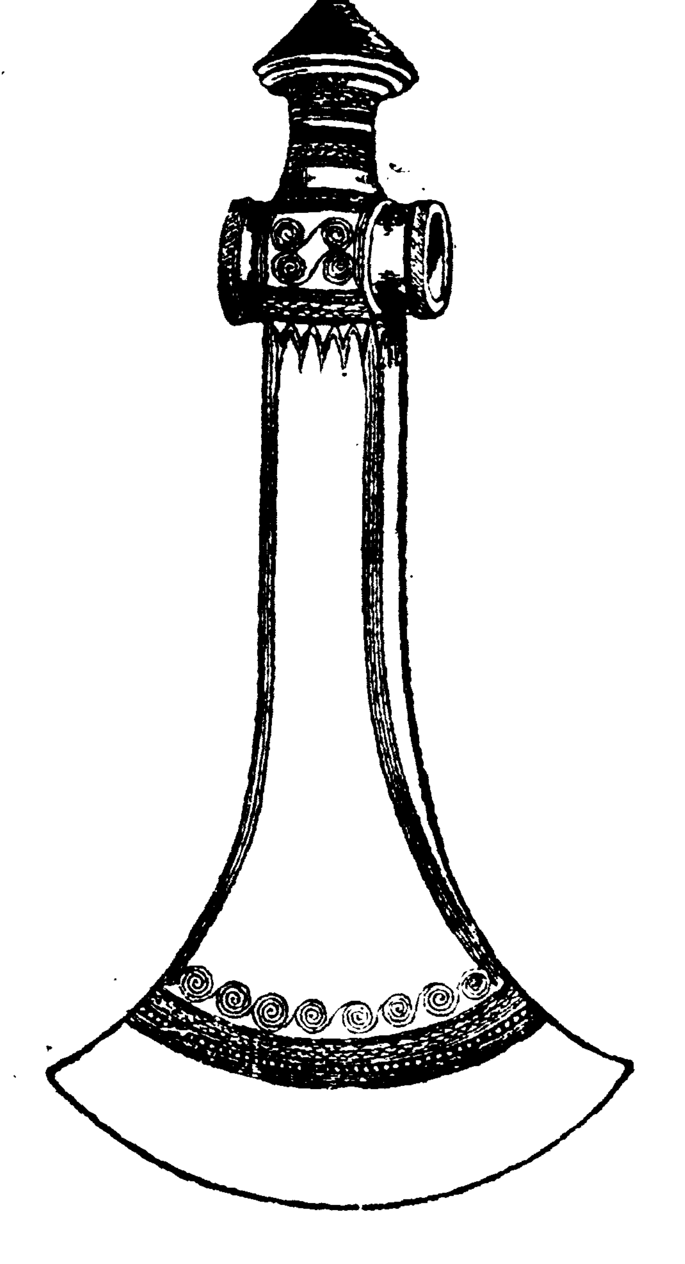
(三)太陽紋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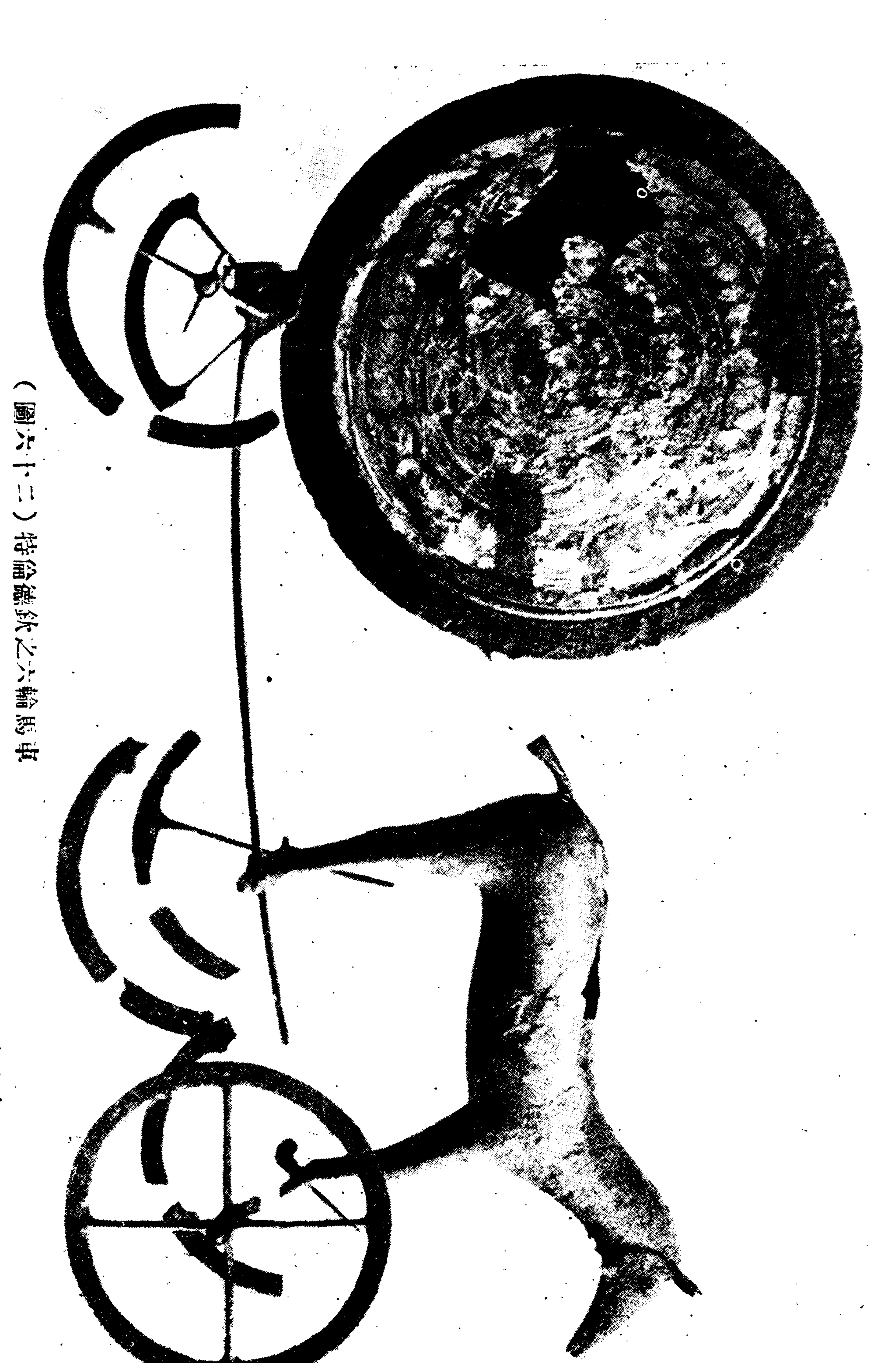


(圖十六)銅斧上之山形紋樣　(左)Lewes出土　(右)Ulleskelf出土

銅器時代所見太陽紋樣，樣式極多。有單作一圓圈而中間空白者，有中間連以一二輪軸者，有在其邊緣施以放射形之三角形紋樣者。丹麥發見之銅器，使用太陽紋樣特多。一九〇二年於特倫德欽（Trund-lhne）出土之六輪馬車，後附有之太陽盤，最爲著名。盤之中間，刻以無數同圓心，構成太陽紋樣，周邊繞以螺旋形及山形紋。瑞典南部之里爾森堡（Helsinborg）出土者，大致相似。愛爾蘭各地發見太陽盤尤多，盤上紋樣，至爲可觀，中間或作太陽紋，或作十字紋。太陽盤之外，歐洲各地出土之容器，亦慣以太陽紋樣爲裝飾。據温德司特（Undset）所稱：丹麥出土之銅杯及西森（Siem）出土之銅盆，可得見之。



（圖六十一）丹麥出土銅斧上之螺旋紋



（圖六十二）特倫德欽之六輪馬車

（四）怪獸紋樣

怪獸紋樣，為我國銅器時代裝飾紋樣之代表作。殷周鼎彝器上有所謂饕餮紋、夔龍紋、虺龍紋等屬之。饕餮紋最為普遍。此種怪獸紋樣，均以頭部為中心而左右開展，施於容器之腹部，為極精緻之浮雕。

饕餮紋間有施於銅斧之上，同為浮紋雕刻。其紋較簡；如英國伊摩弗波羅斯(G. Eumorfopoulos)所藏之銅斧，即其一例。至施於其他裝飾物之上者，紋樣變化，極其複雜。或消失其四肢而存頭部，或只有耳目而省略口鼻。

第四節　陶器藝術

（一）克里特

克里特之克諾索斯史前遺址，據伊文斯之發掘，美諾安時代之地





（圖六十三）中國銅器上的饕餮紋

層有九。卽：

(甲)早期美諾安時代(1)……紀元前三〇〇〇—二八〇〇

(乙)早期美諾安時代(2)……二八〇〇—二四〇〇

(丙)早期美諾安時代(3)……二四〇〇—二二〇〇

(丁)中期美諾安時代(1)……二二〇〇—二〇〇〇

(戊)中期美諾安時代(2)……二〇〇〇—一八五〇

(己)中期美諾安時代(3)……一八五〇—一六〇〇

(庚)後期美諾安時代(1)……一六〇〇—一五〇〇

(辛)後期美諾安時代(2)……一五〇〇—一三五〇

(壬)後期美諾安時代(3)……一三五〇

計自早期美諾安時代(2)層起，便有靑銅器出現。故知克里特之銅器時代，乃開始於此時。直至後期美諾安時代止，與靑銅器同時出土之陶器至多。着色彩陶，後期美諾安時代所見者，已達到

史前裝飾藝術之最高峯。

早期美諾安時代之陶器，表面之裝飾，帶紋最爲普通。鋸齒紋、曲線紋、螺旋紋亦用之。及中期美諾安時代，着色彩陶，極爲豐富。着色都在黑色陶衣上，施以黃紅白等色之紋樣。卡馬里式陶杯，可爲其代表作。因此種杯最初發見於卡馬里村 (Village Kamares) 故得名。紋樣以幾何形及螺旋形爲主，植物紋樣次之。陶牆極薄，一般都稱爲卵殼杯，即指其薄也。由中期美諾安時代(2)至後期美諾安時代(1)諸層出土之彩陶，紋樣又偏重於花草圖案。爲極自然之花紋，或只描寫三數樸素之花瓣，顏色鮮明。同時米克奈式 (Mycenaean) 陶器，亦有發見。以海景爲主要之裝飾。如海草、章魚等。美羅斯(Melos)出土者尤多見之，均於淡黃色之陶面上，施以黑褐色之描寫。伯拉卡斯特羅 (Palaikastro) 出土，屬於後期美諾安時代(2)之壺，最爲

克里特出土彩陶（圖六十四）

世所稱道。壺高十一英吋，表面光滑異常，繪之以章魚紋樣。

克諾索斯之第二王宮遺址，伊文斯復發現一種陶瓶，表面施以浮紋及彩畫，所描寫者爲極美麗之花葉紋樣。慣以大幅花朵塡滿陶面，底下作鋸齒形帶紋，表示水波，與宮殿中的壁畫極爲類似。

（二）埃及

埃及銅器時代之陶器，約有二種：一爲十字紋陶器。卽紅地而作白色紋樣，一爲黑陶，亦繪以白色紋樣。二者之器形，均受石器時代石壺的形式之影響。表面之紋樣，至爲繁雜。有人物形、幾何形、樹木形。哥都(Koptos)所得者，均以無數之三角形列爲行列。或又於三角形行列之間，塡以人及動物圖像。據斯紋夫斯(Schweinfurth)所云：埃及陶器上慣見之羽狀紋樣，卽象徵一種蘆薈樹。如亞比特(Abydos)方面出土者，其一繪有二隻長角之羊及蘆薈樹，樹上棲息小鳥，此種自然景物之描寫，實爲埃及銅器時代陶器圖譜之特色。

從伊魯·阿牟拉(El Amrah)出土之壺，表面之繪畫，有人物在舉行儀式跳舞，有船舶圖像，船上乘載人及動物等等。其一繪羚羊追逐船後，復以多列之鋸齒紋代表水波，用意何在，殊難理

解。

此外，如鱷魚、羚羊、蛇、駝鳥、高頸鹿等埃及特有之動物圖形，亦多表現於陶器裝飾之上。

（三）邁錫尼式陶器

銅器時代，愛琴海諸國間，所謂米克奈式文化，至爲風行。因西里曼（H. Schliemann）發掘希臘之邁錫尼（Mycenae），最初發見此等文化遺物，放附以邁錫尼式之名。克里特、

（圖六十五）埃及銅器時代之陶器

埃及、愛琴海以東諸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西班牙、斯干的那維亞各地同時代之遺址發掘，亦有同樣的文化遺物存在。

就其陶器而言，最主要者爲多彩陶。表面或光滑，或全無光澤。色衣慣以黃色爲之，而取黑紅栗白等色描寫紋樣。有幾何紋、螺旋紋、圓圈及動植物紋樣。最具特徵之裝飾，爲海中景物之紋樣。正如傑牟拉(F. Dümmler)所稱：海爲米克奈美術之要素。如海草、章魚、海貝、魚類等圖像，常見於彩陶之上。鳥形、獸形、人形較少。歪頸之壺，尤多以海景爲裝飾（圖六十六左。）邁錫尼及克里特之美諾索斯發見者，即爲其例。尙有少數發見於西西里及意大利北部威尼斯附近之達斯羅(Torcello)。

西班牙東南部銅器時代遺址出土之邁錫尼式陶器，表





（圖六十六）邁錫尼式陶器（左）克里特出土（右）米克奈出土

面裝飾，又用螺旋紋為主。如亞爾美里亞及喀他基那（Cartagena）附近發見高底陶器，即遍施以螺旋刻紋。同時巴利斯（P. Paris）曾於亞馬利乍（Amarejo）、伊魯止（Elche）、亞爾伯拉（Albera）、美卡（Meca）等處發見大宗彩陶，其紋樣亦為米克奈式陶器特有之螺旋紋及動植物圖像。

（四）西歐

依照達志烈的意見，西歐銅器時代可分為四期：

第一期……紀元前二五〇〇——一九〇〇

第二期……一九〇〇——一六〇〇

第三期……一六〇〇——一三〇〇

第四期……一三〇〇——九〇〇

各期陶器樣式不同，且與愛琴海一帶所見者完全異趣。第一期陶器，就法國布勒塔尼出土者，有耳四個或二個。表面除作簡單的鯡骨形刻紋外，無其他裝飾。

第二期陶器刻紋較深，一切仍因襲前期方法。施以印紋之陶片，亦有發見。法國查蘭德之波亞斯・達・羅克（Bois-du-Roc）出土最多。第三期者，則以更深的刻紋及乳粒浮紋爲主要裝飾。發見地域爲亞爾薩斯，巴威略（Bavaria），西里西亞（Silesia）等處。

第四期陶器，可以瑞士及法國湖上住居遺址出土者爲代表。器形頗大，口徑大至一米突以上。質粗而呈黑色或紅色。小者樣式繁多，表面概施以平行橫線刻紋。

（五）不列顛諸島

不列顛諸島銅器時代之陶器，最重要者有四類：即大口杯、食鉢、藏屍甕、香鉢。前二類爲殉葬之冥器，後二類爲盛死者骨灰之陶棺。

大口杯多發見於塚穴之中，又可別爲三種：

(1)球狀杯：體部作球形，有一直邊與體部同高。

(2)橢圓杯：體部與邊無顯然的界限，體部作橢圓形。

(3)低邊杯：體部亦爲橢圓形，其邊甚低。

以上三種，表面概有裝飾。多用山形配爲二三列帶紋，其間復塡以纖細之地紋。陶牆極薄。呈黃褐色或紅色而有光澤。高約六英吋至八英吋之間。

大口杯之出現於不列顛諸島，約有七個中心地。(1)泰晤斯河(Thames)南部。(2)泰晤斯及恒比河(Humber)之間。(3)約克西里(Yorkshire)。(4)英倫北部其餘各地。(5)蘇格蘭至泰亞(Tay)。(6)福發(Forfar)、金沙丹(Kincardine)及亞巴丁(Aberdeen)等地。(7)蘇格蘭北部。愛爾蘭所見較少，僅於斯里果(Sligo)得三二破片而已。就此七個中心地中，球狀杯及橢圓杯南部最多，北部稀少。低邊杯多發見於泰晤斯河及恒比河流域一帶，蘇格蘭北部也有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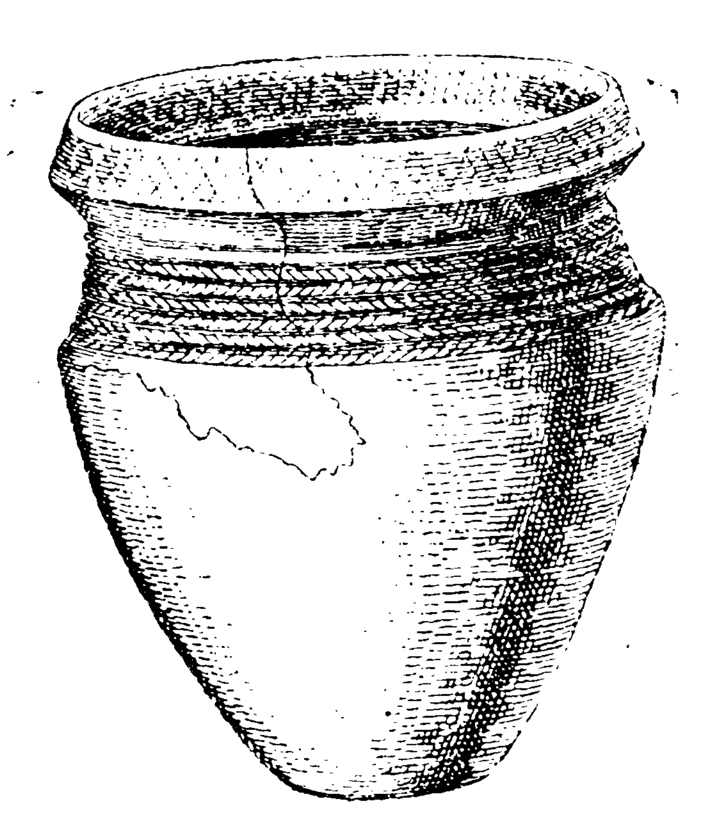
食鉢與大口杯同爲供給死者盛置食物之殉葬品。惟食鉢爲不列顛諸島銅器時代特有之陶器，愛爾蘭發見尤多。普通較大口杯爲低，高約四英吋至六英吋之間。陶牆極厚。器形種類不同。有圓筒形、菱形，或似圓錐形而切斷其尖端。表面之裝飾，以橫列平行之山形紋遍施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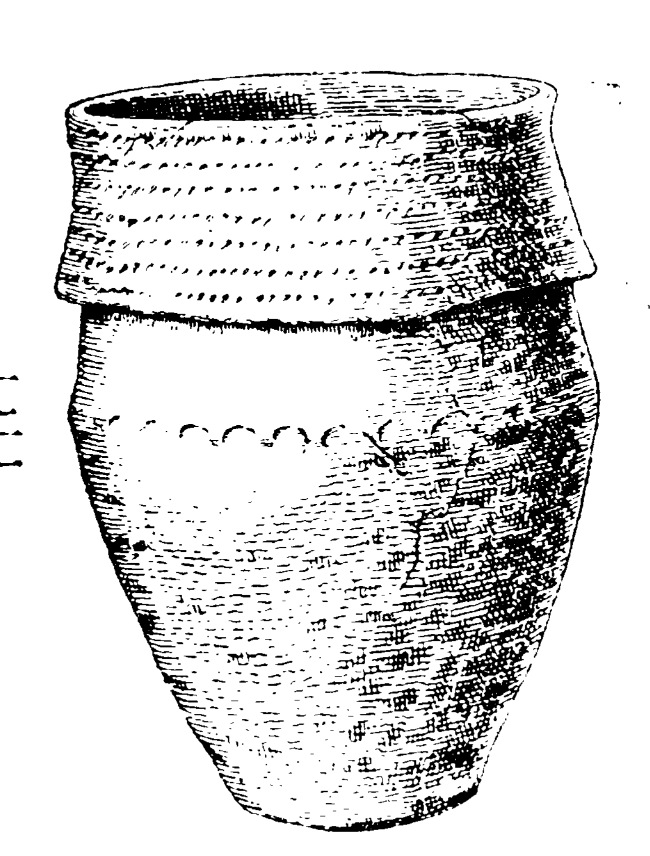
食鉢出土之地帶，據亞巴克倫比(Abercromby)的調查：英倫南半部少數，北半部及蘇格蘭、

愛爾蘭最多。

藏屍甕，即當時人類火葬之陶棺，器形較前二者爲大。有高至二英呎以上者。大部分之樣式，均有一定。頸部稍向內傾斜，圓筒形者較少。陶土中間混以沙石，燒工不良，陶牆極厚。未經火前，表面刻以山形帶紋或繩紋。紋樣多施於上半部。除愛爾蘭、威爾士（Wales）及康瓦爾(Cornwall) 出土者外，體部均施以紋樣裝飾。

香鉢或爲埋藏兒童屍灰所用者。四週各有穿孔。一般因見其底部亦施以裝飾，乃設想其爲懸吊之物。高僅一英吋半至三英吋之間。或接以台腳。其穿孔之形式有多種。巴爾福(Bulford)附近之墳塚出土者，四週上下各穿二孔，孔口交錯排列。二孔之間，捺V字形之印紋二





（圖六十七）不列顛諸島之藏屍甕

三，而構成破碎之鋸齒紋。口部邊緣上，施以緋背紋樣，底部作無數同圓心之圓圈。其他施山形紋樣者亦多，都以虛線實線或繩紋構成。或又取直線及虛線參雜於山形帶紋之間。

第五節　金器藝術

銅器時代，金器裝飾品至爲豐富。所施雕刻或鑲嵌細工之富之藝術意味，往往較之銅器者爲濃厚。誠如伯金(E. A. Parkyn)於史前藝術（Prehistoric Art）中所云：『早期銅器時代的金屬器工人，不在純銅器或青銅器上表現其藝術技能而在金器。』尤以歐洲西北部、斯干的那維亞、愛爾蘭及愛琴海諸國出土者最可觀。

金器之中，最重要的有所謂半月形金器（Golden Lunulae or Crescents）。計愛爾蘭共出土六十三件。威爾士、康瓦爾、法國西北部及丹麥，均有發見。表面刻以山形紋樣，邊緣圍以線點，極爲精緻。其用途有云爲保護喉部之物，或云爲頭部裝飾物，要之，不出當時人類身體裝飾之用具耳。

次爲太陽金盤，亦頗重要，如前述丹麥發見之六輪銅車，愛爾蘭亦有出土，其太陽盤則以金箔

爲之表面所刻之紋樣爲二行同圓心環繞一組同圓心之圓圈於中間，是亦象徵太陽紋樣。另有二太陽盤，完全以金屬製造，中間刻爲十字紋。其一中間平坦，邊緣繞以三列同圓心之虛線。

他如一八一八年於康華魯一巨石墳中發現之金杯，卡恩摩華 (Cairn-Morvah) 出土之金鐲，蘇格蘭摩萊(Moray) 出土之耳環，威爾士夫林斯希亞 (Flintshire) 之摩爾特(Mold) 石塚中出土之鍍金馬甲，均爲不列顛諸島上銅器時代最有藝術價值之金器。

愛琴海方面，所見金器藝術作品，爲數亦多。當西里曼發掘邁錫尼時，在城內石碑下之深處，發



（圖六十八）愛爾蘭出土之半月形金器

掘墳墓五座，遺物中，有種種金器隨銅器而出現。如金盤、金杯、金箱子等，多不勝計。其金盤即與愛爾蘭之太陽盤相似。表面則施以米克奈式之螺旋紋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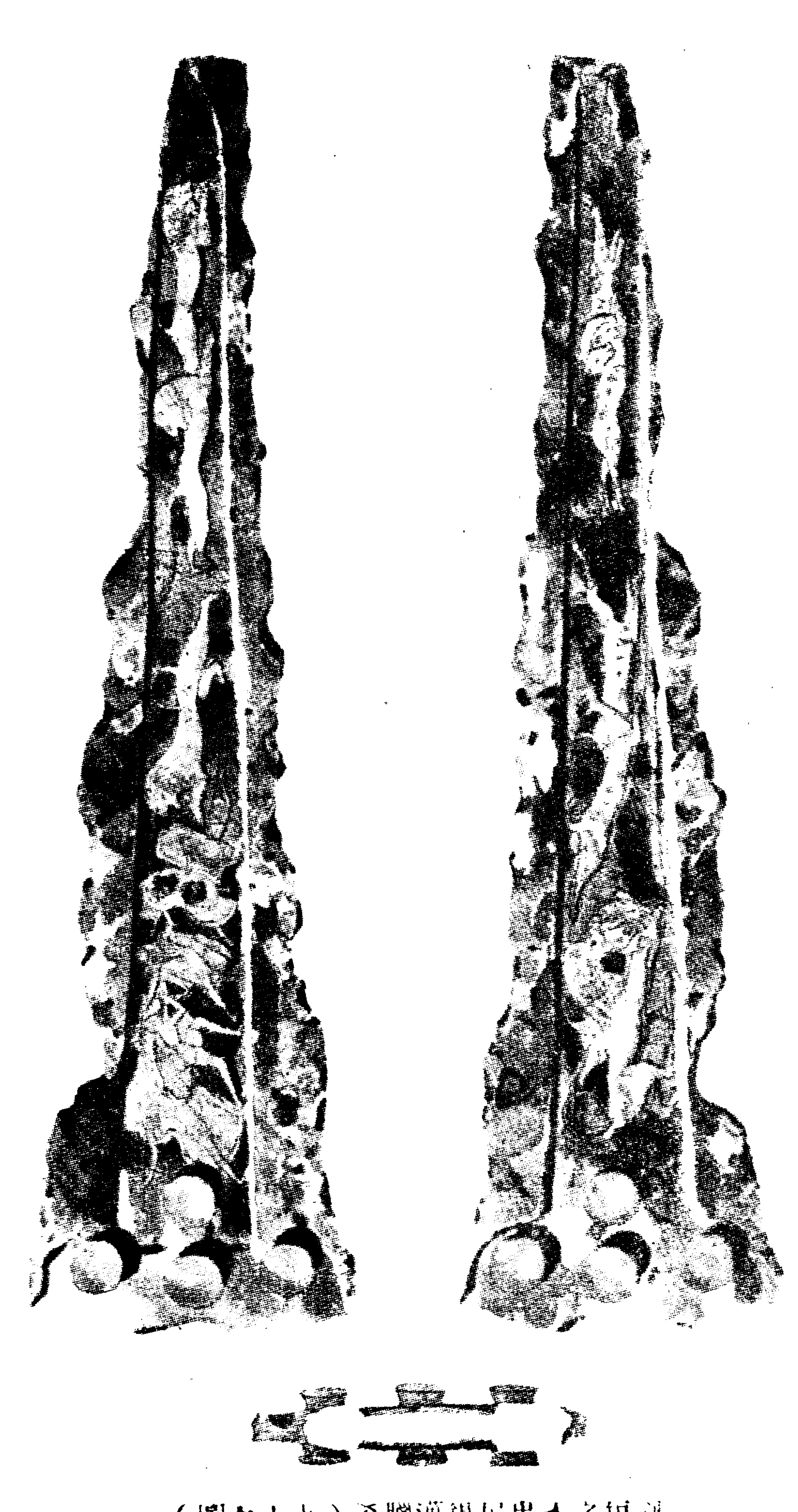
至於金器鑲嵌細工，其最精巧者，莫過於邁錫尼出土之短劍。西里曼所掘之五座墳墓中，第四第五號墓，均有出土。此等短劍因其氧化過重，當時尚無人注意其上鑲嵌之裝飾，後及一八八〇年，古曼奴德士（A. Kumanudos）始從雅典博物館中取出掃除赤銹，其上鑲嵌之圖畫，乃得重現其面目。

第四號墓之短劍上，鑲嵌所表現者爲獵獅圖。武士四人追逐三隻獅子。獅子奔馳之狀，至爲雄勁。獅子及武士，以黃金嵌之，衣服則用銀鑲。背面爲獅子捕捉羚羊圖。獅子一，羚羊五，一羊爲獅子所捕，餘者向前奔走（圖六十九。）另一劍上，以各種不同顏色之金箔鑲爲三隻獅子互相追逐。

第五號墓出土的劍上，裝飾圖畫爲一隻大猫，捕捉水邊之鴨。水中有魚及水草。水用銀鑲。猫、水草及鴨之體部以金爲之。鴨翼嵌以白銀，水中之魚則以黑金爲之。

短劍之外，一八八八年充達士（C. Tsountas）發掘拉哥尼亞（Laconia）華發奧（Vaphio）

附近之一墳墓出土之一對鑽花的金杯，亦被稱為邁錫尼藝術中之傑作。每一杯以金板二片製成，



（圖六十九）希臘邁錫尼出土之短劍

內部之一片，高出口邊而捲爲邊緣。表面一片，鑽滿了牡牛的圖像。

其一杯上表現之圖畫爲人與牛鬭爭的場面。一牛爲繩網所絆，另一牛撲向人身上，其他一杯所刻之牡牛，乃幽閑地正在森林中吃草。對於牡牛種種姿勢之描寫，均甚正確。

第六節　琥珀

琥珀也爲銅器時代人類身體裝飾之要具，西里曼發掘希臘之衛城(Acropolis)遺址，所得邁錫尼時代之琥珀，約有四百件之多，就希臘附近之邁錫尼時代遺址亦屢見琥珀之存在。此種琥珀，究竟產生於希臘本土，抑從外地輸來？據史前學者的研究均承認歐洲出產琥珀之中心地，只有二處。卽波羅的海南岸之普魯士及北海岸易北河口之日德蘭(Jutland)一帶由是而輸入西歐及地中海諸地。當時運輸琥珀之水道有四：

（1）由維斯杜拉河及聶斯德河(Dniester R.)而入黑海。

（2）由易北河經摩爾刀河(Moldau R.)及多瑙河入黑海一帶。

(3)由北海經萊因河及羅尼河(Rhone R.)而達地中海。

(4)由北海經英吉利海峽，繞直布羅陀海峽而入地中海。

地中海諸地之外，歐洲銅器時代遺址，斯干的那維亞及英國東岸出土琥珀，也很豐富。均爲珠串及頸飾。據荷亞(Colt Hoare)發掘英國維爾斯希亞(Wiltshire)諸墳塚，發見紅色琥珀甚多。如拉克(Lake)之一墳，出土琥珀頸飾，有矩形之琥珀薄片八塊，球形及橢圓形之琥珀珠粒將近二百。如將之恢復原形，可成一弓形之頸圈。伸長而計，長約二十五英吋，直徑約十五英吋(圖七十)。矩形之薄片，厚度不過四分之一英吋，且在其上鑽穿無數細溝以連接珠粒，其技巧之精細可見。

羅維爾(Lovel)附近之墳墓，出土之琥珀珠粒，亦達一千以上，諸弗爾克(Norfolk)之格里新欽(Gressingh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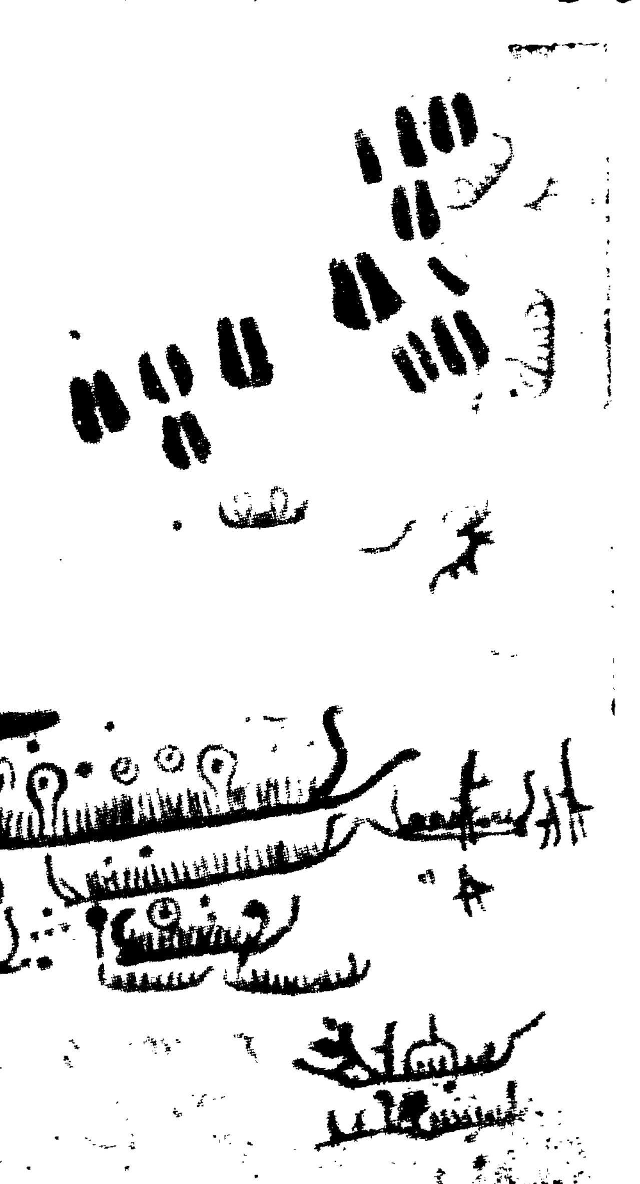
(圖七十)英國拉克出土之琥珀

方面出土之琥珀頸飾，爲數亦在不少。

第七節　岩面描寫

銅器時代之岩面描寫，斯干的那維亞所見者最具特色。即於岩面上雕刻以種種船舶紋樣，船上載有人及動物，其旁且以圓點代表太陽，間或作太陽乘於船上。此等描寫，不外爲當時人類太陽崇拜之表現。

瑞典西南部之波哈斯蘭（Bo-huslan）方面，代表船舶及太陽之岩面線雕，約有五百處之多。船頭或刻寫



瑞典波哈斯蘭之岩面線雕（圖七十一）

白鳥形。太陽紋樣，或單作圓點，或於圓圈中塡十字紋（圖七十一）此外，表現牽牛耕種之農夫手持武器之武士，互相鬪爭之騎士等之描寫，亦常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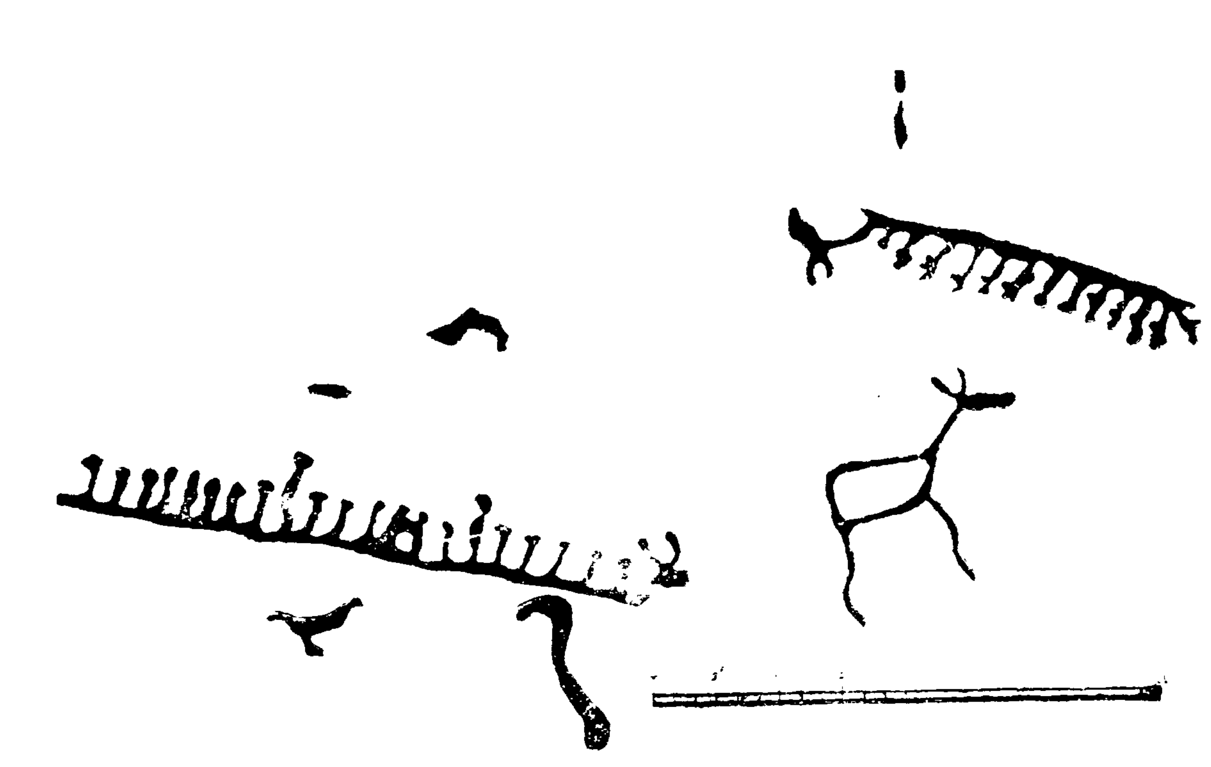
俄國北部奧尼瓦湖（Onega）畔之彼得羅刹佛得斯克（Petrozavoderk），亦有銅器時代之岩面描寫。據一九一四年巴爾吉及哈爾斯特倫（Hallstrom）所調查，均於光滑之岩面上施以線雕，有人形、動物、以及種種船舶紋樣。其一畫幅上包含之圖像，計有十餘組，如下：

（一）魔鬼像，長約十英呎，

（二）一獵人持槍獵擊動物。

（三）一獵人投擲刀叉。

（四）一人作捕捉動物狀。



（圖七十二）奧尼瓦湖畔之岩面描寫

（五）一隻野獸。

（六）鵝形。表現法有二種：一為母鵝領其小鵝。另一種則注重其羽翼之描寫。

（七）一種蜥蜴。

（八）四足獸類。

（九）魚形。

（十）鏡形紋樣。其他紋樣則不明其意義。

（十一）船舶紋樣。船上乘人，與斯干的那維亞所見者同，然船頭則作動物頭部。

西班牙南部之圖形岩上，屬於銅器時代之繪畫，彩畫表現之圖像，計有五百零七種之多。其中鳥形百七十八，獸形一百零三，牡鹿及赤鹿八十四，人像五十六，山羊十四，紋樣四十七，食肉獸十一，星形六，蛇形五，屋宇形三。人像中或作白色，手持斧刃，斧之形式與銅器時代之金屬製造者相同；且斧形並無後人加繪之痕跡，故推知此岩面之繪畫，確為銅器時代之作品無疑。

意法交界之利古利亞（Liguria）方面，如溫特米利亞（Ventimiglia）之北，據畢克奈爾

（C. Bicknell）所云屬於銅器時代之岩面壁畫不下七千餘種。均爲線刻之圖畫，牛形最多，牛有牽犂而耕者，有單獨行走者。而刀槍鋤鐮等圖形及幾何紋樣，亦甚普遍。人物多持武器或其他用具。攜鋤之人像，據畢克奈爾亦所統計，約達一百以上。此均表現當地農業之發達。

第五章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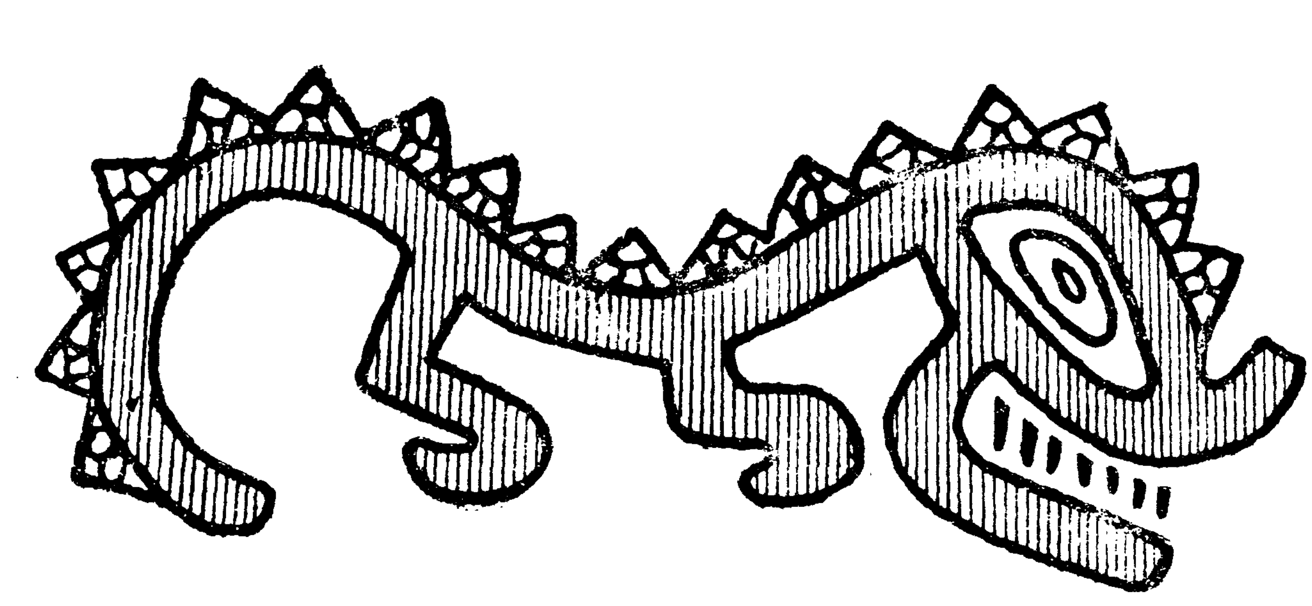
第一節　史前藝術樣式之演變

由上所述，史前時代的藝術，實有寫實與象徵二種樣式。舊石器時代的動物描寫，至爲逼真，無若何象徵用意。及最後阿志里安期，乃逐漸變化，而產生如Mas d'Azil洞出土彩礫上之簡省紋樣。新石器時代，阿諾、蘇薩、埃及等處之陶器圖譜，更完全脫離寫實的形式，女神造像，也只具簡單的姿態，所有部位之表現，均不完全，甚至有作奇異之面顏。銅器時代，陶器及金屬器上之裝飾，如幾何紋樣、山形紋樣、太陽紋樣、螺旋紋樣、船舶紋樣等等，舉凡一切自然物之描寫，無不簡省化而爲象徵紋樣。斯干的那維亞之岩面繪畫雕刻，亦不見寫實形之描寫。

寫實與象徵之二種藝術樣式，有無關係，按照一般藝術樣式進化過程，簡省形之紋樣，最初必

由寫實形演變而來，進化之歷程越久，樣式亦益加簡化今日各地原始民族中所有之武器用具及住所裝飾，普通所謂幾何紋樣，原不過動植物圖形簡省化之結果。據格羅斯（E. Grosse）於藝術之起源（The Beginnings of Art）中所述巴克利人（Bakairi）會長屋宇內作爲牆壁之樹皮表面以白土繪成之幾何紋樣，大部分爲動物形之縮寫。如交叉點子與波狀線之連結，乃象徵帶黑色斑紋的蛇；菱形紋樣則表示鹹水湖之魚。

荷爾美斯（W. H. Holmes）在其所著志利魁省之古代藝術（Ancient Art of the Province of Chiriqui）中，將巴拿馬海峽（Isthmus of Panama）沿岸一帶之印地安人的陶器圖譜，互相比較，亦同樣地證明種種幾何紋樣，實從鱷魚形演變而來。初時之紋樣如圖七十三，背上有小點之三角形長帶即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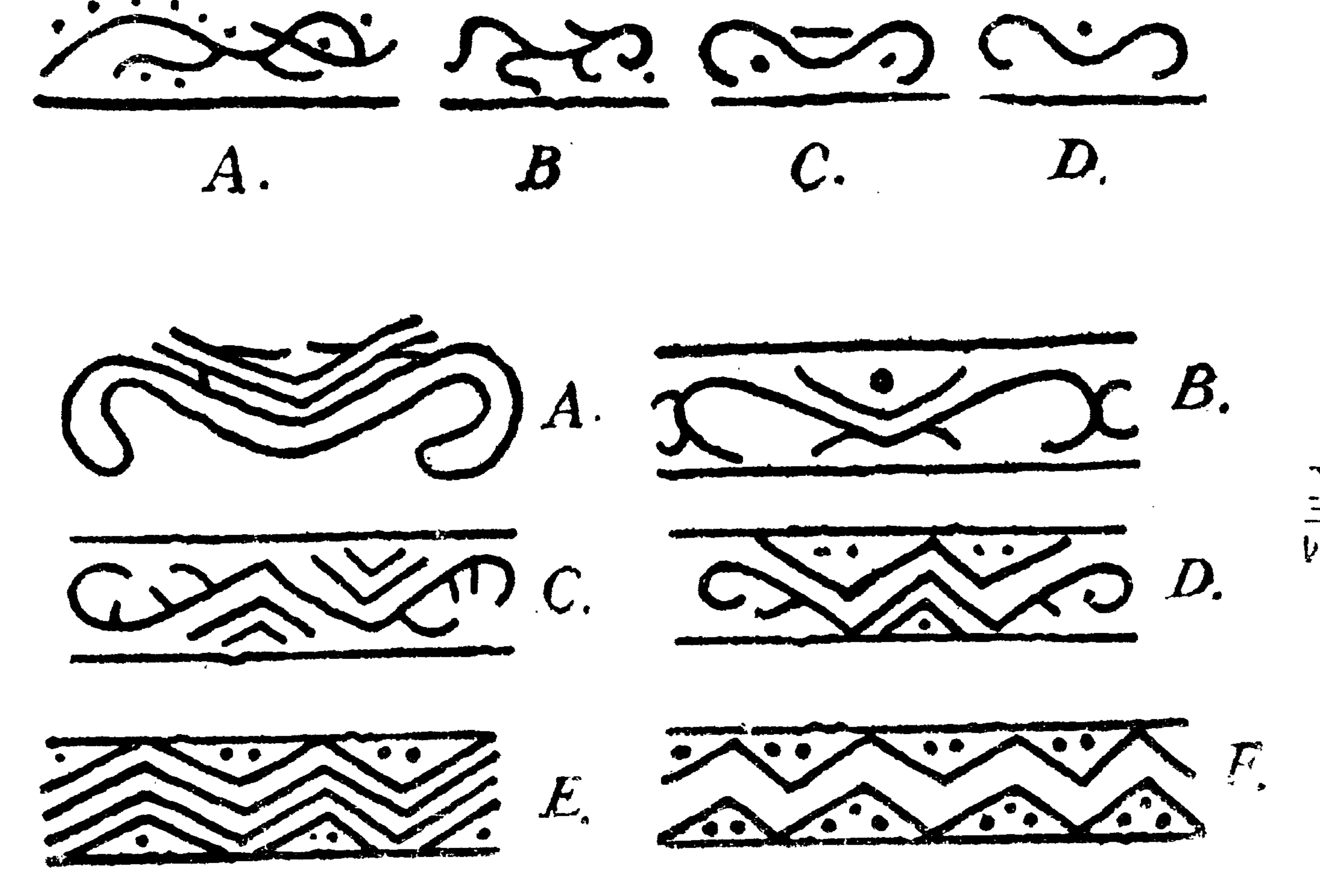


（圖七十三）印地安人之陶器譜

示魚鱗，口中以一列楔形代表牙齒。此種鱺魚形之描寫，至易辨別。然一轉而如圖七十四，各部位均加以簡化。幾不明瞭其爲鱺魚圖像。體部無鱗，頭上無目，頸下無齒，而代表上顎之曲



（圖七十四）印地安人陶器上的鱺魚紋樣



（圖七十五）鱺魚紋樣的演變

線尖端，反爲極誇大之描寫去寫實體甚遠。再由此而演變爲如圖七十五所示之種種紋樣。最後有成曲線者，有成山形紋樣者，遂完全失去鱷魚本來面目。據此以觀新石器時代以後之種種象徵紋樣，亦不外舊石器時代之動物寫實形演變之結果，二種藝術樣式之連絡可知矣。

第二節　史前藝術之社會意義

然則舊石器時代，何以產生此種寫實形之描寫？正如前述：藝術爲人類社會經濟生活之反映。舊石器時代後期既有圖騰制的存在，其藝術必爲圖騰信仰之反映無疑。北美之海達人(Haidas)，脫林克特人(Tlingits)，各種不同圖騰的部族，均描寫其圖騰記號於日常用具及住所之上，形成一種特殊的藝術活動。據佛來則(J. G. Frazer)於圖騰主義與外婚制(Totemism and Exogamy)中所述：脫林克特人慣於一切武器上描寫其圖騰記號，以求圖騰的保護。澳洲土人也有同樣的習慣，如格來(Grey)所稱：各部族常採用動植物形爲武器上之記號。故知舊石器時代之骨角石器上所作冰鹿及馬等圖像，亦即爲當時人類各部族之圖騰記號，出此以達其行超自然

力的魔術效用之目的。

洞壁藝術亦可同樣與澳洲人描寫於圖騰儀式場所中之圖畫互相比較。如斯賓塞及基倫的遊記所述：阿龍泰人於岩洞間描寫鳥及袋鼠的動物，復有所謂『汪寗伽』（Wantea）的繪畫，大都為阿龍泰人之圖騰，而便於舉行儀式時，成員在其前面跳舞。同時，此等描寫，較之圖騰實物、更爲神聖，凡與圖騰有關之岩洞繪畫，絕對禁止未入社之青年及婦女接近。舊石器時代之洞壁圖畫，除加比新、聖三數例外，均描寫於洞穴之深處。如法國諸洞，必須經過紆迴曲折之隧道而始見壁畫，或即此故。

舊石器時代之圖騰藝術，經阿志里安期之轉形期而演變爲新石器時代及銅器時代之象徵紋樣，其中原因，一般均以爲新舊人種變換所致。蓋彼等相信：一種藝術樣式之發生，不外由其所製作之民族特具之性質而來。如奧斯明說：『克洛馬農人爲舊石器時代之希臘人，其藝術之想像力，正確的理解力，及其色彩之感覺，乃由彼等生來之性質使然。』比特利又說：『藝術爲一民族最重要之記錄，一種族必各自具有其特殊之藝術樣式及技術，尤其表現於裝飾藝術者。』然而我們的

意見：仍因當時社會經濟重心由獵狩生產轉到農業生產，一般對於動物已無何等關心，動物的描寫，乃失去動的活躍性而只因襲前代手法，轉爲固定化之紋樣。

在種種象徵紋樣中，太陽、山水等形，新石器時代及銅器時代之裝飾藝術上，至爲普遍。此亦爲人類由圖騰崇拜轉到自然崇拜之表現。而如太陽盤及斯干的那維亞岩面描寫之太陽紋樣，或爲農業民族舉行交感魔術之殘跡，亦未可知。至殉葬陶器上之圖譜，其關係於當時之宗教思想，固無論矣。

總之：原始階段上之藝術，幾乎與宗教咒術連結爲不可分離的狀態，且對於一時代之人類社會生活，影響頗大。就其樣式，亦常依隨其社會意義之進化而演變。一切美學者，非科學的心理學者，稱藝術爲人類美之本能衝動之表現，是爲我們所否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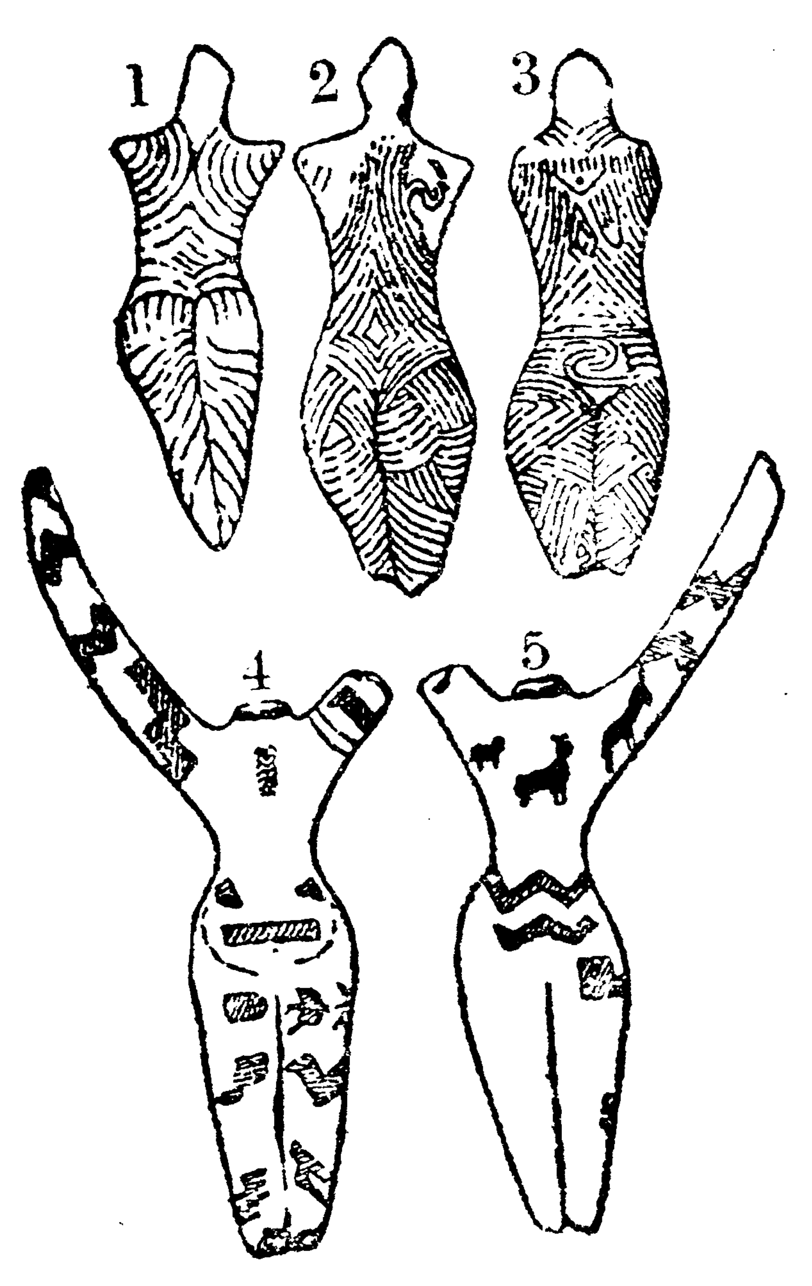
附錄一　史前人類之身體裝飾

冰鹿期之描寫藝術中，其所表現之人物，除二三例外，均裸體而不着何等衣物。正如今日澳洲土人，曼哥比人（Myncopy），布西曼人（Bushman），波特克特人（Botocudas）同樣。然觀今日諸裸體民族，慣於身體上，施以塗色黥紋等裝飾。如澳洲中部之華拉孟加人（Waramunga）在舉行蛇祭儀式時之身體塗色，新西蘭島上毛利（Maoris）人之黥紋，北美印地安人顏面上所描寫的圖騰記號等等，究竟史前人類，有無同樣習慣，是爲史前人類學上一疑問。

諸史前學者，見羅西爾女神及華森多夫女神出土時，帶有若干紅色泥土，又舊石器時代諸洞穴如 Roche, Riviere, St. Marcel 等洞發見多量之紅黃黑色顏料，就認爲當時人類身體塗彩之表現，似屬推測之詞。然原始民族之身體塗色，乃出自圖騰同樣化之要求。如佛來則所云『澳洲各圖騰部族的成員，時用泥土繪其圖騰於體上，哥侖比亞之印地安人，尤爲普遍，休倫人（Hu-

rona）之面孔，亦各有其特殊之圖譜。』舊石器時代既有圖騰制之組織，則於身體上施以圖騰記號，冀求圖騰之保護，當爲必然存在之事實。至其描寫之圖像如何，據格羅斯所稱：『澳洲人皮膚上所塗之紋樣，慣與其用以裝飾衣服，牌楯，棍棒者同樣。』我們同樣地，亦可由冰鹿期骨角器上所表現之動植物圖像以推知其概。

入新石器時代以後，出土遺物之表現當時人類身體塗色者，所見甚多。如上部埃及之都克（Tukh）出土之泥製女像，體部遍施黑色紋樣，有山羊形、鋸齒形、植物形（圖七十六 4.5.）又加白（J. Capart）於埃及之原始藝術（Primitive



（圖七十六）表現身體塗痕的土偶
1–3 庫庫特尼出土
4–5 埃及都克出土

Artin Egypt）中云：比特利收集之埃及土偶中，其一身體上，亦施以綠色線條。均爲身體塗色之證明。且觀其圖像，已不作寫實形而取象徵紋樣，或爲新石器時代人類遵守舊石器時代的圖騰遺俗而然。

至於黥紋：羅馬尼亞之庫庫特尼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之土偶，全身刻以楔形紋樣（圖七十六1—3）。聖·塞爾恩之人像立石，兩類亦有黥紋，是史前人類之身體黥紋，由來亦久。埃及諸古墳中所見之裸體神像，胸部或臂部，均有刻紋，以代表其名號。或亦由圖騰記號之黥紋轉化而來。如亞猛·拉神（Amon-Ra）像，刻黥紋於右肩。伯達廟（Temple of Ptah）之神像，胸部及臂部之刻紋爲　此種習慣，同可見於澳洲土人中。如哈頓（A. C. Haddon）在托烈斯峽（Torres Straits）一帶所見有四個婦人之背上所黥之紋樣爲野犬（Dugong）、蛇、螢魚等形，均爲其圖騰記號。

石器時代人類，除塗色黥紋外，又常佩帶各種簡單之懸垂的飾物。貝殼、動物牙齒、骨片，爲其最主要之材料。此種飾身物具，大都與宗教信仰有關，正如格羅斯所說：布西曼人頸上圍着的皮帶，其

中包藏着的牙齒、貝殼、布片、龜甲、羊角，一部分是有辟邪的用意。

就舊石器時代西歐諸洞穴中，與人骨同時出現之帶孔貝殼，至爲豐富。如 Grimaldi 洞之人骨，頭上之頭飾，由二百個以上之小貝殼製成。Laugerie Basse 出土之人骨、額部、胸部、膝部、足部，均帶有貝殼之飾物。惟是否爲生前所佩帶，至難明瞭。Cavillon 洞中，同樣亦發見八十個貝殼，表面塗以紅色，十分之一，穿有小孔。Mas d'Azil 出現之貝殼，亦塗彩色，且串絡爲頸圈。我國周口店山頂文化層，帶孔貝殼，亦發見三件，爲海產貝殼，頂端穿有長形或圓形之孔洞。

貝殼之外，周口店遺址中，尚有牙齒及礫石製造之裝飾品。據裴文中所述：

「帶孔的牙齒，在裝飾品中爲最多。共計六十餘個。大半皆以狐之犬齒爲材料。而鹿的犬齒則次之。製作之方法：大概全是將牙根兩面對磨（或刮）使平或凹。因爲牙根中空，所以即成一孔。這許多帶孔之牙，有的孔很圓光，大概並非鑽成，或爲穿孔之物所磨擦而如此。牙之孔中，常有紅色，大概當時將牙染成紅色。這種東西，多半是當時人類作項圈或臂圈。」

礫石即俗所謂河光石，裴文中又云：

一帶孔之河光石只找到一件。製作的方法只是就天然的扁圓形的河光石，在兩面中部，對鑽一圓孔，鑽的技能並不精巧，未成很正的圓形（二）。

西歐舊石器時代人類之牙齒與骨片飾物，亦多與貝殼相隨出土，最早見於阿里尼安期。如法國達特尼區域內之 La Ferrassie, Camde Capelle 諸洞中，穿孔之牙齒，散佈於人頭骨四圍。Barma-Grande 洞之一男屍，頭部有穿孔之小貝殼、魚椎骨、鹿之犬齒等，額上有象牙耳環，頸部所佩之頸飾，則以象牙、魚椎骨、鹿齒串絡而成。胸部亦有半圓形之象牙與穿孔之魚椎骨。女屍之頭部，同為小貝殼及穿孔之魚椎骨所掩埋，頸部之頸飾，以魚椎骨及小貝殼排為三列，上二列為魚椎骨，下列為貝殼，每隔四個魚椎骨及三個小貝殼，間以鹿齒一個。



（圖十七）法國Camde Capelle洞身
體裝飾品與頭骨出土特選

Cro-Magnon 洞人骨發見時，約有貝殼三百個相隨而出，都穿爲很圓滑之孔洞。Brünn 人骨之旁散佈之貝殼，多至六百個以上，都磨爲圓錐形之管狀，使於串絡。至馬特里尼安期所見之穿孔牙齒，往往較之阿里尼安期者簡單。Hoteaux 人骨周圍，散佈很多之鹿齒，形式不一，或爲尖錐形，或爲橢圓形，都穿有孔洞。Laugerie Basse 洞之幼兒頭蓋下，也有反芻動物之犬齒十一個。Duruthy 洞人骨，其頸飾多以牙齒爲之，計有熊之犬齒四十個，獅子犬齒三個。其中有二十個，表面施以線雕，爲動物圖像。

新石器時代人類之佩帶用品，則進而取黑玉、琥珀、黃燧石、瓔珞等製造，埃及諸遺址出土者可見其概。然貝殼、牙齒、骨片製造品亦不衰減，如我國仰韶期遺物中，仍有穿孔之牙骨出土。據裴文中云：

「（仰韶文化期）裝飾品中，最主要者爲鑽孔之豬牙，鑽孔的骨片及石製或陶土製的環玦等。鑽孔的豬牙及鑽孔的骨片，當爲當時人類佩帶之物，石環及陶環或爲耳飾或爲臂飾。」

石器時代人類對於頭部，佩戴飾物以外，其毛髮似亦加工辮結。格羅斯雖說：頭髮的修飾，並非

原始民族之普通習慣，而狩獵民族間所見者，技術尤爲幼稚。然就歐洲舊石器時代諸洞穴出土之透雕女像，頭髮梳理，似極有秩序。如華林多夫女神之頭部，毛髮捲曲，列爲數層。西伯利亞之馬爾泰出土之裸體女像，辮髮尤爲巧妙。羅西爾女神及孟頓裸女頭髮向後辮爲一圓塊，與布西曼人男女的毛髮梳辮相同。卽如格羅斯所述：布西曼人無論男女都用紅土混脂油而塗於髮上，使頭髮緊貼頭部，像戴上帽子一樣。埃及出土陶器中，其表面圖譜繪一披髮婦女，頭髮梳爲四枝，而披於背後。又一九〇二年比特利於亞比特地方得一陶製女像，頭髮梳爲方格形之厚塊而垂向右肩。此亦表現當時人類梳理頭髮之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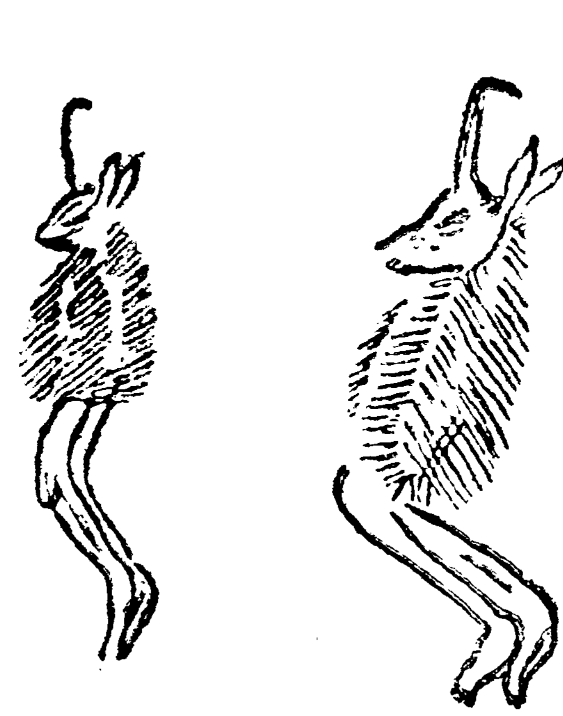
此外，如骨梳的發見，亦足證明史前人類梳髮習慣之存在。據士加（Seger）所云：新石器時代初期，獸骨製造之梳已有發見。埃及方面，從新石器時代起，骨梳及象牙梳便繼續出現。梳之頂端，間雕刻爲鳥及山羊等動物形。

關於衣服之起源，舊石器時代末期西班牙東部加比新型繪畫所表現者，爲時最早。然諸史前學者相信洪積紀氣候之嚴寒，人類住居洞穴之中，或可裸體，外出時則非蒙披獸皮，不可以保持體

溫。後期舊石器時代，常有骨針出現，或即為縫合獸皮之用具。計自阿里尼安期起，經蘇流特里安期而至馬特里尼安期，骨製縫針（Aiguilles Nachmade）出土甚多。前端尖細，後端穿孔，與今日之針無異。

Mas d'Azil, Laugerie Basse 二洞所見骨角器上線雕人像，體部有毛。又馬特里尼安期指揮杖，如 Mège 洞出土者，表面刻以山羊裝扮而舞之人像二個（圖七十八）似均可說明後期舊石器時代人類穿着獸皮之事實。他如我國古籍記述遠古人類，亦有衣着獸皮之習慣。禮記禮運：

『昔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



（圖七十八）Mège 洞出土指揮杖上之線雕

墨子：

『古之民，衣皮帶茭。』

韓非子：

『古者，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

白虎通亦云：

『茹毛飲血而衣皮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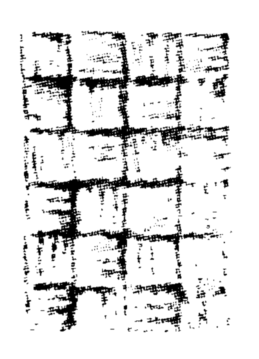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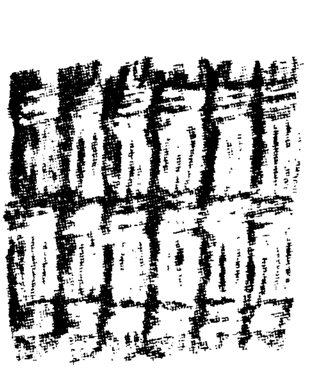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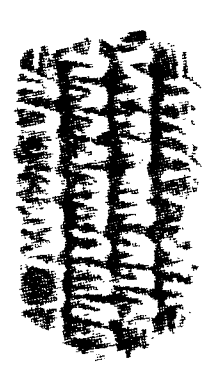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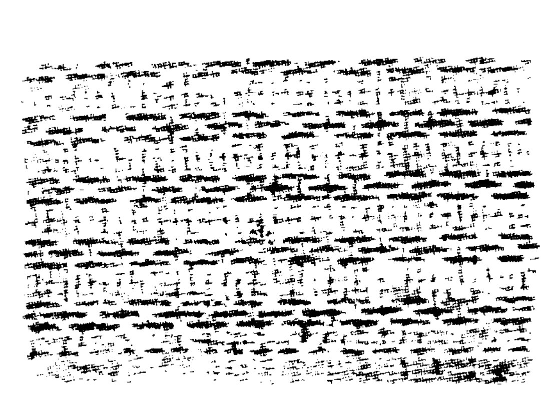
所謂『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當指舊石器時代之採集與狩獵同時並行的生產階段，與西歐冰鹿期之人類生活狀態，顯然互相吻合。

絲麻衣服之製造，大約起於舊石器時代之末期，或新石器時代之初。西班牙勒利大省（註三二）岩面繪畫，如跳舞之婦女圖所表現者，婦女穿着衣裙，垂及腳端，可爲證明。（註三三）之壁畫，婦女圖像亦穿同樣之衣服。及新石器時代，瑞士湖上住居遺址，麻類植物及陶製紡綞車之出現，尤可推知當時已有紡織業之存在。其麻類紡織物，據太斐所述：除繩索絲綱之外，衣服亦多發見。表面且織以

種種紋樣。又絲麻參織之衣服，常染以黑黃藍紅等色（圖七十九。）我國山西省新石器時代遺物中，既有陶製紡錘車，復有半個經過工人削裂的繭子，可見當時必有衣裳之製作無疑。

銅器時代的到來，引起人類身體裝飾之一大轉變。其衣服，則精巧至甚。如斯干的那維亞諸墳塚中發見屍體上之衣服，裁縫之方法甚爲複雜。日德蘭及西里斯維（Schleswig）發見尤多。大概男子之服裝爲：頭部披以頭巾，從腋窩到膝下，捲一四角形之布片。上邊之兩端，附有紐革以扣結之。腰間束一鈎帶。腕部及肩部裸出。背後披一橢圓形之肩衣，長及膝下，紐結於胸前。日德蘭數處距離很遠的遺址中，其出土之衣服，均形一致。

日德蘭之亞夫斯（Aarhus）附近之波林・伊蘇（Borum-Eshoi）一墳塚，木棺中發見之婦女服裝，與男子者稍異。頭部除顏面外，覆以頭巾，巾之下端有紐而扣結於顎下。體部衣裳分二部：上衣取一塊完整之布裁

（圖七十九）湖上住居人類之編織物

成有袖筒袖口斜裁，長不及肘。

下部衣裙，與今日者大致同樣。從腰圍至足踝，亦以一完整之布製成，有紐扣於腰間。上衣及裳，都作濃褐色或黑色。

邁錫尼及克諾索斯方面出土之婦人泥像，其表現當時之裙也很長。裙上圍以橫帶數條，下部邊緣，施以種種紋樣。胸部裸出。埃及金屬器初期之陶製偶人，如尼維魯(Naville、從魯蘇(Luxor)購得之婦人像，其裙亦從腰部圍起，縛以裙帶。又於同時代之陶器圖譜上表現之婦女服裝。裙衣均沒及足部。

希拉康坡利斯(Hierakonpolis)出土之象牙女像，亦同樣穿着長袍。據加白所云：間於表面施以圖案裝飾，則其紡織技巧又甚進步。又尼格達(Naqada)所得之人像破片，外衣表面，遍施鋸齒紋之圖案，極為纖細。

(圖八十) 銅器時代之男
子服之纈像圖

約從第十九王政時代起，上埃及之住民，有一種特殊之服飾，至爲流行。卽慣着猛獸之皮。如希拉康坡利斯一墳墓，其中壁畫上之勇士圖像，全身披以豹皮，手中之盾，亦鑲以豹皮，尙有一象牙雕像，亦穿獅子皮衣。皮衣或狹或闊。

銅器時代之頸圈，手鐲等裝飾器具，樣式繁複，材料亦有多種。頸飾普通都以玉、瑪瑙、琥珀、象牙、金、銀、銅等，磨爲珠粒，用絲類串結而成。西歐各地遺址出土者甚多。如前述不列顚諸島發見之琥珀頸飾，尤爲著名。

手鐲：愛爾蘭發見者有金製。他如以玉類、眞珠母石灰石、黑玉、象牙角器等製成者爲各國共同所發見。

戒指：戒指亦爲金屬器時代人類重要之裝飾品。愛琴海方面所見，以寶石製造者最具特徵。埃及方面，反以象牙戒指爲流行。戒指上間或雕刻瘤節，爲鳥獸形。比特利於尼卡達發見者，其一刻有貓形，另一刻有四隻鷹鳥。

耳環：耳環多爲金屬製造品，樣式簡單。初期者不脫冰鹿期之水晶耳環及礫石耳環之模型。卽取金

屬細片，磨尖兩端而成。最後期乃進而作輪環狀。希臘遺址出土最多。

金屬冠帶：或於其上施以浮雕，或施以鑲嵌，甚有美術價值，然所見較稀。至愛爾蘭出土之金版，亦都戴於頭上之物。波斯、西伯利亞及我國綏遠所得之銅器裝飾版，似均為腰部或頭部之飾物，其上所刻之動物鬬爭圖，怪獸圖，又與當時之宗教信仰關係尤巨。

附錄二　參考書目

中文書

張資平譯：鳥居龍藏：化石人類學（二十四年商務）

郭沫若譯；A. Michaelis：美術考古發現史（二十年湖風書局）

裴文中：舊石器時代之藝術（二十四年商務）

裴文中：中國史前文化概略（社會思想第五七——五八期天津益世報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十八日）

安特生：中華遠古文化（地質學專報）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地質學專報）

阿恩：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地質學專報）

胡厚宣譯：梅原末治：中國青銅器時代考（二十五年商務。）
衞聚賢：中國考古小史（二十二年商務。）
岑家梧：圖騰藝術（二十五年商務。）

日文書

大島正滿等：史前史（昭和九年東京。）
大山柏：史前學研究史（史學雜誌七卷四號昭和四年。）
大山柏：歐洲舊石器時代（考古學講座第六號大正十五年。）
大山柏：北歐の石斧編年（人類學雜誌四一卷十號大正十五年。）
大山柏：北歐の巨石墳（人類學雜誌四十卷九號大正十五年。）
大山柏：土器製作基礎的研究（大正十二年。）
太田三郎：裸體習俗とその藝術（昭和九年東京。）
水野清一：支那古銅容器の一考察（東方學報第四册昭和九年。）

江上波夫、水野淸一：內蒙古長城地帶（昭和十年東亞考古學會。）

井上芳郞：原始時代の宗敎とその藝術（大正十三年東京。）

早川二郞譯：マトリン世界原始社會史（昭和九年東京。）

西村眞次：世界古代文化史（昭和八年東京。）

西村眞次：人類學汎論（昭和四年東京。）

杉山壽榮男：原始文樣に關する一二の私見（人類學雜誌四一卷七號大正十五年。）

原田淑人：牧羊城（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二册昭和六年。）

梅原末治：支那史前彩色土器硏究の一新資料（人類學雜誌四一卷六號大正十五年。）

駒井和愛等：東洋考古學（昭和九年東京。）

濱田耕作：貔子窩（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一册昭和四年。）

濱田耕作：東亞考古學硏究（昭和五年東京）

歐文書

Avebury Lord: Prehistoric Times (1913 London.)

Bicknell C. A. Guide to the Prehistoric Rock Engravings in Italian Maritime Alps (1913.)

Balfour H. The Evolution of Decorative Art (1912 London.)

Berrier E. Earth before History (1912 London.)

Brown G. B. The Art of the Cave Dweller (1928. London.)

Burkitt M. C. Prehistory (1921 Combridge.)

Capart J. Primitive Art in Egypt (1905 London.)

Childe V. G.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1925 N.Y.)

Childe V. G. the Most Ancient East (1929 London.)

Crawford R. Man and his Past (1925 London.)

Czaplicka M. A. Aboriginal Siberia (1914 Oxford.)

Elliot S. Prehistoric Man and his Story (1915 London.)

Evans J. Ancient Stone Implements of Great Britain (1897 London.)

Frazer J.G. Totemism and Exogamy (1910 London.)

Frankfort H Aisa Europe and Aegean, their Earliest Interrelation (1927.)

Grosse E. The Beginnings of Art (1897 N.Y.)

Haddon A.C. Evolution in Art (1895 London)

Henderson K. Prehistoric Man (1927 London.)

Macalister R.A.S. A Next Book of Europeau Archaeology (1921.)

Montague L.A. Weapons and Implements of Savage Races (1921 London.)

Moir J.R. Pre-Palaeolithic Man (1919 London.)

De Martillet G. Le Prehistorique et L'Homme (1883 Paris.)

De Morgan J. Prehistoric Man (Trans. English by J.H. Paxton (1924 London.)

Müller C.O. Ancient Art and its Remains. (Trans. English by J. Leitch 1835 London.)

Moret A. Nile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 (1927 London.)

Munro R. Palaeolithc Man and Terramara Settlements in Europe (1912 N.Y.)

Osborn H.F. Men of The old Stone age (1925 N.Y.)

Parkyn E.A. Prehistoric Art (1915 London.)

Peake H. Hunter and Artists (1927 Oxford.)

Peet T.E.Rough Stone Monuments and their Builders. (1912 London.)

Philipot E L'Europe Préhistoique (1907 Paris.)

Schmidt M. The Primitive Races of Mankind (Trans. Englishby A.K. Dallas 1926 London.)

Smioh F. The Stone age in North Britain and Ireland 1919 London.)

Smith W.Manthe Primeval Savage (1894 London.)

Sollas W.J.Ancient Hunters (1924 London.)

Spearing H.G.The Childhood of Art (1913 N.Y.)

Spencer B. and Gillen F. J. Across Australia (1912 London.)

Tyler J.M. The New Stone age in Northern Europe (1922 N.Y.)

Wilder H.H Man's Prehistoric Past (1923 N. Y.)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75844）

百科小叢書 史前藝術史一冊

每册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岑家梧
廣州德政中路高華里十一號二樓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E三九〇二

徐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